

逸

梅

小

品

洛會



序一

鄭逸梅君有補白大王之號。文壇馳騁。久已名盛一時。尤擅長於小品文字。摛華抒藻。結構謹嚴。而恂恂儒雅。氣溫而潤。神粹而清。無時下少年俯視風雲。高瞻山海之習。是誠文藝界之模範人物也。近以新作逸梅小品見示。萃金玉錦繡爲大成。集瓊寶珠璣於尺幅。可以知社會之風俗。可以補史乘之見聞。尤可以資爲學術上之參考。吹花嚼蕊。咳唾皆春。吾知一編旣出。萬里風行。人人靡不以先覩爲快也。民國二十三年仲春漱六山房序於滬上。

序二

一二八之變。殃及我友逸梅。廡琴書故物。泯焉蕩焉。他人值此。鮮有不佞
僚喪志者。逸梅處之泰然。主持報政。揮灑自如。可謂窮于境而不窮于心矣。
小品之作。卽小見大。言皆有物。清新雋永。耐人尋味。非時流鑿空虛造者可
比。窮而後工。於茲益信。求諸昔人。其在翦燈湧幢之間乎。自署曰小謙矣。

吳興老友王文濡

序二

有以小爲貴者。得庾子山賦中之小園而居之。小有洞天。彷彿小遊仙也。擁小百城。作小諸侯。小庭中時放奇花。有二三小鬟。小立其下。小樓中小紅檨。笛作小梁州調。有時小飲花間。與小妮子作絮絮語。有時賦小詩數章。倚小詞數闋。詩摹小倉山房。詞宗小山詞。在如此乾坤中能作小隱。可謂極小品之能事矣。逸梅小品。其庶幾乎。吳縣程瞻廬序於望雲居之南榮。

序四

余曩讀鄭子所爲文四五種。清辭麗句。如細嚼梅花而香沁齒頰也。每心儀其人。低徊往復而不能置。旣而相見於滬上。溫文爾雅。才思橫溢。人如其文。自覺嚮者所擬議爲不謬。益歎古人所謂讀其文章。想見其爲人。爲先得我心也。今年春。鄭子復集其近所爲文萃爲一編。命之曰逸梅小品。學益富。筆益適。所言益婉約而雋永。同好從臾。付剞劂氏以公諸世。索序於余。以余之不文。曷足以贊鄭子。然而重違其意。則又若不敢辭也。爰略述先後相知之雅。以附於篇末云。歲在闕逢閏茂夾鐘之月。許息盦謹序。

序五

廿二年春。予小居滬上。寓金鋼鑽報社後樓之一角。乃得與鑽報同人朝夕相共。而施濟羣陸澹盦鄭逸梅三君。尤爲友好。久之。予乃識其性格。大抵施則豪俊直爽。陸則倜儻不羣。鄭則溫文雋永。不但其人如是。而文亦恰如其人。茲爲逸梅作序。讀其書者。當不以予言爲謬也。小品之文。格不宜長。而又恰恐人之一覽無餘。譬如果中橄欖。其顆甚小。而咀嚼之者。其時間乃過於盡果一盤。盡肴一盞。何則。其味雋永也。逸梅逐日伏案。好爲小品。而小品亦愆爲而愈工。以窮年累月言之。其收穫當不爲少。然散載各大小刊物。又令人有吉光片羽之憾。茲逸梅自收其稿。合爲一集。曰逸梅小品。於是令愛橄欖者。得有從容咀嚼之機會。置之聖歎外書中。固亦不亦快哉之事也。於是爲讀者介紹。且爲逸梅賀焉。

廿三年三月十八日張恨水序於北平

逸梅小品序

六

題詞

(一)

海上漱石生

如此江山百感并。惟餘筆墨可陶情。所南昔日成心史。今有傳人繼令名。
佳著何須着墨多。零金碎玉廣搜羅。輕清靈得行文秘。足遣愁魔與病魔。

(二)

顧佛影

逸梅文頗輕巧。小則小。未可少。僧鞋菊。書帶草。

(三)

前人

山塘之水九迴腸。吳儂之文春酒香。醉人少許復少許。最宜一榻披晚涼。

(四)

童愛樓

雖云小品何常小。趣味深濃試細嘗。賈誼心腸方朔舌。合來一册妙文章。
搓酥滴粉香闈詠。記是先生手輯成。十絕俚詞曾入選。心交何礙但知名。

文章遊戲無聊作。曾得龍門一品題。今日評君從實語。別開生面脫恆蹊。人海才人歎久沉。借將筆墨寫胸襟。天涯我却憐同病。文字中含愛國心。

(五)

屠守拙

瀟灑風流鄭補白。著作而今說等身。妻梅子鶴高風繼。逋仙重謫軟紅塵。不受人間造孽錢。天生傲骨胡嶙峋。我識荊州十五歲。佩君操守廉且醇。翰墨林中據一席。盛名克享豈無因。畏友徧交海內外。大雅云亡共扶輪。日試萬言倚馬待。廿年文譽冠羣倫。弗作誨淫誨盜語。篇篇覺世與牖民。茶熟香溫心境朗。筆尖橫掃五千人。慧心粲齒話紅閨。博采旁搜志怪神。動植飛潛窮萬物。範天圍地恣紛陳。八節四時輒揮毫。應時文章夏正循。證今考古包羅富。風土人情舊又新。常傳名人遺佚事。嘉言懿行取材純。潛移默化羣流感。歧路回頭正路遵。有時興比雜莊諧。千金一字可書紳。主文譎諫心良苦。惟期率土講親仁。此日奇文付剞劂。紙價喧傳貴春申。

不脛而走徧天下。才士名媛快讀頻。拜題俚句滋顏赤。玷汚名山壽世珍。

(六)

許瘦蝶

聖門有至論。語小莫能破。世事不忍言。識小庶乎可。鱗爪現長空。珠璣拾廣坐。爽脆若哀梨。雋永如諫果。妙筆手一揮。寒梅開萬朵。即小可見大。探源逢右左。珍重聚一編。智慧能益我。展卷味醇醇。悠然傾白墮。

(七)

冰史

絕業名山幸早成。梅花四壁夢魂清。著書不爲丹鉛誤。至竟蟲魚了一生。丹黃鄭重萬珠圓。詞令聰華四座傳。收拾遺聞歸一派。先生續集再編年。(集定齋句)

(八)

范烟橋

二十年來。始終是馳騁詞場。前身修得。自然有字皆香。雅譚人稱補白。看清言霏玉。也不尋常荒唐。却原來旖旎風光。一再災黎禍棗。比夷堅千卷。意

氣飛揚。寫到蘇州。每證今稽古堂。名滿大江南北。常抒發傷離感逝。至性文章。莫嫌小。能令公盪氣迴腸。（玲瓏玉）

（九）

朱六階

紅塵匿迹。彩筆干霄。廿年名豔詞場。家住吳門。水天不讓瀟湘。閒拈一枝斑管。寫人間多少滄桑。思往事。只鄭虔風格。一樣清狂。性愛梅花成癖。更才懷俊逸。宋豔班香。月露風雲。收來付與奚囊。憐余爨材孰賞。問知音塵世茫茫。爭羨爾似飛鵬。萬里翱翔。（聲聲慢）



逸梅小品

鄭逸梅撰述

頤和園之西瓜燈

清泉浮瓜。消夏一樂。西瓜翠表黃瓢。液甘形碩。色香味三者俱全。尤爲雋品。紅閨中人。有取渾圓之瓜。去其瓢而鏤之爲西瓜燈者。綺思纖巧。懸諸庭除。燭光自隙紋中透出。照納涼人面。俱作碧色。別成一個世界。疑廣寒宮闕。卽在人間也。我友懺紅生。爲春明寓公。識老闍宦某甲。爲道帝制時代之頤和園中。有諸妃以西瓜燈鬪巧邀賞一段故事。爲近賢筆記稗史所未及。亦上林珍聞。懺紅生轉述其言云。同治帝萬幾之餘。頗涉聲色之好。夏日觀妃嬪裸逐。引以怡顏。一日。銀盤進瓜。上啖而甘之。賜諸妃同嘗。藉以解暑。上忽顧盼而諭諸妃曰。以瓜爲燈。制作有精。竈巧拙之判。卿輩盍鈎心鬥角以爲之。能使朕展眉色喜者。當賚賜物珍。用以勵獎。翌日之晚。張宴頤和園中。爲賞



燈之舉。燈計數十百盞。悉以西瓜雕鏤成之。綠沉沉地。足恣玩賞。燈有鏤成十八羅漢者。有竹林七賢者。俱見工夫之細緻。最歎爲神奇者。厥爲瀟湘館春困發幽情圖。館之窗垂以簾幙。簾紋細若毫髮。顰眉嬌困之態。從簾中隱約出之。不知運用何刀。始能鏤刻至是。上大喜。詢之。知出於蓮華妃子之手。乃賞以翡翠西瓜。仁瓤色澤均出天然。妃什襲以藏者若干年。及光緒繼位。妃亦老去。然猶寶藏翡翠西瓜不失。不料庚子烽火。八國聯軍。妃死於亂軍之中。翡翠西瓜被倭人所攫。輦赴扶桑。蓋聯軍之蹂躪。倭卒爲先鋒也。此一段西瓜艷事。結果如此。良可悲已。予聞而奇之。爰染翰以爲消夏譚助。

清道人以畫易蟹


滬上聞人。近有曾李同門會之組織。并擬刊布曾李兩先生之作品。以便流傳。洵屬一大佳事。偶憶清道人嗜蟹成癖。有李百蟹之號。時道人踟蹰海上。

秋風勁。紫蟹初肥。欲快朵頤。苦於囊涸。無已。乃繪蟹百小幅。聊以解饑。蟹均染墨爲之。不加色澤。然韻味酣足。神來之筆也。且加跋語。語頗雋趣。被其友馮秋白所覩。大爲賞識。乃特赴蘇。購陽澄湖金毛團臍蟹三大筐。貽之。用以換畫。清道人得蟹欣然。竟割愛與以百幅。秋白遂榜其書室曰百蟹齋。以示珍異。聞秋白於去歲浮海而東。赴台灣。以營商業。此百蟹圖。未知曾挾往異域否。否則大可謀假之。以付鑿也。清道人固以書名者。畫不過以餘緒爲之耳。曩歲心漢閣主人。與故書畫名宿翁印若先生。於吳中護龍街某骨董肆。見有清道人一聯。印若亟稱精品。心漢主人乃以五金易之。聯爲七言句。一高步正齊韓魏國。奇文何異蔡中郎。一有上款「際雲」。主人殊不愜意。忽想及予字際雲。卽以是聯爲贈。曰君字際雲。是聯不可不由君藏之。予至今尙張之紙帳銅瓶室中。翹首燕雲。甚感主人之厚饋也。



顧鶴逸之海野圖

畫苑祭酒顧鶴逸。生前曾獲宋巨然和尚海野圖卷。卷長八尺。爲水墨山水。筆意恣肆。神韻飽足。未有董香光題天下第二精品六字。鶴逸什襲以藏。因榜其廳事曰海野堂。視爲傳家之寶。從不輕易示人。吳湖帆畫師渴欲一窺名作。屢言於鶴逸。鶴逸虛與委蛇。錐處囊中。終未脫穎。一日湖帆出弔於某氏家。鶴逸訶知之。乃故意通電於南倉橋吳宅。謂今日方曝畫。請湖帆駕至。一識巨然面目。實則意存狡獪。杜其求擾。可以藉口也。詎湖帆早歸。得電卽欣然命駕。則鶴逸方閒坐。初未有囊軸之列曝。鶴逸大窘。不得已。祇能呼僮取海野圖。湖帆鄭重展之。引爲生平僅觀之品。凝神以對。自亭午直至曛黃。始告辭以謝。並忘己之未進餐也。未幾。江淞搆釁。鶴逸於鞞鼓聲中。倉皇出走。寄跡海上。彷彿桃源。載戢干戈。長車遄返。喜家人之無恙。幸松菊之未荒。



劫後餘生。莫名忻慰。鶴逸之與海野圖。固常縈諸夢寐者。一旦歸來。便檢及圖卷。而使鶴逸驚愕失態者。則海野圖竟以被竊聞矣。鶴逸藏畫於室。室有封識。海野圖又置諸畫室之櫥中。櫥有緘鎖。今皆未加啓動。乃疑而周視之。則壁隙續背。俱有捎起之痕。顯係臧獲輩所爲。奈詰審再三。不得端倪。鶴逸憐痛於心。若喪魂魄。嗣後丹青揮灑。意興爲之索然。否則鶴逸晚年。當多精粹老勁之筆。決不如此寂寞也。鶴逸捐館。湖帆輓以一聯。有海野堂空之語。寓譏諷於悼惜中。惟不能憶其全文。聞海野圖輾轉由海舶運至扶桑。爲木屐兒收羅以去。其代價計二萬四千金云。

錦州之義馬

錦州爲東北名城。無戰事則已。戰則必爭。此朱明末葉。愛親覺羅氏窺我神器。祖大壽所以擁兵守之也。此次倭人肆暴。錦州遭劫。較他處爲尤巨。於是



義勇軍乃奮然而起。義氣直干雲霄。勇概足禡敵魄。此中頗多遺聞軼事。爲報章所未載。而義馬殉主。更爲可歌可泣。使覲然爲人。而作虎倀者。聞之。當爲之愧死。是不可不有以紀之也。馬爲義勇軍中王紹裘團長之坐騎。王微時。以販馬爲業。愛一純白之馬。疾足致遠。奔騰之際。銀驥上指。健武無與倫比。王因以白追風名之。王固愛國好男兒。在義勇軍中。身先士卒。以殺敵爲快。設一日不血刃。則鬱怒之餘。常廢寢食。其殺敵也。輒御白追風。虎虎上戰。陣心有謀。目無敵。硝烟彈雨。不顧也。然卒以此而喪厥命。所謂白追風者。爲敵所獲。由某軍官餵畜之。一日。御之衝鋒。至小凌河。白追風忽如項王不逝之騅。某軍官鞭之。乃躍趨河干。某軍官失其控御力。與白追風同逐波臣而去。倭卒旣無統率。軍心頓渙散。我義勇軍乘勢反攻。大刀隊且參爲左右翼。一時授首者不可勝計。有伏地叩頭如搗蒜者。醜狀百出。悉生擒之。是役也。義勇軍之聲威動天地。從此屢戰屢勝。說者咸於白追風而歸功之。夫古人



筆記。義馬殉主傳爲談柄。然盡信書不如無書。疑出於好事者流之臆造。茲聞平友顧鏡如爲述白追風殉王團長。遂信天壤間竟有此一段義跡。洵足以光戰史已。

寒山寺古鐘


我吳水土清嘉。尤多名勝。寒山寺其一也。寺在楓橋鎮。離城約七八里。金昌有馳道可通。建於梁時。名妙利普明禪院。唐後始稱寒山寺。以寒山拾得嘗止於此也。宋紹興中重修。明清屢修屢圯。咸豐間燬於兵燹。光緒丙午。陳夔龍撫吳。謀興復。宣統庚戌。程雪樓續葺。規模宏敞。輪奐一新。惟以稍參歐制。有失古意爲嫌。倭人喜誦我國唐詩。誦至張繼月落烏啼霜滿天之什。爲之神往。故來吳必以一訪寒山寺爲快。汽船泊止。習以爲常。有改張繼詩末句爲夜半鐘聲到汽船者。未免謔而虐矣。寺鐘爲銅質。千年古物。名貴殊常。倭



人涎羨之。潛鑄新鐘以易去。有司士民不之聞問。一任取携。若敝屣之棄置。無足惜者。斯真咄咄怪事也。茲倭人得步進步。疆土任其據領。黎庶任其屠殺。悉委諸無抵抗主義之中。區區古鐘。更不在意。姑述之以告來游者。知所興慨已爾。

方還之死

『汲黯微嫌戇直多。若論風義更誰何。千金贈我亭林稿。藏之名山兩不磨。』此崑山方唯一（還）先生謝吳訥士貽贈崑山故物顧亭林利病書之詩也。利病書爲手鈔本。亭林親筆加以眉批。一代文獻。爲希世之珍。唯一亦不願據爲私有。納諸圖書館中。以爲崑山人士公共保存之物。如此風義。如此雅致。士林中固已傳爲佳話矣。戰釁既開。先生以地方事急。集會吳門。與冷禦秋被推爲六縣代表。入都有所陳請。不料以衰年勞悴故。至首都卽病。病



竟不起。聞訊之餘。無不爲之慘然。然則先生雖爲老邁衰病而死。實亦外侮
侵凌。激於義憤。有以促之也。先生對於此次事變。亦力主抗戰。謂生路由戰
鬥而出。不抵抗者。是苟活一時。終必同歸於盡也。先生工書法。尤擅行草。雄
渾蒼遒。不可方物。且不輕爲人染翰。得者拱璧視之。哲嗣某供職鐵路局長
於文學。箕裘克紹。先生九京有知。亦可以瞑目無憾矣夫。

馬關議和佚史

馬關。倭地名也。卽下之關。在門司對岸。甲午之役。合肥與伊藤氏議和於此。
名遂以著。有春帆樓者。爲簽約之處。吳汝綸過其地。爲題額曰。傷心之地。緬
懷國恥。誠哉其傷心也。當甲午時。戰雲密布。忽有議和之說。乃雙方停戰一
月。爲議和之進行。我國議和之使。本爲張樵野。邵友濂二人。奈張邵不爲倭
人所信崇。乃由李合肥任之。倭之代表伊藤氏。與合肥素相契。然國家大事。



不以私人交誼而徇。伊藤所提條件。合肥與爭。斷斷如也。相持日久。一月之限滿。勢將決裂。而重啓戰禍。倭之所謂不良少年小山者。陰懷手鎗。伺合肥第三次會議出而擊之。合肥左頰爲之傷。子深入目眶下。一暈幾絕。乃入醫院以治療。伊藤聞之。心大不安。立趨醫院以慰問之。合肥於創劇偃臥。仍與伊藤商議條件。倭方遂允將我國前提出之停戰節略畫押。而和議始得端倪。然我國利權之損失已不少。計十有一款。如朝鮮自主。割讓遼東灣。台灣。澎湖列島。賠償軍費二萬萬兩。添開通商口岸。洵莫大之恥辱也。割界台灣時。清廷任合肥子經方爲割地使。臺民邱菽園方組織臺灣民主國。出家資佐軍。經方恐臺民之反抗也。行旌駐春申江頭。不敢遽爾東渡。有好事者作詩以揶揄之。并寄貽云。翩翩濁世佳公子。忍辱含羞且一行。新晉頭銜割地使。封侯萬里玷家聲。封面書欽命割地使行轅李大人。經方讀之。爲之愧赧不置云。

書家佚談

李梅庵之嗜蟹。已傳爲藝林佳話矣。不知李更喜啖楊梅。洞庭山以產楊梅著。五月果熟。垂紫綴紅。陸放翁詩之。『綠陰翳翳連山市。丹實纍纍照路隅。』此境彷彿似之。有白楊梅一種。尤爲佳品。李每歲必託蘇友購置若干筐。以供大嚼。某年因多啖故。竟至便血。家人勸勿再啖。李不肯有負口福。不之從也。其饜饕有如此。李無子嗣。兄嫂弟婦。均賴之生活。鬻書所獲。悉以給養。雖筆勞墨瘁。無怨色。卽戚友之貧乏。求其助者。李調濟之不遺餘力。士林咸高其風義焉。


樊樊山垂老餘年。尙賣賦鬻字。其書聯下款。輒署『增祥』。海上某牋扇肆。代爲收件。致函於樊。亦稱之爲增祥先生。樊以肆之執事。直呼其名。爲大不敬。立將書件退回。不爲揮染。經肆主一再道歉始已。



某君新書品。以沈寐叟爲神品。喻之爲『列缺霹靂。邱壘崩摧。洞天石室。訇然中開。』寐叟既作古人。得其神髓者。爲謝復園先生。先生年事雖高。然腰脚殊健。不料去年忽患中風症。藥石無效。聞西醫馮五昌擅治此病。乃延馮君注射。甫及兩月。健康如故。七十三歲之老人。又復馳毫驟墨。筆力遒勁。勝於病前。斯亦奇已。

陳英士之笑話

陳英士之紀念塔。既巍立於滬上方浜路口。茲北京路又以成立紀念堂聞矣。偉人之身前抱大無畏精神者。固當垂後人之景仰於永久也。客有與英士先生有舊者。爲述英士先生曩赴胡家弔奠。胡家固假壽聖庵爲喪幕者也。客與胡家爲葭莩親。亦往酬應焉。是日與先生同席。先生思想新穎。謂繁華都市中。不宜設爲清靜之佛地。此等庵觀。大可改築爲圖書館及名人紀



念堂之用。同席聆之者。咸不以爲意也。不料事隔若干年。先生奮然而爲革命先進。功成身死。又隔若干年。竟將壽聖庵舊址。改爲陳英士紀念堂。且美輪美奐。與西門之紀念塔。爲表揚勳蹟之二大建築物。當非先生生前意料之所及也。客又謂先生善說笑話。隣有楚人客死於寓者。楚人作狎邪游。斷喪殞命。死不足惜。然猶諱言爲水土不服。虧損致病。先生乃巧構一笑話云。一念佛嫗身上捉得一蝨。釋之則與己有切膚之痛。捫之則有背不殺生之戒。事出兩難。一再斟酌。遂置蝨於首部髮髻中。曰。釋之不可。捫之尤不可。不如任其水土不服而死也。聞者咸嗚噓不置。

大刀金秀風

淞滬之戰。與日軍以重創者。厥惟大刀隊。寒光一片。殲敵成邱。特殊之戰器。亦國粹之僅存也。聞隊員咸仡仡有膂力。一刀在握。揮舞生風。上下左右極



五花八門之致。且迅轉似飛。彼武士道之劍術。直小巫之與大巫耳。當大刀隊之衝鋒也。往往以旗幟爲掩護。旗幟以巨幅紡紬爲之。迎風旋展。厥聲獵獵。隊員障身疾走。使敵祇見旗影而莫覩人蹤。敵發銃彈着於旗。以紡紬絕光緻故。輒脫滑不能命中。既逼敵陣地。銃炮無所施其硝火。刀光起處。一一喪元。有伏地乞命者。蓋敵之慄懼於大刀之威。蔑以加矣。隊員中有金秀風者。尤爲神勇。蘊藻浜之役。秀風袒裼其上體。腰間懸炸彈。纍纍然以身當先。敵不敢擊。被俘虜者數十人。因得察探鐵道附近之地雷。我軍精銳。賴以保全者甚多。某晚。月黑星稀。敵之哨卒。發銃以示威武。秀風挾刀前驅。不料誤踐敵之釘板。仆地。徧體鱗傷。敵迫之降。不從。遂被害。其夫人陳氏。聞此噩耗。亦自經死。陳夫人爲嘉定人。嘉定避難來滬之丁君慰高。與陳夫人家爲戚屬。爲予言之如此。爰表揚之。俾將來纂戰史者。得有以採拾。則秀風其不死矣。



嫩江之西瓜彈

自古利器必密藏。始足以誅滅仇讎。古劍之於魚腹。七首之於地圖。俠士之用心。於茲可覩。最近嫩江一役。有所謂西瓜彈者。創聞也。按嫩江在黑龍江。古名難水。將軍馬占山據險以與倭軍抗戰。馬之部下徐寶珍氏。奮勇當先。大敗倭軍。并毀嫩江橋。倭大隊援兵至。仍被擊敗。倭向寧平退却。狼狽不堪。且天氣酷熱。口渴殊苦。徐氏乃異想天開。囑數卒卸其戎服。而易以流民之衣。各擔西瓜。僞爲負販者。并剗瓜瓢而實以炸彈者。凡若干枚。雜置其中。不易辨也。乃繞小道而至敵方。倭軍渴吻不可解。見纍纍西瓜。大喜攫而聚啖之。正快朶頤。而炸彈爆發。倭軍之貪口腹而喪生者。不知凡幾。徐寶珍聞巨聲砰然。立驅健兒猛力進撲。大刀隊爲左右翼。擒倭軍而以大刀砍之。圓顛滾滾。亦如西瓜之纍纍焉。從此敵方相戒勿啖西瓜。瓜販亦不擔瓜以賣。懼


于倭軍之怒而遭無妄之災也。友人徐紹平見予所撰頤和園之西瓜一文。遂以西瓜彈事見告。紹平蓋聞諸黑山白水間之歸客所談。信而有據者也。

瓜李艷名

浮甘瓜於清泉。沉朱李於寒水。曹氏子之雋語。傳誦千古。蓋瓜與李同爲夏日之嘉果。可解暑吻者也。然瓜李俱有艷名。瓜得小娘之號。李居夫人之稱。古籍闕未載列。是不可不有以記述之。

小娘瓜。香瓜之一種也。色白質嫩。彷彿女郎之玉肌。剖之瓢紋細緻。汁甘似飴。我友徐君卓呆。在江灣治圃。栽小娘瓜滿畦。夏日瓜熟。徐君親擷之以貽戚友。予亦曾啖嘗之。果與常品迥異。今歲倭人犯境。圃付一炬。小娘瓜之佳種。無復有存。惜哉。

日前藝海迴瀾社諸社友。攜筵千餘。赴杭展覽。借明秀之湖山。開書畫之盛



會逸興遄飛。豪情飄發。頗多佳話。諸社友有之。江迴瀾紀以述之。當長車之過嘉興也。有筐以鬻果者。果殷紅而圓。濟羣斥一金。購得六七十枚。曰廉哉。橋李因分貽社友而快朶頤焉。其石禾人。知禾產曰。橋李每金祇二三枚。此非橋李。乃夫人李也。諸社友僉曰。艷哉斯名。艷哉斯名。馬萬里亟詢其石以夫人李之本幹如何。枝葉又如何。擬調丹青以爲畫幅也。夫人李圖成。幸乞萬里賜示欣賞。昔人望梅止渴。今人不妨望李解饑也。一笑。

作畫遣興之陸小曼


翩鴻瓌豔之姿。輒擅書意畫情之藝。陸小曼女士其一也。小曼自故詩人徐志摩墜機殞命後。素妝澹服。抑鬱寡懽。長日無可遣興。乃從賀天健畫師。研討丹青之學。女士秀外慧中。揣摩揮灑。不多時而登畫苑之堂。又不多時而入墨林之室。茲已卓然以山水馳譽矣。藝海迴瀾社徵求女子書畫開作品



展覽會女士出品凡三幀。一爲風雨重陽圖。孤帆迎風。城郭沐雨。極迷濛荒遠之致。一作枯木寒鴉。不着色澤。而以淡墨出之。尤爲高古。最愜人意者。則爲春渚返樵圖。煙巒雲樹。氣韻天然。并題有詩云。野雲來去原無跡。一角斜陽欲斷魂。着個孤舟人獨倚。河山到處有愁痕。江南春老烽火未除。揮毫遣意。轉增零水殘山之感。殊雋永得體。署款曰。蠻姑小曼。蠻姑二字。抑何謙遜。殆欲與吾儕鬚眉男子之自稱鄙人者相侔歟。一笑。

章聶二將

自倭奴侵牟我華。國人義憤填膺。大有秣馬厲兵。決一死戰之勢。而我輩操觚之士。相率搜討故紙舊冊。表揚既往之殲倭名將。以爲談助。並王士氣。一舉兩得。誰曰不宜。予筆下所述之章聶二將。蓋淮軍後起之秀也。章名高元。聶名士成。俱於甲午之役中。振軍威。立功績。有不可埋沒者。章氏雄於膽略。



臨陣輒匹馬身先士卒。槍彈橫飛。視若無物。人皆以章迂子呼之。章亦因以自號焉。旅順失利。章奉李合肥檄援之。時章方統廣武嵩武及新募福字軍共八營。素稱強悍。奈未出師而旅順已陷。遂奉上旨會同宋慶守牽馬嶺。倭軍來犯。章與之戰。殺敵數千。倭軍望風而靡。旋自引去。既而宋慶召章磋商軍事。章以合力擊敵請。宋以敗兵之將而妒章之矯然出羣。聲威勝已也。乃拒而以危禍恫嚇之。章慨然曰。章迂子非弱蟲。甯戰死。危禍不足畏。於是宋益忌之。乃令其移軍守蓋平。章知蓋平爲無險可守之絕地。宋之出此。所以陷已也。但軍令不可違。姑從之。未幾。倭軍數萬來攻。章聲色不動。待敵近。始發連珠彈。殲倭將三。章知倭軍之將大舉來圍。乞師於宋。宋不之應。越日。倭軍果潮湧至。彈如密雨。烟霧迷人。復馳使請宋援。宋駐析木城。仍按兵不發。章以勢孤。力戰一晝夜。精疲彈罄。則更以鋒刃突擊。倭軍爲之屍橫遍野。終以彼衆我寡。喪部將李世鴻。李仁黨。楊壽山。張世寶。賈君廉。章不得已率殘



卒衝出重圍。輾轉退守營口。及馬關之約成。章遂歸田。聶士成爲葉志超之部將。牙山之戰。葉軍敗。聶爲所累。相率俱退。葉獲罪。聶乃以偏師千人。扼守摩天嶺。捍蔽盛京。倭軍屢犯之。俱爲所擊走。盛京之得保無恙。皆聶之力也。庚子義和團起事。八國聯軍至。五月十八日。大沽失守。聶前軍駐守紫竹林。倭軍首到。聶一舉而敗之。死者殊多。他國聯軍繼進。聶與苦戰。以一當百。聯軍知聶之不易勝也。乃用綠氣砲攻之。聶死甚慘烈。嶽嶽名將。章與聶可以當之無愧色矣。

畫苑紺珠

藝術家大率嗜糖成癖。曼殊上人。以摩爾糖爲第二生命。因以「糖僧」自號。圓寂時。醫生猶於枕畔。搜得糖瓶。其癖好可知。一昨聞趙漁邨談。陸廉夫喜啖角黍糖。而尤愛玫瑰者。日進若干枚。以爲臨池之助。有丐其法。繪而久不



得者輒向采芝齋購玫瑰角黍糖以爲饋。廉夫啖糖輒憶其畫債之未償。乃撥冗點染以成之。此又與顧鶴逸嗜水蜜桃。求畫者貽桃以代促。俱爲畫苑趣話。

崇明樊少雲先生。廉夫弟子也。爲吳下寓公有年。丹青外。又擅撥琵琶作雅奏。曩時青年會舉行游藝。予曾一度聆之。雖非知音。然覺其鷓絃振觸和聲入神。昔人所謂「悠延細轉。竹溜清也。爽切赴會。坼寒泉也。幽留屢抑。澀春鶯也。倏歛激突。戰騎驚也。」此境彷彿似之。歎爲絕技。去歲秋初。黃天蕩芙蓉。着花正盛。金鶴望。蔣竹莊。沈醉愚諸公。一舸載酒。爲黃天蕩之游。少雲亦與也。舟中琵琶三曲。合座擊節。鶴望感而贈以詩云。「工倕嚙指古尙拙。樊生指妙丹青訣。十頃風荷酒舫坐。四條絃索么鳳說。世運推遷巧相勝。手爪瓏玲濟以舌。樊生餘技出狡猾。曲項提携仍博帶。呢呢兒女話同心。同心無那心相背。伊誰荷戟踏長街。桴鼓聲驅尺八腿。雷電中原噤虎豹。大將旗開

聽發號。夜聞四馬蹶陰陵。至今人哭重瞳廟。江干哀雁撲平沙。餘韻風梢白
葦花。却顧蓮衣漂遠渚。請寫秋河犯斗槎。佳章雅奏。俱足傳已。

梁燕蓀軼事

久負政治經濟重名之梁燕蓀。已逝世矣。其病中告親友有云。『辛亥年與
唐少川先生翊贊共和。及累年對外計畫設施。皆頗關史料。願有人紀述。』
梁之生平。犖犖大端。各刊物已競載之矣。茲記其小軼事。殆亦當世士君子
所樂聞歟。

梁任交通銀行總經理。時喜遨遊。梁谿茂苑。游蹤殆徧。且所至有詩。極湖山
觴詠之樂。常熟顧行長某。知梁之有山水癖也。乃包石梅虞山旅社。向山景
園定製中西肴饌。闢曾氏舊園。裝置電炬。以爲長夜之宴。諸事摒擋已。更租
一舫及福字牌汽油艇。赴蘇迎梁。梁亦欣然應招。於是分行行員執事等。莫




不敬謹將事。水陸軍警戒備森嚴。邑宰某於午後二時許。即往接官亭恭候。詎意直候至柝聲起。而梁猶未來。乃始廢然而返。豈料梁於此。幾遭不測之禍哉。

斯行也。梁携夫人及姬妾僕役若干輩。又秘書一人。查帳員二人。滬蘇行長各一人。諸人以避嫌故。皆納坐汽油艇。畫舫中祇梁及其眷屬。梁偃紅倚翠之餘。指點兩岸景物曰。雲水鄉與溫柔鄉。俱爲人間樂境。不料今日二樂之能并享也。言畢。掀髯大笑。汽油艇馬力本小。加以拖一大畫舫。遂有遲遲我行之意。至元和塘。天已暝黑。星月韜采。風聲虎虎然。桅燈忽爲風吹。下墮而碎。火燄着於機部之汽油。頓時轟然爆發。梁大驚。夫人及姬妾更玉容失色。滬蘇行長機警有急智。即偕諸人爬登畫舫。同時指揮水手僕役。躍水以斷畫舫之纜。并扶舷弗使傾側。而梁及夫人姬妾輩。始定驚魂。還首視汽油艇。已烈烟彌漫。付諸劫灰矣。畫舫藉篙櫓之力。始於夜半二時許抵虞。於是相

與慶幸不置云。

戰笠之光榮

何箒何笠。載諸葩經。蓋箒與笠。俱爲山人農氓之雨具也。於是遯世者流。輒以一箒一笠。以賦遂初。自忠勇之十九路軍。用戰笠禦敵以還。村野之物。頓時列於戎馬行伍間。凡談淞滬戰績者。莫不知之。戰笠以竹箒爲之。上書四大字。曰十九路軍。戴則覆諸首。卸則負於背。既可免雨師之虐。又足避趙盾之威。至便利也。十九路軍。爲正義人道而反抗。歐美報紙。均深嘉之。茲得友人費仲英。自詩家谷來函云。該處博物館中。已陳列戰笠一事。聞輾轉向十九路某軍官索得者。時一華僑紛往瞻覽。卽彼邦女士。亦相率參觀。雖瑰寶希世之皇冕。不是過也。洵極國際之光榮已。余涉筆至此。忽青雲路恆裕里同居李自華來。謂日人視十九路軍如虎羆。當二月二十六日晚。我軍自動



撤退時。青雲橋畔。故意遺置戰笠若干。日人爲之逡巡。不敢輕進。直至二十七日。下午始遣便衣隊入境。然猶徧執我民。詢十九路軍尙在否。何戰笠之多耶。戰笠之恫嚇。日人有如此。殊堪發噱也。

一 樹榮萎

瓦浦大通橋之集賢菴。有古銀杏二株。大數十圍。爲千年舊物。某夏大風雨。古銀杏折枝一。幾合抱。長若干尺。顧仰觀之。祇去其穉枝。稍漏天光而已。相去五十里之南翔某姓廚上。有物隆起尺許。可以憩坐。或云。卽古銀杏斜出之根。可見是樹之大矣。去歲。有某甲來菴游息。隨出烟捲。取佛龕前之供香。餘燼燃吸之。燼香卽棄於古銀杏罅孔內。蓋樹年久拆裂。可以容物也。不料風飄殘葉。積罅孔中甚多。且天旱甚燥。燼香之火。着葉卽燒。烈燄如靈蛇之舐舌。及於幹苔枝蘚間。雖經村氓灌熄。然已一半焦黑。無復舊時蒼鬱蒼翠。

矣。僉以其枯萎不甚惋惜。詎意今春樹忽茁新枝。密葉翳日。倭卒來寇村。落田舍。悉籠孕烽火中。而古銀杏仍得保全無恙。似有神靈呵護者。斯亦奇矣。崑山避難人爲予言。

南通張季直氏生時。有濠南別墅。以爲菟裘。別墅中饒樹卉竹石之勝。氏愛松。乃遷他處一白皮松。移栽於別墅中。松根四圍。留故土方丈。恐根鬚與故土脫離。或易枯瘁也。方丈松根之土。圍以布。纏以索。承以竹編之筐。以輕便之軒車運徙之。當曲折以赴別墅也。須經某某街坊。有委巷一處。乃阻塞不得前。於是拆民屋。俟車過後。再行還造。其重視大夫松有如此。大夫松既本舒築密。乃筵諸客賦詩章以寵之。於是大夫松名重一時。凡四方來游者。必以一瞻大夫松爲榮。同事蔣錫渭君。近自南通來。謂大夫松於氏歿後。卽日就萎黃。茲已枯死。并遺枝。臚幹亦無復可尋矣。



盧子嘉軼事

開江浙兩省戰禍之罪魁。雖婦孺莫不知爲齊撫萬與盧子嘉二人。盧子嘉於日前逝世。有曾爲盧之侍從者。爲述其軼事云。當江浙啓釁。鏖戰劇烈之時。慮患餉絀。知夏超蓄藏綦富。乃召之至督辦公署。向之商假餉費五十萬金。夏靳吝不允。慮愠怒於色。立起擲之。夏羞憤無以自容。及回警廳。召集心腹。齎重金運動張團長倒戈。而與閩孫相通。事既證實。慮大恐。不暇應戰。急運徙無數木箱。棄臨安而遁走滬上。聞木箱中悉爲珠玉玩好之物。其價值可驚也。慮有母。年逾古稀矣。茹素禮佛。以慈悲爲懷。殊不以乃子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爲然。曾一再警告乃子。速卽弭兵。以維和平。及慮抵滬。更召之至家。訓之曰。「我家不愁衣食。烏能因權勢地盤。而重苦江浙百姓。爾若不立刻罷戰。母當死於爾前。」代民請命。慮無奈。乃決計離滬赴日。以事多拂逆。



故心緒遂大惡劣。抵滬時。領下髭鬚猶黝黑有光。不料由滬而別府。而瀋陽。而南京。則黝黑者不三月而蒼白矣。謔者比諸當年伍子胥之過昭關也。又云。盧遇困難事。輒靜坐一室。以思解決之方法。每日必閱報紙。其閱報也。亦凝神一志以爲之。斯時家人臧獲。咸不能有所稟達。卽稟達亦充耳不聞也。有新來之侍從。以某事請示於盧。盧方閱報。聞侍從語。略頷其首。侍從以爲已得盧之許可矣。逕自行之。不料事後大爲盧責。侍從以曾請示見允對。盧絕不承認有此。蓋閱報時心不旁騖。固未知侍從所語爲何也。嗣後侍從有所申述。往往守候其閱報既畢。始敢上達云。

盧子嘉軼事補

盧子嘉逝世矣。其人生性倔强。幼讀書私塾。以背誦生疎。受師夏楚。從此終日戲蕩。不再赴塾。其父怒。扑之。乃往依鄉間某戚。更棄家不返。父舐犢情深。




不得已溫語勸之回。并令之赴塾讀書。乃孟晉父若師。莫不大喜。咸謂此兒
倔强。不受厲矩。嚴則之束縛者也。遂放縱之。聽其自然。

盧倔强之性。至老未改。江浙之戰。盧以部下倒戈。舍臨安而來海上。左右勸
之。一面奮力抗敵。一而請命於鬚帥者。盧怫然曰。出生入死數十年。不能事
事再去問人。左右不敢再勸。既而又去滬。登輪遠引。立召何豐林至。盧曰。事
不可爲矣。願與子偕行。何默然良久。答曰。囊中僅番佛三尊。又未備行李。烏
能卽行。盧卽撥款八萬金。迫何立走。然何殊不願。僅半月終。八萬金盡。又逍
遙滬上矣。

又聞盧平素喜詼諧。公餘之暇。往往聚一二絕無拘忌之知己。飲酒笑談爲
樂。一友擅口技。能作禽鳴獸嘯。盧請一試。若者爲鶯。若者爲雞啼。若者爲
守夜之犬之辨。賊縱而狺狺然。無不逼肖。既而作怪聲。盧問之曰。此『騾子
叫也』。一座大笑。蓋諧聲。盧子嘉。調謔絕趣。盧亦爲之拊掌。不以爲忤也。

靈魂照相之研究

靈魂爲宗教家語。對體魄而言。靈魂爲人目所不得見。故不能決斷其有無。猶憶曩歲。海上有靈學會者。爲某某數人所組織。一時盧永祥何豐林輩均信仰之。常蒞會而頂禮膜拜焉。既而公開任人攝取靈魂照片。携留真機前往者。戶限爲穿。凡往攝照者。必須指定爲某種新片。以片供諸黑房。凡壇若干時取出。攝成取視。則縹渺隱約。雖面目不甚易辨。然確爲神鬼之影也。朱瘦菊但杜宇諸子不之信。前往試之。疑片供黑房。凡壇有偷龍換鳳之舉也。臨攝仍潛易之。又恐不虔誠。有干神鬼怒而不顯影也。乃託照相師代爲攝之。及曬印出視。了無一物。始知靈魂照相。徒以欺人。黑房供壇。卽其所施狡獪技倆也。我友張自華前日自德柏林來書。爲述德之科學家偉拔根氏。近方從事創製一疊光鏡頭。謂宇宙間之光線。多至不可勝紀。人目所能及者。



祇什之一二耳。疊光鏡可以攝取人目所不及見之光線。靈魂如果有者。或亦爲人目所不及見之光線之一種。不難於疊光鏡中攝取之。是鏡出世。爲期當不久遠。則於科學上必有甚大之供獻。而靈魂照相。可以一寓我人之目。而究其作何狀矣。好奇者請拭目俟之。

青陽地之殘碣


青陽地。在我蘇盤門外。遜清時因倭人馬關條約。闢爲商埠者也。其時青陽地爲全邑最繁盛之區。市廛櫛比。女閭似雲。昔人遂有閭門過去盤馬路。一樹垂楊。一畫樓之句。方諸珠簾十里之烟花勝地。無多讓焉。不料事變滄桑。有出人意外者。長房縮地。疾走颯輪。蓋京滬間之長車軌轍通行也。車驛設置閭門外。於是青陽地畔。鶯燕紛飛。商賈徙易。競趨黛橋昌亭。頓成鬧市。青陽地日就荒蕪。古道斜陽。徒見牧童躑躅。倭人雖力謀重振。某夏特開放桐



蔭園以招徠士女之游踪。然因途寫境僻。絕少攬勝之流。卒以不敷開支而閉歇。冷水盤門之諺。固早有由來也。惟每歲暮春時節。倭領事署旁。夾道植櫻花。白如雪。頗多雅人騷客來茲。評章翫賞。並於附近一弔宋蚱蟻墓。及漢破虜將軍孫堅吳夫人子討逆將軍策墓。以爲詠歎而已。近有自吳中青陽地來者。謂該地某戶掘井。獲一石碣。摩挲之。有文可辨。曰「樵僂子。氣驕驕。江海倒兮山岳搖。朝吹角。夜鳴刁。將軍一怒走八標……」其下殘闕。不知作何語。亦無款識年月。味之似爲今日倭寇之隱讖。文字古茂可誦。但將軍一怒走八標句。晦澀莫知所指。姑揭錄之。便日後以覘應驗與否也。

岑雲階遺事

梁燕蓀之死。方喧騰報紙。而岑雲階又以作古聞。逝者如斯。不勝耆舊凋謝之歎已。雲階字春煊。世號岑西林。則人以地名。援翁常熟李合肥之例也。歷



官甘肅布政。陝西巡撫。兩廣總督。四川總督。郵傳部尙書。民國以來。又一度爲護法政府總裁。處事嚴峻不苟。朝野莫不敬憚。但其對於僚屬。則恩惠有加。始終如一。聞其幕友有岑慎張鳴岐二人者。俱得岑之信任。號稱二賢。然慎澹於名利。鳴岐則頗熱中干祿。岑每保獎。必列慎名。而慎反以駑鈍自避。岑保獎一十餘次。慎心不稍動。岑深嘉其志行之高。而慎亦感恩知己。隨岑終身不去。鳴岐初在岑處辦收發事。旣而乞假應鄉試。更納粟爲刺史。岑官晉撫。得保觀察。岑平蜀匪之亂。又奏請賞加卿銜。幫辦軍務。奈爲軍機處所反對。未能如願以償。後岑督兩粵。復力薦之。遂補太平思順道。權布政司。及贛撫某去職。鳴岐乃以詔命繼任。榮膺顯位。名震一時。岑之提拔有如此。據聞岑之先世爲桂土司。代有名將。岑爲襄勤公之後。自幼習弓矢。天寒檐漏成冰柱。岑輒發矢射之。百發百中。不讓穿楊楊由基。專美於前。故其征桂匪陸阿發。猶御短戰裙。雜士卒中。發矢殲敵。陸阿發畏之似神。蓋已亦險遭射。



斃也。岑年來爲海上寓公。不問政治。終日杜門不出。以書卷自遣。不料以中風逝世。享壽七十三歲。岑行三。家人咸以三老爺呼之。

天竹子

天竹子折枝插瓶。與臘梅水仙同爲歲寒雋品。一名南天燭。亦作南天竺。爲常綠灌木。習見吳楚諸地。樹長三五尺。間有高至尋丈者。但不易見耳。且高者不結實。葉似苦楝而小。經冬不凋。三四月間開小花。五瓣色白。結子成簇。至冬漸紅。有似丹砂。襯映雪中。甚爲可愛。變種甚多。花有絳色而結實。或黃或白者。性喜陰而惡濕。最宜植諸於庭除附墻間。壅以黃泥。自然茂盛。不可澆糞。若澆祇須冷茶野雉鵲毛水。苟於秋日髡其幹。留取孤根。則旁生條枝。低矮可作盆景。爲書齋清供。

天竹子有似古美女子。娟娟可人。又似雅士。瀟灑無俗韻。惜寓居湫隘。無隙



地可種。且更遷徙無定。否則扶疏枝葉。旁列石筍一二事。對之令人忘世。蠲慮。不必肥遯。而自得山林隱逸之趣。

歲尾年頭。滬上畫錦里二馬路一帶。賣水仙臘梅與天竹子者。麇集以爲市。然人多作僞。有以已墮之子。扞插於枝間。非不殷紅可喜。然購之歸。不多時。而子萎枯轉爲黑色。審察不慎。動輒受愚也。

張子祥雖以畫牡丹著名。然其他竹石蘭菊亦超逸拔俗。爲人所重。一日作屏條。爲春夏秋冬四景。繪至末幅。忽因細故與妻爭執。妻怒。擲其畫具於地。以洩忿。盎中臘脂。潑濺及於畫幅間。點點不可勝計。子祥亟執筆就之。爲天竹子一叢。別有意致。反遠勝於平常所作。從此索畫點景爲天竹子者。絡繹不絕。生涯爲之大佳。

梅



歲寒三友中。惟一樹梅花。最爲嫵媚。梅爲落葉喬木。早者冬至前卽開。晚者春分時始放。若栽植多株。則可以次第繁榮。相續不斷。厥色或紅或白。在含苞初坼之際。紅者似點點胭脂。白者微暈嫩碧。遂有綠萼華之稱。而百年老幹。其枝拳曲糾蟠。蒼蘚鱗皴。花生滿樹。且有苗鬚垂於枝間。長寸許。風至綠絲飄動。其蔭靄靄。可羅坐數十人。好事者載酒賞之。尤具雅致。

我友賀天健君。嘗評產梅之地。謂排列如豆瓜。無錫梅園之梅也。枯禿如老桑。蘇州鄧尉之梅也。欹瘦如剝皮松。江寧龍蟠之梅也。攢處交錯如荆榛。杭州孤山之梅也。放曠高騫如散人。江西大庾之梅也。又云。梅宜靜觀之。更宜於山深林密中觀之。語絕雋妙。是真識花有眼者。

彭雪琴誓畫十萬梅花。士林傳爲韻事。旣歸道山。湘綺老人輓以聯云。一詩酒自名家。看勳業爛然。長增畫苑梅花色。樓船欲橫海。歎英雄老矣。忍說江南血戰功。一哀感豪邁。一時傳誦焉。



仙家清供。將梅之落英淨洗。用雪水煎。候白粥熟同煎。名梅花粥。食品清雅如許。彼羊羔美酒輩。豈知有此味者。

清高宗朝。和坤當國。有某太史者。欲得和相歡心。曲事其左右。既而恃才傲物。對於舊所援引之人。不復在其心目。左右咸不悅之。時又有與之爭寵者。見某太史所呈和相梅花詩。有相公嫵媚等語。因謂此蓋諷刺相國者。意在譏相國附諛順旨也。按此詩係相府有梅一樹。春日盛開。招諸翰林之在門下者。飲酒賦詩。某太史獨有嫵媚一語。他翰林雖有用宋廣平典作諛頌者。顧嫵媚二字咸避而不用。可謂黠矣。太史因是謫官。後讀宋劉潛夫句云「却被梅花累十年」因笑曰。劉公被抑於史彌遠。與余將母同武進湯雨生都督。客居白門。築琴隱園於雞籠山下。風流文采。三絕才名。照耀一時。有畫梅樓爲其德配。雙湖夫人畫梅處。夫人嘗畫梅。寄雨生於九江。附題一詞云。一折得嶺南梅。憶著江南雪。君到江南正雪天。未是梅花節。畫



了一枝成。沒個人評說。抵得家書寄與看。瘦到珊珊骨。兩生家。一門風雅。夫人女公子皆能吟詠。善畫工琴。諸公子亦王謝風流。絕無俗韻也。

楊雲史佐吳孚威戎幕。素有才子之目。於漢上識校書陳美美。備極繾綣。雲史固擅丹青。遂擘金箋。調紅脂。繪梅花四幀。有枝頭交頸。花底同心之致。并媵八絕。其警句如自是上陽高格調。一生悲喜爲梅花。又近來英氣消磨盡。只畫梅花贈美人。非名士風情。曷克臻此。

山栗橄欖薄切同食。有梅花香。古人稱之爲梅花脯。

游梅花勝地。而非其時。最爲可憾。予曩年與石予師至無錫梅園。時爲孟冬。梅未蓓蕾。然天寒氣肅。忽而降雪。霏霏不已。石予師遂有多感天公忙點綴。滿山飛雪代梅花之句。我友枕亞游湖過時。抵孤山未見癯仙踪影。亦有詩云。芳時已過客停車。來訪孤山處士家。底事行遲二三月。料無清福對梅花。



吳中楊梅

玉肌半醉生紅粟。墨暈微深染紫囊。此楊萬里楊梅詩也。枇杷早熟。楊梅薦新。在此時間。朶頤大快。楊梅產於吳中洞庭山者爲多。樹性喜燥。故大率植於山巔。以低矮蕃茂故。枝幹俱作臃腫纒贅狀。葉平滑。橢圓而長。春開黃白花。實夏熟。紅紫可愛。當垂垂枝頭時。最易被禽鳥啄食。又患人竊取。故菓主必雇人看守。晝夜不息也。摘下啖之。厥味鮮雋而甘。勝於舟山楊梅多多。惟舟山楊梅。可多置時日。洞庭山產者。易爛生霉。且離山卽變味。不啻粵中之荔枝也。

光福楊梅亦有名。間有白楊梅。更爲珍品。橫山諸塢。亦產楊梅。其佳者不在光福下。

銅坑附近之安山。東麓居民多種楊梅。有錢武肅王廟。子孫世守其祀。每年



楊梅初熟。必先供奉於王。然後始出售賣。蓋山氓迷信。以爲不如此者。王赫斯怒。而楊梅明年不再成熟。殊可笑也。

楊梅性熱。不宜多啖。多啖則有鼻衄之虞。且小顆粒突起。俗名曰刺。刺中易藏蟲類。故於未啖時。先以食鹽漬之。因食鹽有殺蟲之功也。約半小時。洗濯之。則無是患矣。

楊梅可以浸酒。厥色殷紅。味香亦絕。吳中人家。什九備之。

曩左文襄蒞吳。有以洞庭山楊梅爲獻者。左啖之而甘。不覺罄盡一筐。翌日病作。左之差役。以爲是獻之者之罪也。執而笞之。旣而左病霍然。知其事。深以差役處事不當。謂獻者一片誠意。烏能反被辱責。且因甘美而多進。其過在我。况病之是否爲多啖楊梅而作。未可斷定乎。乃笞責笞獻楊梅者。一時傳爲笑柄。



梅子

仲夏之月。倏雨倏晴。俗稱之爲黃梅天。蓋其時梅實適由青而黃熟也。我蘇鄧尉香雪海爲產梅之區。每歲山農以梅實鬻諸於江浙之糖果舖。爲蜜餞食品者。厥數甚巨。顧梅之利益。較遜於桑。故年來桑佔梅田。梅實之產額。已不及曩昔之盛。超山以宋梅著。宋梅在報恩寺前。圍以石欄。着花繁茂。欄外更霞蔚雲蒸。萬本絳艷。及綠葉成蔭。子滿枝。則摘取裝筲。輸送各處。爲陳皮梅之原料。有巨大似桃實者。尤爲佳物。然殊不易得耳。去春山寺被盜。宋梅遭斧斤之戕。未知已萎折否。甚可念也。

梅實已黃熟者。酸味較減。故小販以黃熟梅醮塗糖霜。稱爲白糖梅子。每顆約賣銅幣一二枚。充斥於市衢間。然亦有喜啖青梅者。如詩人范石湖便是。其梅譜云。不宜熟。惟堪青噉。

梅漿爲家廚巨品。購巨大之黃熟梅數百顆。剔選一過。加以洗滌。然後剝去其蒂。和水煮之。水沸則傾濾其酸汁。梅實一斤。加赤砂糖亦如之。梅實多。糖亦遞加。煎以文火。煎至質爛成漿始已。盛諸於盎。卽梅漿是也。塗麵包啖之。味絕可口。

石予師畫梅。鄰兒來觀。索一幅去。并問梅何時結實。師漫應之曰。明日可熟矣。翌晨鄰兒又來。問梅何以不實。師以言不可欺。乃於梅幅上纍纍加繪若干梅實以與之。畫梅有實。洵創格也。

粵人有青梅酒。甘如蜜。林檎。粵菜肆常備之。

桃

桃爲夏日佳果。有滋春玉露。水蜜桃諸種。水蜜桃產於滬地黃泥牆。嘗有桃譜。今則黃泥牆改爲市廛。無復有灼灼之花。纍纍之實矣。龍華之蟠桃。本亦



甚著名。奈因地價日貴。種桃獲利薄。乃相率別營他業。致以桃名之漚地。不得佳桃。而反仰給於他處。是可憾也。

古有所謂餅子桃者。謂實狀如香餅。疑卽蟠桃。

汴中有油桃。實小有赤斑。味絕甘美。然尙形式者。不取也。又有鷹嘴桃。實尖似鷹隼之利喙。故名。

金桃出太原。形長色黃。聞爲柿接本。桃實之最豔者。曰美人桃。曰胭脂桃。香紅可愛。惜不知產於何地。

金絲桃。一名桃金娘。產桂林郡。花似桃而大。八九月實熟青紺。味甘可口。並可入藥。山東之肥城。產桃絕雋美。以指爪搯破其皮。可盡吮其汁。祇剩核皮一堆。長腿將軍在魯時。其年桃大熟。長腿特飭專司獻貽關外張翮。每五桃爲一組。繫以彩絡。裝諸筠籃。張翮啖之。讚美不絕口。而長腿之某姨太固嗜桃成癖者。長腿盡羅致之。民間遂無復得嘗肥城之桃。仙果瓊漿。饑涎徒流。




三尺耳。

諺有十桃九蛀之說。一自園藝家加以研究。蛀者遂少。最簡便之免蛀法。桃結實時。以桑皮紙密裹之。則蛀蟲無復得入。但紙經雨露。沾濕無用。必屢易之。殊多手續耳。

薛文華女士。爲名畫家倪墨耕之妻。以體態豐腴。故號薛大塊頭。文華名反不彰。亦擅丹青。性嗜桃。乃刻一印曰雪藕冰桃館。暑日爲人繪扇。輒喜鈐用之。薛啖桃能同時連啖二十枚。量亦豪已。

疆村老人之風趣

朱疆村老人逝世矣。海內人士莫不惜之。疆村以詞鳴。識者謂其詞與散原之詩。皆有挽瀾移嶽之神力。洵非偶然也。疆村晚年以目力不濟。頗喜閑散。時約諸鄰叟作方城之戲。藉以遣興。出語多風趣。有誤書疆村之疆爲疆。乃



作答以調侃之云。有土斯有財。有財斯有用。疆而爲疆。固我所願也。是與誤書樊雲門爲樊榮門事絕相類。當時雲門亦有詩答之云。君原慣賣風雷雪。我本無心富貴華。同爲謔不傷雅之妙語。士林中人聞之。無不捧腹。疆村擅書法。作字向右微欹。瘦勁有別致。求之者戶限爲穿。吳中有鶴園者。具泉石之勝。爲龐氏所有。疆村曩嘗居之。裙屐連翩。極詩酒之樂。至今園中聯誌。尙有涉及之者。地以人傳。疆村有焉。疆村歸安上疆村人。諱祖謀。字古微。國變。改字孝臧。號滙尹。遜清時官至禮部侍讀。以直諫聞於世。有疆村詞四卷。及前集別集各一卷。南社名流龐蘂子及黨國偉人汪精衛均師事之。推重備至也。

蝙蝠醬

人之嗜好不一。劉邕嗜食瘡痂。以爲味似鮓魚。而諸家筆記中。又有嗜食蜈



蚣蚱蟪之類。引爲奇談。近在北平六國飯店被暗殺之漢奸張敬堯。則以蝙蝠醬爲唯一美饌。

考諸動物學。蝙蝠爲翼手類。自手足至體之後端有膜連之。故能飛翔空中。捕食蚊蠅。全體密生暗灰色軟毛。口中有齒。後趾短。喜倒懸其身。以乳哺其子。晝伏夜出。舊舍椽檐中。往往爲其棲宿之地。

敬堯皖人。自幼即頑劣。擅揉升之術。皖地多山寺。瓴甌中蝙蝠孳息。敬堯常懷一索。索端有鈎。拋鈎着於屋角斜枋。卽能援之上升。捕捉蝙蝠。所獲旣多。乃試取一二隻。於曠野間拾雜薪架以燒炙之。食之而甘。後遂成爲習慣。

旣而身入行伍。袁政府時代任第七師師長。以驍勇善戰。洵擢爲湘省督軍。嗜食蝙蝠如故。居恆蓄之於籠。以備不時之需。有蝙蝠醬一盞。爲敬堯所發明。法取活蝙蝠。以針刺附於壁間。凡若干時而死。乃剝其皮。而醃之爲醬。拌以麵粉糖霜。於鍋上蒸之。客至輒以餉客。客或啖或不敢啖。而敬堯則朶



頤大快。其味津津也。

又聞敬堯有阿芙蓉癖。器具絕精緻。貯烟膏之匣。大小不一。則以西洋名貴之金幣爲蓋。然後鑄金成底。高約寸許。極鑲嵌之妙。終日橫陳一榻。姬妾環伺。暑夜納涼庭院。則由其寵姬於室中代爲裝烟。鑿壁而以細長之橡皮管通出之。敬堯吞吐自如。其樂無藝云。

非洲之招涼樹


同一植物。在寒地高僅數尋者。在熱帶則森然參天。幹圍輒以數十百抱計。且多奇異不可方物者。聞非洲之南部。有一招涼樹。枝葉之蔭可百畝地。其大可知。行人至此。皆就蔭憩坐。絕不可思議者。枝葉無風而能自動。空氣震盪。習習生涼。於是汗者止。喘者息。雖懷燕昭王之招涼珠。不是過也。因名之爲招涼樹。偶剝其幹皮。則清汁汨汨流。承之以盎。飲之涼沁心脾。行旅者視



爲瓊漿玉液也。入秋結實。大似瓠瓜。萬綠叢中。間以纍纍之紅。色殊可愛。土人常插而煮以爲食也。樹以招涼。故禽鳥亦多來集。射弋者以筒射之。筒以竹製。矢置其中。鼓氣吹筒。矢自筒發。往往什九命中。以是一二小時。獲禽可滿載。樹之惠人。適足以爲禽害。固非造物始料之所及也。招涼樹不多見。有欲分種者。或掘其旁根。或採其巨實。培之植之。栽土中而密築之。無一活。蓋異種偶然之樹。雖起郭橐駝於地下。亦終無術以施也。土人多迷信。謂是樹爲當年夏娃所手植。遂又有聖樹之稱。當年七月間。土人無論男女老幼。咸來樹畔跳舞。且有遠道趨至者。擊鉦鳴角。羣呼『飛令』。厥聲震天地。飛令者。上帝也。予曾於西方電影新聞片中見之。洵蠻域風光已。

樹中情窟

據貝爾格勒通訊。謂南斯拉夫國波士尼亞山嶺之蘭柯德志村。有一榭樹。




殆爲世界樹中之王。其樹幹直徑逾十碼。中空如一巨室。能容七八十人。遇大風雨。牧羊者輒驅其羊羣。避入其中。予友紅郎曾於某西籍中見關於該巨樹之記載。一昨爲予述之。因濡筆記之如左。

該樹產生於西歷一千四百五十二年。已爲數百年之古物。蓋山風驟戾。不知從何處吹來。榘實落地而萌芽。怒茁不數年。卽高尋丈。枝葉成蔭。實蕃而圓。其大似碗。剝去外殼。中有肉漿。村民之貧窶者。恆搗食之以充飢。惟味略苦。然窶人飢不擇食。相率以天仙果目之。某年大荒。賴以苟延殘喘者且數百人。樹中空。初無人知。直至十餘年前。因咖啡店女失縱案而始悉。蘭柯德志村咖啡店女璐靈。兩頰似頻婆果。絳脣貝齒。素負艷名。少年琴師利芬氏愛之甚。公餘之暇。足跡常至咖啡店。藉以覲晤。而女亦頗有小姑居處無郎之憾。兩情繾綣。已非一日。然女父殊鄙。氏之寒酸。欲得富家郎而壻之。故氏來輒不假以辭色。氏不得已。乃約女外出。於林深菁密中。爲談情之地。一日。



兩人盤桓巨榭樹下。忽來一獾。女驚極。退附樹幹。無可避匿。不料樹皮砉然裂。女墮入樹穴。蓋樹心早被蟲蝕。所未穿者。僅幹皮耳。氏既逐獾走。亟入穴探女。女固無恙。於是相與奇訝。樹穴之別有天地。蓋廓然有容。成一秘窟也。氏大爲得計。翌日挾女逃匿其中。拾樹葉鋪地以爲席。可以隨意坐臥。飢渴則於夜間潛採榭實以充口腹。宴如也。女父既發覺女之失蹤。遂以奸拐罪控氏於官。某夜月明似晝。氏出擷實。適爲偵者所見。案立破。公庭鞫審時。法官以兩情融洽。不忍棒打鴛鴦。反判爲無罪。而以女屬氏爲妻。一時報紙喧騰。傳爲佳話。而四方人士前來參觀此樹中情窟者。絡繹不絕。村人更掃除而整潔之。略設几椅。暑日避居其中。陽光不到。熱氣盡滌。如入清涼世界也。



前月美國康乃爾大學。曾請威玲司拔脫生物學博士。來校演講『殘殺生
活問題』。頗多道人所未道處。爰摘譯其講辭。以供學術界研討。博士謂東
方釋家。以不殺生爲唯一主義。儒家亦以不恣意宰殺爲訓。夫既爲生物。俱
有好生惡死之念。當刀俎膾截。宛轉殞命。其痛苦自不待言。但有不盡然者。
蓋人之感覺。較任何生物爲靈敏。身遭刑戮。其痛苦之劇烈。足使目擊者怵
心駭膽。而他種生物。以感覺較鈍。故卽受宰割。其痛苦總不及人類所感之
甚。生物愈下等。痛苦愈銳減。幾等於零。如蠅蚋雖刳首。猶能飛翔。蟹在湯鑊。
甲殼已易色。猶能螯足屈伸。刀剖之魚。去其腑臟。而鰓之煦濡自若也。凡此
種種。皆爲明證。且同一人類。尙有文野之分。野蠻之民。其痛苦必較少於文
明開化者。如斐洲土人。獲得俘虜。輒拔刀剗其脛腿。血液流注以爲刑。被剗
者撮土自塗其創。返身遁逸。若無其事者。試問我人苟受如此重創。尙能行
動否。是故生物不一。人類不齊。其痛苦自有等級參差之處。不能一概而論。



也。博士之言如此。惟據愚見。終以少殺生爲是能免。則免。可罷。則罷。否則殺機大開。仁人之心。總不忍也。

熱河行宮之珍藏

自湯玉麟棄職而遁。熱河遂入倭奴之手。客有自熱河來者。爲談其地情形甚詳。熱河面積約五十八萬方里。邊境多山。如大興安嶺。七老圖山。努魯虎兒嶺。松嶺。東北與遼甯省接壤。沃野千里。爲廣大之平原。河流有灤河。大凌河。小凌河等。交通綦便。富礦產。而蘊藏未開。因有『處女地』之號。而羊毛。甘草藥材。亦爲其地之特產。

清初以魯燕之民之過於蕃殖也。相率移徙於此。故至今熱河之民。猶以魯燕人爲多。茲以生靈物產。悉付沉淪。能不慨嘆。然損失尙不至此也。行宮中有珍品多種。爲希世之寶。翡翠瓶一對。高八尺。統體純碧。折桃杏花。



插諸其中。玉暖脂穠。襯映絕艷。清帝幸熱河。藏地某巨公進獻。以娛顏者也。有鯨魚骨鏤成之阿房宮。極殿角廊腰棟雲礎。雨之妙。而複道行空。香車載美。素面絳唇。毫髮宛然而窗戶啓處。隱約見宮人對鏡梳髻。娟妙可喜。蓋仇十洲本。特聘名工雕鏤者。又德化窯瓷簫。十有二枝。色白似玉。製成龍鳳之形。吹之厥聲清越。能作龍吟鶴唳。按南村隨筆。瓷製之簫。出德化窯。色瑩白。式亦精好。但百枝中無一二合調者。合則其聲淒朗。遠出竹上。則此簫十二枝。亦名貴之物也。


又珍珠簾二具。珠凡八千五百粒。精圓璨璨。偶一搖晃。光彩照眼。不可逼視。又歡喜佛若干尊。質爲瑪瑙。正視之潔白無瑕。側視之有若凝血。此夾胎瑪瑙。絕少靚見者也。且刻鑿爲交合之態。或跨坐。或偃臥。褻意傳於神情間。極藝術之能事。今皆不爲我所有。行見陳列東京市上。詡爲戰勝之品矣。噫。



如此摩登

笑匠徐卓呆。署名往往有滑稽可喜者。其時寓閩北鴻興坊。遂自稱閩北徐公。祇易去城北徐公之城字。而自然巧切。厥後卓呆移家江灣。而徐碧波住居橫浜橋畔。因以閩北徐公讓與碧波。又署半老徐爺。破夜壺室主。皆足引人發噱。近來更號摩登老人。亦殊佳妙。

吾蘇下鄉。有地名曰橫涇。其地人氏之口音。讀東若登。讀風若分。讀銅若藤。予家所雇之女僕。爲橫涇人。適對門居之女僕。亦橫涇產。他鄉故知。異常親暱。今日清晨。予戀衾未起。聞予家之女僕。與對門居之女僕。在門前談話。而予在樓上。又隔着窗戶。所談爲何。不甚了了。祇聞予家之女僕。開口摩登。閉口摩登。對門居之女僕。亦是摩登長。摩登短。予不覺大爲詫訝。因思摩登二字。爲時髦人之口頭禪。豈鄉僻婦女亦解此時髦人之口吻乎。及仔細察聽。



始知不然。原來今日倒馬桶者。罷工未來。致糞滿爲患。無從傾棄。女僕爲之。着急。力謀馬桶問題之解決。摩登者。橫淫人之馬桶諧聲也。

美國酒禁中之奢聞

酒之爲物。舊說謂其亂性。新說謂其衰弱神經。蓋其麻醉力殊甚也。美國酒禁綦嚴。罰鍰之重。爲各國所未有。一般酒徒不得聚而酣飲。爲之悶損無已。乃於星期之暇。匿瓶酒於船底。駛至烟波浩淼。杳無人蹤之處。然後狂歌縱飲。竟日爲懽。奈藏匿瓶酒。日久被警士所破獲。拘酒徒去。而嘗鐵窗風味焉。膽怯者不敢弁髦法禁。乃購緬甸酒樹之果。啖之。聊以慰情。酒樹之果。形似椰子。剖之汁瑩白而甘。略帶酒味。多飲亦能醉人也。惟值昂。不易購取耳。於是異想天開。製酒成乾粉。由婦女代爲運送。大都故作月信來潮。乾酒巧藏諸於經帶中。以避警士之目。送至和之以水。居然佳釀。禁酒之趣聞。較諸吾



國禁烟聲中之私運烟土。尤爲詭奇異特也。聞紐約有富豪路立克許者。錢能通神。購酒萬罈。悉傾灌於池中。某日宴會賓客。使青春女子。裸而拍浮於酒池。玉體美漿。色香愈饒。客放浪形骸。酗醬無忌。樽空裸女子。勺酒而盈之。以池涸爲止。裸女子更起而爲舞。酒芬散溢。春色盎然。其奢侈淫荒。空前絕後。友人旅美有年。爲予述此。友人亦嗜飲者。謂在美得酒。幾視爲玉液瓊漿云。

楊杏佛之詩

國立中央研究院副院長楊杏佛氏。於十八日晨。在亞爾培路被人狙擊而死。氏江蘇清江人。由稽勳局送往美利堅考。乃爾大學習機械工程。與胡明復。任鴻雋。趙元任。鄒秉文等辦科學雜誌。氏著有『電學略史』。『戰爭與科學』。『發見與發明』。『加里雷倭傳』諸文。頗得讀者讚許。以費絀六

期而止。

友人趙仲楫喜收羅美術畫片。氏曾以人體畫幅貽贈見許。詎意不半月而噩耗至。則仲楫瘞疾而物故矣。氏以有約在先。不因人亡而見負。亟購擇若干種郵寄其家。朋輩知之。稱其守信。

康乃狄克省中間城。古木參天。森然蔚然如綠幄。身入其中。隔絕塵世。尤以盛夏爲宜。氏於休沐之日。輒車赴其地。就林間讀書。鳥聲聒碎。與書聲相應。和氏乃大樂。蓋氏常挾一竹架以自隨。竹架輕簡摺疊。展之則檯几連接。寫讀憩坐。均甚便利也。

返國後。與南社諸子商量舊學。詩什散刊於社集中甚多。如譯英吉利詩人錫蘭情詩云。『流泉接長河。長河入東海。浩浩天風吹。中有深情在。天地有至理。萬物自成雙。如何儂與君。不得同翱翔。高山連白雲。駭浪互相接。不聞姊妹花。辱及弟兄葉。朝日擁地球。滄海恍明月。君不接儂唇。此意總徒說。』



無題云。『明月還過薛荔牆。霓裳散後幾滄桑。西風黃葉靈和柳。翠羽明璫大道倡。幾輩蛾眉謠詠死。千秋鴻爪是非長。寄聲善保堅貞志。荆棘終難老鳳凰。』春日寄興云。『獨臥南窗下。游心于清溟。沈思忽有悟。杳然忘其形。北溟化鵬魚。何異腐草螢。柳絮方隨風。不覺爲青萍。生旣未入夢。死亦何嘗醒。大化水過壑。流轉無時停。生滅理旣齊。何必採茯苓。』皆超然世外之言。

東京市上之劫掠物

淞滬之役。我十九路軍堅抗三十餘日。卒以援絕而自動撤退。然日本一般黷武之軍人。乃以戰勝自誇。且有爭功邀賞者。不值友邦一笑也。予之庶主秦冠倫君。新自東京歸國。爲談日本報紙。大都諱言敗挫。動輒以陣線進展若干里。某地即日可下等辭。朦民衆。當我軍自動撤退。彼方乃開一慶祝大

會。舉國若狂。一如大陸國之痴夢。已成爲事實者。殊令人氣憤填膺也。且假
公園陳列劫掠所得之贓物。號爲戰勝品。有戰笠。及炮彈若干枚。更有種種
器皿。如佳磁之罌蓋。古銅之佛像。而尤以名畫所擢尤多。唐六如之壽陽點
額圖。筆墨嫵媚。無與倫比。王叔哇竹石小品。亦清高拔俗。又八大山人墨荷。
王麓臺山水。惲壽平九秋圖。均爲希世之至寶。其他如劉石庵書札。八通松
禪老人手書尺頁十餘幀。皆名貴異常。又象牙編製之蓆一事。工緻細密。色
澤光瑩。中作三十六鴛鴦紋。題有『三十六宮都是春』七字。疑爲大內物。
不知如何流落民間。而爲日人劫掠以去。絕荒謬者。攝取我國婦女不掛一
絲之裸影。名之爲俘虜寫真。是豈文明國所宜出此耶。日人之橫暴。擢髮難
數。爰記秦君所談。以告邦人君子。

錦州



倭奴鐵騎長驅直入而錦州以失陷聞矣。地距女兒河二十五里。遼置州。清爲府。屬盛京。民國廢。今錦縣其舊治也。明末祖大壽守錦州。聞松山失。獻城降。清。是地爲兵家所爭。非自今日始也。西爲小凌河。北爲沙家墳。而唐家屯在其東。有轎車大車爲交通。蓋轎車載人。大車運貨。甚便利也。市場俱在城中。城外絕少市集。城中大佛寺。有浮圖一。高三十丈許。相傳爲唐代所建。民多迷信神權。每歲廢歷四月十八日。爲娘娘會期。其他更有四月二十八日之地藏會。五月二十八日之城隍會。均有雜耍演戲諸舉。所以媚神祈福者。窮力以爲之。附近有觀音洞及金牛洞。夏末秋初。草木蒼鬱。士女來游者。絡繹不絕。尤多畫家寫生。蓋境佳地勝。宜於丹青點染也。物產有蝦油。小菜。氈條。氈帽。鞋。豬毛。羊毛。豆子。豆餅。均運至平津及營口等處售銷。營業頗盛。此次倭人肆暴。損失之巨。爲從來所未有。倭人以焚殺爲揚威。姦淫爲樂事。某軍人嘗闖入小新民屯王姓家。王家少婦新寡。頗有姿色。軍人欲污之。婦



故意留之飲。酒酣。婦突以酒瑩擊軍人首。用力猛。首破腦流而死。婦知肇禍。卽仰藥自殺。聞者謂民國以來。世風日下。婦女之節烈事。絕少聞見。偶有談之者。莫不嗤爲迂腐。今不料於國難聲中。竟有此一段可歌可泣之事蹟。洵難得已。北平歸客述及。特表揚之。亦我輩操觚者之責也。

南京路之舊影

海上繁華。甲於中國。得歐風之扇拂。受物質之陶冶。於是夷樓百尺。高聳雲天。軌轍萬端。迅馳流電。凡過南京路者。莫不目眩神迷。心醉色喜。以爲模範之通衢。固當如是也。予生也晚。不知數十年之南京路。作何景象。卽前輩先生之老於滬濱者。恐事過境遷。亦早付諸淡忘。一昨見西人某所藏之攝影。有舊時之南京路一幀。觀覽之餘。不禁起今昔之感。影祇撮南京路福建路口之一角。且以虹廟爲主體。廟門樹以柵欄。一若專制時代之衙署。門有樓



楹。張犢鼻禪一。蓋司香之役之所懸曝者也。廟之右則爲市肆。皆單幢之屋。門牕絕拙陋。雨淋日炙。朽裂不堪。樓牕之下。更有承雷之板。板作傾斜勢。此等制作。求諸內地。尙觸目可觀。然非可言於今日之南京路也。肆大都爲屨。蓆雜貨之類。主顧寥若晨星。門庭幾可羅雀。自來火燈之鐵柱。矗立路畔。獨輪之小車。且欹倚之。厥境之蕭條冷寂。無以復加。誰料轉瞬滄桑。蕭條冷寂者。一變而爲今日車水馬龍。士集似鬻女趨若鶩之南京路哉。雖然。南京路固日新月盛矣。但我國之民生。反日窘而月蹙。其故何歟。還祈憂時愛國之君子。有以省揆之。

于鬚軼事

于老之劾汪。直聲震宇內。客有談其軼事者。謂于右任與胡樸安氏俱以美髯著名。遂有于鬚之號。曩爲新聞記者。亦剛直敢言。嘗主民呼報筆政。以提

倡革命遭清廷忌。某大吏尤憾之。刺骨曰。如獲于某。必剗其雙目。以爲懲。于知之。付諸一笑。乃戲改民吁報。蓋呼字去兩點。爲吁。不啻人之被剗雙目也。其風趣有如此。于老善炙羊肉。得蒙古人指授。有成吉思汗羊肉。高加索羊肉。諸名製。腴而不羶。濃而不膩。爲特殊之美味。客固曾飫。郇廚者。爲之讚不絕口。于嗜啖魷肺。魷之爲魚也。隆腹似河豚。爲湖澤中物。其肺絕鮮嫩。煮之爲羹。堪稱雋品。我吳香谿之石家飯店。尤善製之。于老嘗於蠟屐靈巖之暇。快朵頤焉。魷字不見字書。乃再三考正之。并賦篇章。爲魷張目焉。平日青鞵布襪。不著一塵。得閒臨池。勁適自有古致。且喜書已之近作。予於友家見其所書直幅。錄海虞雜詩之一云。落葉無聲積幾層。空山蹀躞老猶能。江南古寺閒游遍。也算西來一野僧。政客中之雅人。于老足當其稱。而無愧。洵堪欽敬已。



一個無名英雄

一年一度之國慶。已屆二十有二次矣。飲水思源。則烈士捐軀。健兒浴血。當年之豐功戰蹟。不得不於國慶日紀念之。然此中亦有幸有不幸焉。幸則名高位顯。不幸則湮沒無聞。如我筆下所紀之楊韻珂。湮沒至今。絕無有提及而表揚之者。抑何不幸之甚耶。

楊爲林述慶部下之管帶。天保城之役。楊身先士卒。敵彈飛來。適中其脛骨間。痛極由馬上墮地。馬失控。軼去不可得。其時敵彈如雨。硝烟迷目。楊猶勉力支撐。匍匐而前。凡三里。所過處血涔涔下滴。口中頻呼殺賊。以壯軍聲。既而一彈又中其肩穴。血湧似泉。楊以指蘸血書於石上曰。『願我同胞人人抱決死之心。嗚佩死而無憾。』數字。嗚佩者。楊之名也。楊以流血過多。不半小時。卽氣絕殞命。其時蓋民國元年十月十日也。



越年林述慶既卸兵柄。效韓世忠騎驢湖上故事。偶見南京浙軍陣亡將校軍士之墓碣。不覺憶及楊韻珂之爲國犧牲。不覺愴然下涕。立修書程雪樓。請爲韻珂營墓。以垂紀念。其書略云。『去歲十月十日。述慶親率所部。攻天保城。血戰一晝夜。楊管帶韻珂並兵士死者以數十計。今民國告成。忠魂尙飄然曾無過而問之者。皆述慶不能始終其事所致也。欲於天保城擇地。將楊管帶韻珂位於正中。從死諸官兵圍而葬之。而孤身乞食。有心無力。輾轉以思。肝膽欲裂。我公爲東南創義元勳。又屬當時督師上將。敢懇寬籌葬費。派員切實營辦。一以慰諸烈士在天之靈爽。一以作南服百世之楷模。仁覆如公。諒必俯允所請也。然雪樓因循坐廢。迄未成爲事實。楊韻珂有知。必當痛哭於九京矣。』

滿地紅



婦女愛美。遂以妝束爲第二生命。形上之不已。且於形下之雙趺。而著意修飾之。於是一鞋之費。動輒數十金。或舂皮以炫奇。或金縷以呈采。色澤斑斕。不可方物。輒近以來。一般摩登少女。閨閣名媛。競尙純色絳紅之鞋。曼步過市。貼地紅霞。一時成爲風尙。或加以滿地紅三字之嘉稱。洵雋題也。按諸我國舊俗。凡新嫁娘必御紅鞋。故女子之將賦于歸。輒自繡製之。前人詠其事。有脈脈春情鎖兩眉。阿儂剛及破瓜時。人來偶道郎家事。低繡紅鞋佯不知之詩什。蓋紀實也。今則特殊之品。已爲普通之物。卽西國嬌娃。亦有效之者。斯亦異矣。

愛迪生瑣事

愛迪生爲科學界之明燈。炳耀寰宇。世人共仰。茲忽以委蛻聞。洵科學界之大不幸也。其生平行事。犖犖大者。報章已競載之。吾友林大年曾於某西雜

誌見愛迪生瑣事數則。爲予譯述。爰記錄之。諒亦國人所樂聞歟。愛迪生不喜人留其函札。至友人處。見案頭存置其函札者。必索回撕毀之。以爲快。豢一犬甚馴善。愛迪生思索之頃。輒以手撫弄之。一若犬能觸發其思路然者。思索有得。則伺犬以牛脯。犬搖尾作歡欣狀。愛迪生引爲笑樂。晨起甚早。於屋後散步。拔草灌花。輒親爲之。有頃返室。進早餐。并飲瑪爾廠所製之牛肉汁。認爲唯一滋補之品。既畢便治事。勤奮爲常人所不及。與人談話。頗多雋永有味者。如云。某次乘火車。作長距離之旅行。每抵一站。同車之客。輒易若干人。及達終點。環顧車廂中。幾無一客與己相始終者。人之一生。亦猶旅行之歷程也。我生數十年。父執固先謝世。卽同輩友好。亦紛紛殞落。無什一之存留。人生歷程。與旅行歷程同一如是。故我每逢乘車。卽小見大而興無限之感喟也。又自述一趣事云。一日。應甲招赴宴於其邸。除已外。尙有客乙。肴核旣陳。主人甲亟稱肴核之佳。乙連說粗劣。予（愛迪生



自稱一深怪之。何主之自揚。而客之故抑。有失常情也。既而留意審察。始知甲之司庖廚者。由乙處借來也。相與大笑。

影壇片羽

舉凡歐洲之摩登青年。十之八九。皆以熱女郎克萊拉寶爲其心上溫馨之唯一偶像。蘊積既多。無從傾洩。遂相率投寄情書。以博彼美一粲。故克萊拉寶每日棠睡初醒。檢拆情書。爲伊刻版之工作。平均每日約百封以上。克萊拉寶一笑置之。絕不有動於中也。有莉蘭姑娘者。爲彼邦享盛譽之交際花。一般慘綠少年。慕其丰姿。投函通辭。紛如雪片。姑娘乃引克萊拉寶爲同志。相約各出所收怪詭之情書。擇一相當地點。公開展覽。而某書局更擬購買其稿。刊行於世。聞已訂立條件。不久將成事實。已故千面人郎却乃之化裝神術。凡稍讀電影雜誌者。莫不知之。聞某次某



社開一盛大之宴會。所請皆電影界名人。郎却乃亦在被邀之列。客既齊集。獨郎却乃未來列席。主人飭役持柬速之。則以早來赴約對。主客方訝異間。而伺立於旁之侍者。忽一笑去其服裝。則赫然郎却乃也。相與哄堂大笑。

談瑛

談瑛一案。已騰佈於社會人士之口。影業者更利用時機。以『失足恨』三字號召觀衆。實則談瑛一尋常女子也。予知之。予且識之。茲述其軼事。以告讀者。

談瑛居滬南。讀於上海女中校。其英文程度。較高於國文。此一般女學生之通病。不足以責女士也。操英語絕流利。嘗題一英文芳名爲『談妮兒』。與交際之花譚雪蓉同名。而諧聲其姓耳。

女士身材苗條。腰肢又瘦削。以乳房之不豐。有失於摩登之美也。乃作僞以



飾之。雙瞳剪水。活潑異常。眼圈上且塗以黑痕。益見其媚。蓋銀幕上西方明星之風尚。女士巧於摹效也。

女士一片天真。尙未盡鑿。喜則跳跟如頑童。善捕蟲。有所得。則玩弄之。厭則縱之去。不忍致之死。仁慈爲懷。固女士之美德也。

女士嗜電影成癖。舉凡明星如曼麗畢克馥。琵琶但妮兒。葛萊泰嘉寶。皆爲女士心目中崇拜之人。女士能畫興至。出所佩康克林筆。圖明星之容。髮雲眼波。傳神畢肖。然不許人觀覽。有人強觀之。輒藏匿。或撕毀之。

女士獻身銀幕。初入上海影戲公司。導演但杜宇以爲可造之材。使充悲劇『夕陽紅淚』之主角。飾一失足情場之女子。不料女士之經歷。恰與劇中人物相符。斯亦異矣。

女士好學。每至公司攝劇。必携日常所讀之書一二冊來。化裝待拍之際。出書諷誦之。或笑其爲女書獃子者。女士輒有以解嘲曰。考試在卽。不得不先

事預備也。

女士有一口頭禪。人有故意犯之者。則報以白眼。『那能格勒着底來。』與楊耐梅之『不是生意經。』同爲電影界所喧傳。亦佳話已。

浦驚鴻


落紅無數迷歌扇。嫩綠多情妒舞衣。此趙松雪之句也。年來海上歌舞之風。颺舉雲涌。浦驚鴻女士。尤以歌舞皇后。香譽遠噪。一般濁世公子。亦俱以椒房儀容。不敢有所褻瀆。而驚鴻鬻藝養母。幾欲終身。誠好女兒也。天一影片公司。攝歌場春色。遂羅致之以飾要角。初不料以燙髮故。竟遭焚玉之慘。驚鴻之不幸。亦歌舞界之不幸也。驚鴻之投身銀幕。實於前年始。其時上海影戲公司。攝豆腐西施。有俱樂部一幕。諸浪人酩酊之餘。羣起爲舞。胡天胡帝。踊躍欲狂。驚鴻飾一舞女。作狐步。却爾斯登舞。且唱賣花詞一闋。鶯聲嚶嚶。



妙語似珠。覺當年垂虹雪夜。低唱小紅。未免有單調之嫌。不能方其晏衍要
嬉也。予之獲見驚鴻。亦始於此時。驚鴻體微豐。具肥環之致。端靜寡言笑。裸
玉臂而不肯一赤其趺。或謂其脛足間多創癢痕。未可知也。凡此種種。偶一
回憶。猶歷歷在目。茲聞驚鴻死耗。不毋愴惻於心。而有韓娥其逝之歎已。

白居易與卓別麟表同情

有聲電影之潮流。洶涌澎湃。勢欲滔天。舉凡大導演大明星。俱不甘長此緘
默。競欲於銀燈素幕間。一開笑口。以與天下人士馨欬相接。獨笑匠卓別麟
頗持異議。反對殊力。謂有聲對白。妨碍表情。此中固有精深之學理。足以供
人研究探討者也。不料我國千百年前之大詩人白居易。對於藝術之聲的
問題。早已有所發表。如琵琶行云。此時無聲勝有聲。與卓別麟所見略同。古
人眼光之遠。洵有不可思議者。或謂白居易曾乘飛機。作最高度之翱翔。予



怪詢之。則曰。香山詩集中。豈不有滄海一片白。山嶽五點青之句乎。此非飛機之鳥瞰而何。又謂白居易早知輓近之婦女妝束。摹倣歐俗之袒胸。因有半露胸如雪之句。此外又有電泡易滅。妾身輕等。則並哈德門。飛利浦之出品而知之。更大妙而特妙者矣。相與大笑。

倭邦瑣話

自瀋陽之事變起。國人莫不注意倭邦之情形而探討之。茲將予所聞於倭友人者。瑣述於左。


倭人凡二十一歲以上。俱有當兵之義務。一旦國有戰事。則士輟讀。農輟耕。工商輟其業以赴之。即承平之世。亦必練習作戰。爲營伍之生活。故凡謀職務者。對方必詢其曾入行伍與否。并驗視其執證。否則拒絕之。以爲逋逃之罪人。不之容納也。



排斥華人。爲倭國之通例。蓋不自今日始。其理由謂雜居爲同等國唯一之權利。中國不能與彼邦處同等地位。卽不能與中國以雜居之權利。且指中國人爲下等社會之人。什九未受教育。雜居恐有妨礙彼邦之風俗衛生也。中國人吝嗇成性。善居積致富。恐携巨貲返國。有妨礙彼邦之經濟也。中國人生活程度低。工價隨之而廉。相較之下。人皆樂用低廉之華工。殊有妨於彼邦之勞工生活也。

西方諸器皿織物。倭人輒能摹倣爲之。且較西方之物爲廉。故倭人俱樂用本國貨。持之有恆。守之成習。不若我國之創巨痛深。然後始言抵制與提倡。祇短時間之五分鐘也。

倭邦以我國之文化爲文化。我國之名著。輒逡譯爲倭文本。如四書五經。莊老。列。荀。墨。管。韓。非。諸子。以及八大家文。唐宋元人之詩詞曲。旁及小說家言。三國志。紅樓夢。儒林外史。西游記。鏡花緣。花月痕等。咸成倭文。售諸坊間。家



絃戶誦。稱爲漢學。茲戰事發生。彼邦有一報紙。專以遙譯我國報紙所載之軍國大事爲能事。蓋所以窺察我國輿論之一斑。軍情之狀況。以普告其人民。謀不利於我之詭計。亦殊狡矣。

倭軍飛揚跋扈。不可一世。有某名流者。惄焉憂之。曾發表一論文。大概謂軍人太驕。爲致敗之兆。并指彼邦自日俄之戰後。其軍隊均未經正式之戰陣。而中國自革命以還。二十年間。軍閥鏖兵不息。從一方面言。固足以耗中國之實力。從又一方面言。亦足以富軍人之戰地經驗。故此次事變發生。在彼邦未可樂觀云云。某名流洵有識之士哉。我國其努力爲之。戎馬關山。或有東搗扶桑之望也。

中日之役喪失軍艦考

遜清光緒間。朝鮮內亂。以朝鮮素爲藩屬。遣兵定之。日本亦以兵往。兩國遂



開戰。中國兵敗。日本乃據朝鮮。進攻遼東。取旅順。威海灣。及劉公島。中國之海軍。於此一役。喪失殆盡。元氣至今未復。言之殊堪痛恨也。考當時軍艦之大者。計十餘艘。如來遠。經遠。致遠。威遠。靖遠。超勇。均沈沒。操江。捷順。福龍。被日軍所奪。揚威。失於火。定遠。平遠。鎮遠。濟遠。威遠。則海軍提督丁汝昌降於日本者也。致遠。經遠之沈沒。頗有壯烈之小史可述。蓋致遠艦之管帶鄧世昌。好男兒也。以身許國。爲其素志。時日艦抄逼而來。致遠已失羣。成孤勢。且艦受巨創。覆溺在即。鄧世昌駛足機身。擬與日艦相撞。以俱沈。不料未及相遇。而先覆溺。與鄧世昌同殉難者二百五十人。經遠之管帶林永升。窺見日艦受傷。卽疾駛追擊之。而中流水雷轟發。殉難者二百七十人。死爲雄鬼。其鄧世昌林永升之謂歟。卽丁汝昌之降。乃食盡援絕。不得已而出此。識者謂其降敵。以全生靈。身殉以全大節。亦有足多者。茲者暴日侵略。戰事日亟。因於國難聲中。誌此一段往事。以爲國人欽仰感歎云。



平望之敵樓

平望。吳江縣屬之小鎮也。離城約四十餘里。附近鴛鴦湖。尤爲名勝之區。曩年買舟游餘杭。過此適爲薄暮。烟水迷茫。未能辨識。前歲有事赴梨花里。歸途由梨里至平望。然後由平望乘輪舟至嘉禾。蓋梨里距平望。祇水程十有二里耳。以候舟故。登埠勾留一小時許。得以領略其地景物。市街絕短。居民大都質樸無華。惟多蘭若。迷信神權之盛。於此可觀。地旣濱水。乃富魚蝦菱芡之利。并聞某橋下產紅蝦一種。色緞蜷鬚。異於常類。過橋則否。相傳爲仙家烹蝦佐酒。酩酊而嘔。橋下遂化爲異種。荒誕之談。不足信也。明嘉靖間。倭寇犯我邊境。民牧楊芷憂之。因鳩工築敵樓於長老橋之北。及寇擾平望。楊芷親率士卒。登敵樓以禦之。矢石俱下。殲倭將松村吉士。餘寇紛下舳艫。揚帆而遁。楊芷追之。覆舳艫無數。倭寇之氣。爲之大挫。時代變遷。敵樓漸傾圮。

今祇留石基數丈。銅駝荆棘。不必過洛陽宮門。亦自興感喟也。

鎮倭軼書


倭奴無禮。憑陵我華。白山黑水之間。蹂躪殆徧。引領東北。義憤填膺。備餘之暇。頗留意於平倭之遺聞。往史一昨。偶於書攤。檢得一舊雜誌。其銅圖中。刊有明將楊鎬鎮撫倭臣秀吉書之真蹟。亟購歸。讀之神爲之王。蓋語氣昂大。如日月之視星火之蔑也。其事爲萬歷二十五年五月。秀吉興兵征朝鮮時。楊鎬爲經理朝鮮軍務部都察院右僉都御史。乃作書以鎮撫之。其書略云。『大明皇帝因朝鮮王代爾請封。嘉爾恭順。用遣使臣渡海。勅封爾秀吉爲日本王。爾得據有名號。雄長諸島。自宜銜戴皇恩。韜戈修德。以樂爾餘年。貽慶爾幼子。斯爲永圖。胡使臣甫歸。遽敢違制背盟。以朝鮮禮文爲辭。又復侵占釜山機張之間乎。今朝鮮赴告。皇帝震怒。已逮遣使臣。更置兵部總督。另



設。經。略。經。理。興。問。罪。之。師。度。爾。之。力。卽。抗。朝。鮮。且。勝。負。難。必。若。天。朝。視。叢。爾。日。本。卽。爾。六。十。六。島。中。之。一。島。耳。况。爾。旣。受。王。封。已。爲。臣。屬。臣。與。君。抗。天。理。不。容。神。明。且。殛。之。昨。年。爾。國。地。大。動。搖。此。其。兆。也。尙。不。安。靜。祈。福。而。欲。日。尋。於。兵。乎。爾。已。六。十。餘。歲。壽。命。幾。何。子。未。十。齡。孤。弱。何。恃。聞。各。島。之。酋。俱。覘。爾。之。隙。爲。復。讎。報。怨。之。舉。爾。不。銷。兵。綏。衆。安。安。人。情。乃。使。悍。將。擁。兵。於。外。一。旦。諸。島。內。變。蕭。牆。禍。起。卽。清。正。諸。將。各。思。爲。王。豈。肯。久。居。爾。下。以。理。勢。論。之。爾。不。如。速。行。罷。兵。修。好。朝。鮮。憑。藉。天。朝。之。威。靈。默。銷。諸。島。之。睥。睨。朝。廷。量。包。乾。坤。視。爾。與。朝。鮮。皆。爲。臣。子。必。無。偏。重。爾。如。不。自。悔。禍。任。爾。以。數。十。萬。百。萬。壓。朝。鮮。在。天。朝。仁。恩。拯。溺。義。必。討。逆。亦。不。遠。動。大。兵。但。勅。馬。步。十。萬。薄。釜。山。水。兵。十。萬。分。兩。道。以。樓。船。從。南。海。與。爾。秀。吉。見。爾。其。慎。思。之。『。昔。日。之。對。待。倭。國。如。此。今。日。倭。國。興。戎。實。行。侵。略。主。義。我。國。不。惜。疆。土。之。日。蹙。黎。庶。之。被。戕。惟。有。不。抵。抗。以。對。待。之。然。則。今。昔。之。感。其。何。能。已。耶。噫。嘻。』

倭報之諷刺畫

倭國以葺爾三島。不足允殖生民。且時有火山爆發。地壤震動之虞。於是更堅其侵略之野心。而物產饒富。疆域廣漠之中華。適當其衝。予取予求。得尺進尺。致成今日之局勢者。固非一朝夕所得而醞釀也。猶憶甲午之役。倭寇既佔朝鮮。傲睨寰球。日空一切。彼邦之時事新報。嘗刊載一圖。圖爲二女神。持輪戟。英姿颯爽。不讓鬚眉。蓋指倭與英吉利而言也。二女神之中間。立二童。作孺慕狀。蓋指中華與朝鮮而言也。中華之地位何若。朝鮮之地位又何若。以絕不相等之地位。而倭人竟以同等地位。目光視之。其欲滅亡我中華者。數十年前。已昭然若揭矣。近自瀋陽變起。倭寇縱兵肆暴。焚掠殺戮。無所不至。每佔一地。其報紙輒喧騰其事。以爲計得。且發號外。沿街喚賣。有似雷展。某報且刊一諷刺畫。繪一惡魔。立於瘡痍徧體之孩童後。一寬袍御屐者。



手執一劍。殺惡魔而撫存孩童。一若父兄之於子弟然。夫我國之軍閥。奪利爭權。兵連禍結。固一作崇之惡魔也。中華之內憂外患。災眚迭呈。固不啻瘡痍之徧體也。觀此畫幅。能不觸目驚心。而我中華其甘受倭人之保護乎。抑勉力亟圖自保乎。國人其自決存亡關頭。在此一舉。可不警惕哉。

伍朝樞軼事

海軍耆宿杜錫珪逝世未久。而外交名家伍朝樞氏又以病歿港寓聞。斯亦未免有人亡國瘁之慨也。伍氏之死。尙未屆知命之年。平日素講衛生。體質健好。外間推測謂爲中毒。非無因也。伍氏爲廷芳先生之哲嗣。廷芳先生自謂可享壽二百歲。然祇杖鄉而遽赴修文。或有詢之於伍氏者。伍氏曰。按諸生理。我人自有二百歲之壽命可活。然七情六慾。以及種種環境關係。俱足以減壽算。故大都奄忽數十年耳。聞者頷之。伍氏於去歲新年。曾作湘鄂川



蜀之游。游倦來滬。各報記者造訪之。伍氏謂蜀得天時地利。而於人和獨付闕如。殊爲可惜。并謂蜀中赤氛四布。認爲將來我國之大患。較諸贛匪尤難勦滅云云。其時外間盛傳華北停戰協定事。記者以叩伍氏。伍氏謂僅在劉湘處獲此消息。乃回問各記者詳細經過。及協定全文曾否公布。各記者反語塞。逡巡而去。出語人曰。外交家之措詞妙捷。自不同尋常也。伍氏冬日不畏寒。在室中祇御單夾衣。外出亦僅穿嗶嘰長衫。夫人勸之。乃加一馬褂而已。且臥不擁衾。風雪之夜。氣候凜冽。一毛毯裹身已足。而室中並無熱水汀。曩寓北平某飯店。張恨水君見而述之如此。洵異聞已。

湯玉麟之無賴

喪心病狂之湯玉麟。以附逆爲僞軍所拒絕。近乃率衆二千餘人。及其弟玉銘。在多倫沽源間。過其土匪生活。勒索劫掠。無所不爲。罪大惡極。殺之不足



以蔽其辜。客有知其佚事者。謂湯少年時。卽喜與痞棍爲伍。無賴異常。一日與痞棍賭一東道。謂可以不名一錢。赴小飯店謀果腹。痞棍某欲覘試其技。乃同往小飯店。各據一桌。如不相識然。見湯呼肴點饌。大快朵頤。旣而忽起立向掌櫃者假一酒錢。謂欲往附近酒肆沽些酒來。掌櫃者以爲有肴思飲。情理之常。不之疑慮。詎料其一去杳如黃鶴。賍資之無着。而反倒貼以酒錢哉。痞棍某爲之歎服。釀飲之以爲壽。湯在熱河時。行宮中寶物被携甚多。有白玉茶盤一。統體皎素。了無紋采。然一着水則隱隱有三四美女子溪濱試浴之痕。又瑪瑙紙吹筒一。筒上棲以湛綠之蚱蜢。蟻千百成羣以附之。雕鏤之精細。若出鬼工神製。湯擬以獻媚倭人者。不料被其妾挾之而逃。悖入悖出。固天理之常也。

漢口水災之回憶



梅雨兼旬。江水汎濫。漢口一帶。又以被水聞矣。猶憶前歲。我友攝影師洪君偉烈。赴漢攝取水災影片。携歸演映之。予曾一度寓目。至今尙留影象於腦幕。想今夏之水。不減於前年。爰追述一二。藉以比證云爾。

洪水橫流。市衢蕩爲澤國。平屋淹沒。僅見屋頂。樓屋猶直露於水面。樓中居人。無須拾級而下。可以跨足登船。蓋往來俱以舟楫也。賣菜蔬及各種食物者。皆在船上交易。貧窶之小販。更首載什物。泅水喚賣。人力車汽車。隨波逐流。觸目皆成廢物。濟生會船。難民滿載。視爲普渡之慈航。暫以跑馬廳爲難民收容所。而待賑孔殷焉。郵政局之郵筒。亦沒水潦中。一切辦公收發事件。亦悉於船上舉行之。黨部之門。穹然而高。然以水沒故。祇露『天下爲公』四字。巨額於水面上。水勢冲激。搖搖欲墮。尤爲奇觀。

雞犬之屬。平地無從棲身。遂鳴吠於屋頂。平日漢人多禁忌。雞登屋。主有火災。必殺。是雞瀝血於屋脊。以禳解之。茲則偏屋頂皆爲雞之新殖民地。驅不



勝驅。殺不勝殺。反任之不以爲忌。水有打破迷信之功效。固非始料之所及也。

各洋行及各西人所辦之工廠。用排水機除水。工作殊忙。然不半日而水又盈科。西人爲之束手無策。徒喚奈何而已。

鄉村居民。用巨竹架成高屋。苟安水上。一若非洲獵史影片中所見之屋舍。虛其下層。以避狼虎患者然。想今夏災黎。必有仿而行之者。亦可憐也。

新年逸話

某名流新年竹枝詞云。『滿城點綴無多物。紅紙燈籠舊國旗。』新年如此。如此新年。某名流真有感而發也。

民國廿三年之新年。亦猶過去之若干新年也。新年屆臨。我輩操觚弄翰者。必有幾許頌祝之言。以爲今年可以弭內戰。熄烽烟。年豐物阜。樂業安居。卽

外侮亦得告一段落。然其結果。軍閥相爭。兵連禍結。農村破產。民不聊生。而鄰國之侵略。有加無已。適與頌祝之言相反。然則何必多此頌祝哉。

廿三年爲婦女國貨年。然則已經過去之國貨年。當然屬於男子方面者。男子對於國貨之提倡。了無成績可言。在此女權昌明之際。不得不有賴婦女以努力。努力。努力。我輩男子。當拭目覘之矣。

吳子玉將軍。曩居洛陽時。僚屬於元旦謁賀。見吳於書室中羅列關羽岳飛偶像。而膜拜甚虔。知僚屬來。殊喜。黝僚屬亦向之叩首。謂關岳爲歷史上第一流人物。是不得不於歲首敬禮之。僚屬視其像。有木雕。有泥塑。有銅鑄。有紙繪。不下百尊。蓋皆售骨董者。知其所好。特僞造以迎合。所費不貲也。吳并親錄岳之滿江紅詞。一分貽。有持至吳門付裝池者。予曾獲目覩之。筆走龍蛇。甚矯健也。

斐洲南部普爾密林地方。有一俗尙。元旦。土人必集曠野。踊舞爲樂。擊鼗鼓。



厥聲瑟瑟。婦女裸其上體以參加。乳峯高簇。雖摩戲之。不爲忤。若在平時。則視爲絕大侮辱。甚至有因此而仇殺者。斯亦奇已。

畫鍾馗爲端午習俗。然不知古時有於元旦行之者。見遜齋閒覽云。今人歲首畫鍾馗辟邪。俗傳起於唐明皇時。又端午爲天中節。然道書云。正月一日爲天臘節。又曰天中節。則更與端午混淆矣。

菲島雜碎

上海影戲公司攝製海外鴉魂一劇。爲紫羅蘭。袁叢美。金燄三人主演。珠聯璧合。備極綜合藝術之能事矣。劇以菲律賓賓爲背景。事前由同事張君親往該島考察。俾佈置設備。不致背謬。貽畫虎類犬之譏。永宵無事。余勗張君爲述菲島情形。爰記一二。珍聞於左。聊亦輜軒之所不棄歟。

菲人之唯一大紀念物。厥爲公園中黎塞兒之銅像。黎塞兒爲一愛國之詩

人曾革命抗西班牙。一八九六年爲西班牙人所害。就義地。卽建立銅像處也。碧血萋弘。千古致敬。故該地居戶大都壁張黎塞兒像。彷彿我國之關帝像然。隨處可覩也。中央圖書館中。陳列黎塞兒之石膏像。油畫像。并生前所用之床椅書冊。及最後別國人書真跡攝影。來菲者輒蒞館參觀之。

椰子樹爲菲島之唯一點綴品。葉大似巨靈之掌。翠色欲流。的是可愛。有擷取之以蓋屋。別具意致。樹之汁可以釀酒。樹之果可以製油及肥皂。一般回教猶太教徒。大都食椰子油。以代葷油。果之皮可以磨擦地板。使之光潔。蓋椰子樹爲一絕有用之植物也。

菲人喜鬥鷄。鬥鷄場頗具規模。設座售券。每屆星期假日。觀者填塞。其興高采烈。不啻歐美人之賽馬然。鬥鷄往往距後縛以毒刃。戰鬥殊慘酷。以仁存心者。不忍卒觀也。

菲人無論男女。大都嗜吸雪茄與紙烟。卽孩提之童。亦能吸烟如成人。故菲



人之與烟。大有不可一日無此君之概。因此都市街衢。烟氣充盈。有如蒙霧。其耗烟之多可驚也。

水澤中產有一種藍色之魚。魚絕小。長不盈寸。美麗異常。蓄諸於盎。勝於錦鱗。可供案頭清玩。

菲人喜跳舞。馬尼拉之舞場。佔地殊廣。同時可容一千二百舞侶之踊舞。卽鄉村間亦有簡陋之舞場。歌聲舞影。洵極樂世界也。

劫後餘鱗

刺馬故事。述諸稗史。演諸梨園。固已婦孺皆知矣。馬爲道光進士。頗工文翰。居停家藏有名人親筆遺札。如左文襄。張香濤。趙撫叔。吳讓之等。都數百通。什襲之以爲至寶。不料此次滬變發生。兵燹之餘。悉爲灰燼。偶檢瓦礫。尙有殘書一本。其中夾有馬新貽之簡札。亟挾之出。曝日重裝之。予始得寓目焉。

札作工小楷。書於古八行箋。左角有尙卿居三字。蓋特製之箋也。其文云。

畱寄濫膺。郵東遠賁。辱過情之垂獎。益省分以懷慚。敬諭少村仁兄大人。望重分藩。勤宣釐局。持籌績偉。普資虎旅之需。特簡眷隆。卽拜鸞綸之錫。引瞻卿采。莫罄頌芬。弟甫息蟲肩。旋揚鷓首。鶉梁滋懼。難酬楓陛之殊知。鷺堠彌遙。益仰芝儀。而如結。肅箋復謝。祇請台安。敬璧大柬。諸維荃照不具。愚弟馬新貽頓首。

駢四儷六。多泛辭而少事實。則當時風尙如此也。且居停云。茲簡確爲馬之手筆。非出於幕友者可比。而劫後餘鱗。靡可珍貴已。

倭刀

倭人尙武好殺。常以倭刀爲佩。有大小二種。大者謂之太刀。小者謂之脇差。趙宋間。倭人曾以入貢。歐陽永叔有日本刀歌。傳誦於世。據倭志籍。製刀之



術始於平安朝。當我國唐代。至承平天慶。當五代時。其制始精。宇多天
皇時。當元世祖時。有吉光正中二匠尤著名。不啻我國造劍之干將莫
邪也。茲古刀已罕見。皇家常以之爲饋贈之品。猶憶曩歲倭皇贈我蔣中正
氏倭刀一柄。今未知是刀尙存否。深願氏之慷慨誓師。直抵夷島。卽以其刀
還殲其人之爲快也。

故文學家畢幾庵光緒宮詞若干首之一云。瓊簫銀管唱金丹。妙舞清歌動
聖顏。太息倭刀留恨事。櫻桃憔悴落人間。末附識語。章鑑翠娛堂詩話云。德
宗頗賞識優人余莊兒。在大內演十粒金丹新劇。未解妝。德宗召之殿內。携
手顧后曰。此子可稱文武全才。后以其近御座。將訴之西后。帝懼。乃以余所
佩倭刀爲眞者。將律以御前持械罪。揮之出口。送刑部。余遂報故不復召。有
詠其事云。殿前歌舞鄭櫻桃。十粒金丹別調高。畢竟聖明持大體。曲欄花下
解倭刀。此一段宮闈故事。涉及倭刀。倍覺嫵媚。

倭之武士道。實起始於源賴朝。懼平氏末流之陷於柔弱。於是提倡尙武。習種種武術。名遂大著。直至於今。皇家仍有蓄武士道以自衛者。每年舉行比賽一次。得勝者。衆餽金以禮之。可以致富。武士道大都擅內功。與之搏。不能掣其肘。否則運氣之餘。所掣之手不能脫。或爪甲脫指而反之。痛極自踣。使弄倭刀。尤爲武士道之絕技。某名流旅倭時。竹枝詞有仗有倭刀喚國魂之句。蓋記實也。

臭蟲

上海一埠。人烟稠密。一幢房屋。動輒三四家合住。遂有『樓上嫂嫂』『亭子間先生』『樓下二房東』之特殊稱呼。以屋舍皆滿。人氣氤氳。故臭蟲遂得孳生無已。一枕黑甜。齧人奇癢。雖至可厭。然不易剔除。謔者喻之爲匪。殊難剿滅也。



臭蟲體圓而扁平。赤褐色。長二分許。周緣簇生粗毛。日棲暗處。夜出吸人血。吸時注入毒汁。故被吸處痛癢赤腫。體有臭液。俗稱『臭蟲』。一名『蠱蟲』。又名『牀蟲』。以其形似琵琶。亦號『琵琶蟲』。

吳人稱臭蟲曰『壁蟲』。然據博物家析『牀蟲』與『壁蟲』爲二。以『壁蟲』屬蜘蛛類。吳中剪金橋畔有壁蟲大王廟。中供石像一。衣飾甚古。十餘年來。香火頗盛。凡家患臭蟲者。捕一臭蟲。以紙密封之。置諸香爐之下。然後焚香叩禱。媵以紙馬。謂如是臭蟲可以絕跡。荒誕迷信。殊可笑也。而若干年後。有王姓子孫往認其像。乃其某代祖宗某某。以王姓祖宗誤爲壁蟲大王。是無異杜拾遺之誤爲杜十姨。婦女猶焚香虔叩也。

治臭蟲有一簡法。法取銳頭紅辣椒。曝至極乾。然後閉門灼之。辛氣濃烈。凡一小時。匿處之臭蟲盡死。卽明年亦不再滋生。

數年前。寶善街滿庭坊有一某甲。寓小客棧中。喜啖臭蟲。捕捉有得。納諸於

瓶用以下酒。謂其味絕美。惜不易多得。難供大嚼耳。人之嗜好特殊。有如此。斯亦奇矣。

王梅癯

故友如黃葉。傷心漸覺稀。此沈欽圻之句也。諷誦之餘。忽得王君梅癯死耗。爲之不怡者累日。余識君於曩年夢魚席上。一見如故。此後音問頻通。余輯小說家言。承君以弁言見貺。雖多溢美之辭。然意氣相投。自流露於楮墨間。今日讀之。彌增惋惜。君性仁慈。恩德及人。嘗謂施濟不必限於資財。我輩寒士。卽一舉手。一啓齒之勞。亦足解人於難困。奈皆憚而不爲耳。君某次由滬赴杭。乘三等車。車過嘉興。忽隔座一鄉嫗。惶急失措。若有所尋覓而不獲者。君詢問之。嫗曰。市券不知遺落何處。且身乏餘錢。抵杭無券。勢難出站。奈何。奈何。言畢。泣然欲涕。君深憐之。但亦囊澀無以爲助。略一思索。乃慨然以己



券撕去一角與之曰。驗券者差幸已過。爾到站。以茲券交站員可也。嫗曰。我受惠而使君受厄。烏乎可。君再三解釋。嫗始叩受。及抵站下車。柵門有站員。司收券之職。嫗出券越柵。君尾隨之。站員阻其行。君曰。券已交諸爾手。無擾乃公事。站員怒。向之索券。愈力。君曰。予老於行旅。昔年曾受同樣之留難。故已有戒心。而撕券一角以爲識。一角尙存衣袋中。可以相合。站員檢券。果有一缺角者。合之竟如符節。站員遂致歉意。釋之。君爲之匿笑不置。其慈惠類如此。智計其餘事也。

吸烟笑話

曩有某甲者。染阿芙蓉癖。一僮奴常伺之。僮奴跳踉成性。某甲乃命翻筋斗於榻前。以爲笑樂。僮奴能於數尺之地。飛超騰越。有如連環。及止。不稍喘汗。某甲大喜。輒呼其登榻吸烟一筒。以爲慰勞。久之。僮奴亦染嗜好。每吸非翻

筋斗不能過癮。蓋習慣使然矣。吾友張棣華曾見之。非子虛談也。

鄉人某喜吸旱烟。日購烟三十文。以盡吞吐之樂。其妻固崇儉者。屢勸之。不悛。不得已。乃私取大撲滿一。日投三十文。恰如其夫吸烟之費。及年終。貧乏無以度歲。妻遂出撲滿而傾其所儲。於是香燭也。雞豚魚酒也。無不購置全備。妻乃謂其夫曰。爾吸烟之費。日計之。雖屬茈茈。累月積年。便成巨數。爾能戒絕。則自無匱乏之虞。某果惕然爲動。明年起誓不再吸。及年終。又貧乏無以度歲。謀於其妻。出撲滿而傾之。其妻曰。爾不吸烟。予何須乎撲滿。已拋棄之矣。不得已。祇能告貸鄰家。始得草草度歲。某怫然曰。戒絕嗜好。反不若未戒之有後備。從此吸烟如故。妻亦無如之何也。

甲午之役中之翁綬祺

凡談甲午往史者。莫不知憲齋吳大澂。大澂有報國之決心。無作戰之胆略。




遂以喪師失敗。論者惜之。佐大澂之戎幕。有翁綬祺者。尤爲一時名士。翁少年得科第。雄於文。而奇於才。素爲大澂所倚重。翁治事勤慎。又善應變。如獲化身。爲葵之倭卒。而破其詭計。厥功尤偉。爲世所共知。然尙有一軼事。曩嘗聞諸心漢閣主。心漢閣主。翁之內姪也。故知之較確。當大澂之不戰而退也。翁力阻之。奈大勢已去。不可挽回。且倭卒追擊。紛亂中。隊伍散亡。隨翁者。祇數十騎。倭卒易之。翁忽令反攻。竟殺一倭將。倭卒告急。大隊來追。翁知不可敵。走荒麓僻徑間。一晝夜不息。力瘁不支。由馬弁某扶之控行。始得脫險。其不死於鋒鏑者。馬弁某之功也。翁旣退休林下。遇馬弁某如家人。衣食甚厚。數十年如一日。蓋所以報之也。翁善書。神似松禪老人。又擅丹青。勁逸有別致。官兩粵時。乘輿而隄嶺。見山水之奇。輒就輿中寫之。縑素。晚年染阿芙蓉癖。煙霞一榻。以遣餘年。身頎長。微髭。對後進殊溫藹。絕無傲岸氣。於四年前歸道山。予嘗於心漢閣主人處親其警欬。其容範舉止。至今猶堪想像也。粵

中畫幅。茲藏諸其哲嗣瑞午處。聞翁佐戎幕。雖軍書旁午。不廢日記。其日記中頗多關於甲午之役中之秘聞佚史。今不知存否。瑞午爲海上名票友。亦擅畫。家學淵源。至堪羨也。

古猗園之回憶

金戈鐵馬之下。舉凡市廛之繁庶。城郭之雄峻。均付諸滌盪而無遺。况池榭竹樹之勝哉。槎谿之中市。有古猗園者。名動大江南北。游人接踵而至。極舒嘯徜徉之樂。客有自槎谿來者。謂園於倭軍犯境時。爲騎兵隊所佔。駐敦仁堂與水面亭。悉被蹂躪。卽春藻堂前之纍石。大半傾圮委地。無復嶙峋崢嶸之狀。盛衰今昔。其感想也何如。予以先大父錦庭公瘞骨槎谿之張涇角。麥飯紙錢。歲必前往祭掃。猶憶去春偕荆人赴張涇。便趨古猗園。一探幽勝。嘗過楠木廳。穿柳帶軒。循漪曲折。得一船室。於室中烹清葍一甌。襟懷廓然。左



願岸上天桃。正灼灼作花。且大都爲重瓣。紫文丹萼。酣鬪芳菲。兼有素英而雜以赭點者。尤爲綺艷。雖海上龍華道上。不是過也。愚夫婦爲之流連不忍遽去。以爲塵世擾攘。卽此數弓之地。足以爲桃源而避秦。孰料一年之隔。鼙鼓烽火。斷送名園。濺淚無花。驚心有鳥。不知何日始得回復舊觀。再寄我儕之游踪哉。噫。

元宵

俗尙舊歷。瞬已元宵。元宵之名。見於東京夢華錄。又曰上元。則見於白六帖。蓋元宵之燈。與中秋之月。同爲一年絕妙景色也。

元宵以燈故。有燈節之號。自古卽多點綴。明皇雜錄云。明皇於上陽宮創燈樓二十間。高一百五十尺。朝野僉載云。睿宗時。正月十五夜於安福門外。作燈輪高二十丈。燃五萬盞燈。命宮女於燈輪下踏歌。西京雜記云。元夕燃九

華燈於南山上。照見百里。影燈記云。洛陽人家。以燈影多者爲勝。其相勝之辭。曰千影萬影。江隣幾雜志云。京師上元放燈三夕。錢氏納士。進錢買兩夜。輓近以還。猶以正月十三爲上燈。十八爲落燈。而以元宵爲最熱鬧。更有鬧元宵之稱。家家戶戶。競燃荷花金蟾繡球蝙蝠胡蝶鯉魚螃蟹獅兔龍馬諸燈。而兒童輩尤喜購置走馬燈一二具。細髮牽絲。人影物影憧憧然。圍而觀之。以爲笑樂。自此熒爛之後。便日趨平淡。蓋新年之景俗於斯畢矣。

元宵煮圓子。以爲應時食品。某詩人有畢竟女兒身手敏。胭脂和粉作燈圓之句。卽指此也。斯俗宋時已有之。周必大平園雜稿云。『元宵煮浮圓子。前輩似曾賦此。坐間成四韻。』

燈謎之戲。亦當以元宵爲之。相傳始於明初。委巷雜錄云。『杭人元夕。多以燈謎爲猜。任人商略。永樂初。錢塘楊景言。以善謎名。』觀此則燈謎之戲。始於明初。相傳有廿四格。今惟存捲簾蝦鬚會意拆字解鈴繫鈴數格矣。



紅樓夢中寫元宵景跡凡數見。皆極富麗榮盛之樂。如榮國府歸省慶元宵。榮國府元宵開夜宴。暖香塢雅製春燈謎等皆是。元宵佳節讀之。倍增興味。元宵謎新劇。爲荀慧生自編。由張冥飛增損之。自成佳作。故林屋山人有詩一首云。粉墨風流早擅場。江南人識令君香。臨行別有元宵曲。不是春燈舊謎妝。

倭國之軍人

暴倭之侵陵我華者。令人髮指而眦裂。戰氛醞釀。鼙鼓日亟。孫子云。知己知彼。百戰不殆。然則倭國軍人之究何若。當爲我人之所宜知。我友洪君左肩。旅倭有年。熟悉彼邦情形。一昨爲談倭國之徵兵制。按之法例。凡屬國民。俱有當兵之義務。故其民庶。大都受有相當之軍事教育。卽婦女亦無不有看護之學識。男丁二十一歲至二十四歲。此三年爲當兵之期。除殘肢病體外。

不得或免。二十四歲後。則爲後備軍人。國家遇有危急。仍得召赴疆場而効命。當軍人之出征也。無不以戰死爲榮。家家門上。徧貼標紙。一若我國獻歲之桃符然。其標紙則什九爲「祈戰死」三字。雄壯激烈。求諸秦西。不多觀也。每一軍人。每日所獲餉銀。祇七銅圓。似甚儉苦。然膳食住宿。以及沐浴理髮之微。均由營中供給。不費分鈔。烟捲餌果。卽出代價。亦絕低廉。爲外界所未有。蓋國家專以廉值之物品。以供軍人享用者也。並於附近軍壘處。倣我國漢時營妓之法。設有軍娼。以待軍士之無妻者。娼有醫官檢驗。有梅毒症者。立撤之。軍人出夜。度貲五角。得以永夕綢繆。極陰陽配合之樂。凡此種種。皆所以慰藉軍人之勞苦者也。義務如彼。權利又如此。故一旦有變。無不以身許國。抱馬革裹屍之決心。精銳奮勇。非百戰之師不克敵。所病者。則自一戰勝。俄將士驕揚。往往有輕蹈易涉之舉。語云。驕必敗。我國士卒得能利用其驕而攻制之。則庶有殲仇滅寇之望乎。



吳稚老身受倭辱

黨國要人吳稚暉先生。脫略形跡。玩世不恭。其道義與風趣。俱爲常人所不及。洵民國時代之東方曼倩也。先生崇樸儉。不衫不履。步行通衢。猶憶今夏某晚。予曾見其緩步南京路上。狀殊閒逸。蓋飯後外出疏散也。忽路左有二三跳盪少年。亦識先生。少年輩。怪聲戲呼吳稚暉者再。先生聞聲。疑爲狂暴之徒。或有不利於己也。立趨入某果餌肆。藉購食物以避之。明哲保身。理當然也。嗜閱小報。及各報附錄。常就報攤選購之。早年亦喜爲小說家言。上下古今談一書。卽以小說體裁。演述科學原理之巨著也。擅作楹帖。求之者縑素邱積。先生苦之。嘗自稱己書爲狗爪貓腳跡。有污白紙。其詼諧謙遜。有如此。此次倭人肆暴。先生尤憤懣填膺。客有知其軼事者。謂曩歲先生旅倭。曾親受倭人之侮辱。酒酣耳熱。輒自道之。時爲前清光緒二十八年。一倭明治

三十五年）先生與孫君揆均。因力請公使送學生肄業官立學校。遭當局之忌怒。倭之警察署。乃將先生與孫君遞解回籍以辱之。先生既被逮。以爲士可殺。不可辱。欲以一死喚醒羣夢。遂於警吏拘引出境之際。投河從屈大夫游。幸遇援得甦。友人有於其衣中檢獲一函。封面上題有「其言也善」四字。內一書云。「信之以死。明不作賊。民權自由。建邦天則。削髮維新。片言可決。以尸爲諫。懷憂曲突。唏噓悲哉。公使何與。孔曰成仁。孟曰取義。亡國之慘。將有如是。諸公努力。僕終不死。」言辭激昂慷慨。足與宋文文山之正氣歌。同爲千古彪炳也。

赴國難之簡大獅

甲午之役。我國敗於倭人之手。喪失種種權利外。更割讓臺灣以求和。然臺灣非無血氣之士。攘臂而呼。願爲亡國雄鬼者。邱菽園簡大獅足以代表之。



邱之生平。予已一再紀述。茲染翰以寫簡大獅。蓋所以振我民氣。知國難之當勇赴也。簡爲臺灣望族。大獅讀書不多。而自明理。尙俠。有路見不平。拔刀相助。風馬關之約。有割臺灣之條件。簡聞之。憤不可遏。大聲疾呼。俾臺人之羣起以謀抗拒。朝廷所派之割地使李經方。逗留滬上。不敢東渡者。卽憚於簡大獅也。大獅多生死相共之義友。乃相率誓赴國難。會劉永福之黑旗軍來助。遂正式作戰。知倭艦之來襲擊也。預伏水雷。沉倭艦而殲其水卒。倭人怒。合巡洋鐵甲數十艘爲總攻擊。大獅一方率勇士力戰。一方督婦女耕耘。不許廢輟。故相持一年有餘。未曾斷糧食。大獅之功也。鎗彈告罄。桴閩以購置。不料爲倭所劫。大獅大困。然台灣失陷之日。大獅猶慷慨號於衆曰。大獅一日不死。決不使家國之淪於奴人之手也。作巷戰。殺倭人甚多。倭據台灣。乃大索大獅。大獅潛逃至閩。匿居謀再舉。有告發者。執而送台灣。大獅被害。台人無不爲之感慟云。

張敬堯軼事

憖逆授首。人心大快。如張敬堯之被鎗擊。我人莫不以惡貫滿盈罪所應得。目之。聞張之遭擊也。兇手既颺。臥血泊中。有人往救。張猶故作不甚介意之狀。曰：『觸了電。』及昇至德國醫院。或詢其狀。亦曰：『觸了電。』『觸了電。』不置。始終諱言被擊。聞此中有一原因。當張師潰三湘時。政府以其溺職。下令通緝。由王占元捕其弟敬湯。嚴追湘省公款。敬湯倔强。語侵及王。王怒。乃立令鎗殺之。張雖暴戾恣睢。然以迺弟爲己而死。不毋有動手足之情。不忍言鎗殺。則以觸電斃命告人。故直至近今。己身亦被鎗擊。仍諱莫如深。以觸電爲掩飾也。

張在湖南時。有一趣事。某年饑饉。羣盜似毛。張之部卒偶獲一盜。鐫鎗鐵索。正擬押解來署。以邀功賞。不料行至中途。盜忽放聲大嘯。聲震巖谷。部卒驚



懼失措而奔。神魂既定。返身視盜。尙幸以鐵索故。未能遁逃。盜笑謂之曰。爾曹懦弱若是。烏能應敵赴戰。部卒大慚。事聞於張。張反嘉獎盜之有勇。勸之降。而畀以軍職。部卒則笞五百以懲之。一時傳爲笑柄。張善運氣。自丹田透出。泥爐距數尺。灰悉上騰。如一縷篆烟。又一井。水甚淺。汲綆甚艱。張俯首井欄。吸取之以解渴。叻若不甚費力者。其於武術內功。固有相當之心得也。

富陽之鮓魚

首夏烹鮮。鮓爲雋品。鮓形扁而長。色白侔銀。惟肉中多細刺。此昔賢所以有鮓魚多刺。海棠無香之說。引爲恨事者也。鱗含脂肪甚富。故庖丁治鮓。例不去鱗。切豬油火腿爲細粒。鋪置其上。然後以網油蒙之。清蒸旣熟。味絕美。今歲鮓價頗貴。每斤約二千文。窮措大不敢嘗新也。鮓以富陽者爲最佳。與伊



水之魴。洛陽之鯉。松江之鱸。同爲名產。聞富陽人云。每年鱖汛。漁父網罟獲之。必先獻民牧。沿至近今。猶有此風。一行作吏。便享特殊之口福。洵堪羨也。且相傳鱖過嚴高士釣魚臺下。唇部微起紅斑。一若胭脂輕暈者。以爲異徵。蔣中正先生伉儷。某歲泛舟富陽江上。曾於月明之夜。酌醪爲歡。舟子識趣。呈紅斑之鱖。以代漢書佐酒。先生不敢遽啖。美齡夫人先嘗之。勸先生下箸。皆讚美不絕口。今年國府移設洛陽。未知先生烹鯉之餘。亦憶及富陽之鱖魚否。閒情逸致。我殊佩已。

香蕉

香蕉爲芭蕉之實。然非產於熱地者不熟。若我國之庭院間所植者。綠上窗紗。祇堪點綴。不足以云果實。故我國古典籍中從無香蕉之紀述。卽類書中亦付諸闕如。其輸入我國年代之近。由此可知也。



香蕉鱗次而生。一簇往往數十百枚。垂垂葉腋間。以其香而味甘。又號甘蕉。初擷色青。熟則轉爲黃色。燦然如金。而有黑細點爲最佳。稱之曰芝蔴香蕉。若全爲黑色。則熟極而爛矣。性能降熱。有潤腸利便之功。厥皮黏滑。踐之易傾跌。重公德者。不輕棄於道路中也。形微灣。彷彿一舊式手鎗。奸宄之徒。曾有以之恫嚇人者。黑暗中不之察。認以爲利器。則墮其術中矣。

非洲中部。爲炎熇之地。植物暢茂。芭蕉尤爲繁盛。所結香蕉。每枚長尺許。肥碩異常。日得二枚。則三餐可以解決。售賣香蕉者。多爲婦女。盛以竹器。戴之於首。其最名貴者。則微剝其皮。嵌以他種糖果。啖之香甜適口。爲敬客之需。又有以香蕉波羅蜜椰子同煮。加入少許酸汁。爲旅行沙漠解渴之妙品。蕉樹爲用甚廣。葉可以葺屋造紙。或製爲桌布手巾。莖可編籬。心作海縣。鬚根則製爲線。及草帽籐牌等物。無廢材也。但取擷時。有一極危險事。蓋樹叢中多毒蛇猛虎。當攀援於樹間。虎張吻奮爪躍躍作欲噬狀。人不敢下。而巨蟒




繞樹蜿蜒來。研談長尺計。有驚墮於地。而卒充山君之口腹者。歲不可以數計也。

金柑

入冬以來。果肆中柑類充斥。予尤喜啖金柑。視爲唯一雋品。金柑一名金橘。又名瑞金奴。常綠灌木。生浙江川廣間。樹不甚大。而葉纖細橢圓。有透明之小點。婆婆如黃楊。夏開小白花。秋冬實熟。色燦若金。故又號金彈。皮薄而肌理瑩膩。啖之。其皮甘芳。瓢酸多核。圓者較甜。長者厥酸更甚。一種成倒卵形者。名金棗。又名牛嬾柑。香味稍遜。又一種名金豆者。樹祇尺許。結實似櫻桃。大皮光而味甜。可植於盆。用爲書齋清供。則產於太倉浙甬間。又一種蜜羅柑。大似香櫞。而皮皺味更香美。生於浙之金衢。

金柑可以蜜餞。有乾者。有濕者。更有仿糖山楂製爲糖金柑者。扞於細捧上。



甜美可口。均爲消閒之佳物。金柑又可浸酒。玉液金波。用以餽客。吳俗喜卜吉兆。歲尾年頭。常以橄欖金柑同列一盞。以之敬賓。美其名曰元寶。是則不但無元寶之實。且無元寶之形。如是謬呼。抑何可笑。

曩李合肥相國。飲啖頗講衛生。飲後必須啖微酸之果。謂果酸可助消化。故入冬輒多置金柑。日啖若干枚。以爲常。又善儲藏。至來歲盛夏。猶得與冰桃雪藕同快朵頤。聞儲柑得其秘術者。爲某姬人。李因是殊寵之。嘗倩丹青家繪紅袖擘柑圖。一時題詠者。不下數十家。曾裒刊成集。奈當時祇供同寮贈貽之需。所印不多。予覓之再三而未得。否則撫採一二。大堪爲金柑生色也。

橙

橙與橘同類。爲常綠灌木。幹高丈餘。似橘而多刺。葉亦若橘。惟較大耳。開白花。實經霜早熟。形圓。色正黃。皮皺厚而易剝。其氣馥郁。瓢味酸。臘月扞種之。



如劈開其莖皮。夾甘草若干片。入土則不生蟲。壅土宜堅實。種後若不動搖。雖縱橫顛倒。無不盡活。蓋極易滋生之物也。

粵人以柑爲甜橙。有高身橙。扁身柑之說。新會縣所產之柑曰新會橙。甘芳殊常。市上所售。往往裹以桑皮紙。鈐以印識。藉示名貴。實則贗品爲多。眞者不易得也。

橙大者以蟹膏納其內。用酒醋水蒸熟。加苦酒入鹽供。旣香而鮮。因記危巽齋云。黃中通理。此本諸易。而於蟹得之矣。今於橙蟹又得之矣。見山家清供。橙皮可入藥。除健胃外。更用作矯味劑。或矯臭劑。其製劑有橙皮醇。橙皮糖漿。橙皮油等。應用均同。又清鹽陳皮。亦什九以橙皮爲之。吳中糖果肆若稻香村采芝齋。在此時節。咸進大宗黃橙。剝取其皮。以爲製清鹽陳皮之需。橙瓢則若干成堆。廉價出售。不畏酸者。紛紛購啖之。

黃壘堪調膾。古人謂之金壘。故梅堯成有玉臼搗壘憐膾美。金盤按酒助杯。



香之句。又羣芳譜云。香橙可和菹臨。可爲醬齋。可合湯待賓客。可解宿酒。橙之別名。一曰金毬。一曰鵲鷲。

橙之見於古人詩詞中者。如東坡云。一年好景君須記。正是橙黃橘綠時。曾鞏云。入包豈數橘柚賤。芼鼎始足鹽梅和。工部句。細雨更移橙。秦觀云。纖手破新橙。皆寵橙之什也。

香櫞

書齋清供。香櫞是尙。蓋其氣清幽馨逸。耐人靜領也。香櫞一名枸櫞。爲落葉喬木。枝間有刺。葉似橘而略尖長。花之色與香亦類橘。其實形圓而黃。亦作香圓。有大小二種。皮光細而小者。爲香櫞。皮粗而碩者。爲朱欒。葉可治病。其樹必待小鳥作巢後。方得開花結實。殆物類之感召歟。

本草綱目。謂香櫞卽佛手柑。日人田中芳男用植物圖說分爲兩種。以正綱

日之誤。按佛手柑產於閩廣。一名佛指香櫞。樹高丈餘。植諸近水。春開白花。花五出。夏末實熟。皮黃如柚。蜜漬可食。與香櫞似而實非也。

香櫞味酸。故化學藥液中有枸櫞酸之名（Citric Acid）爲有機化合物。枸櫞檸檬橙橘等皆含之。枸櫞未熟時。汁中約含此酸十之六七。以此等汁分離雜物。加入硫酸等精製而成。爲無色透明稜柱狀之結晶。工業上用作印花之媒染劑。能使綢類色澤鮮美。並以製荷蘭水。

香櫞見於典籍者。有文震亨長物志云。香櫞大如杯盃。香氣馥烈。吳人最尙。以瓷盆盛供。取其瓢。拌以白糖。亦可作湯。除酒渴。羣芳譜云。置花筍中。經旬猶香。南中草木狀云。泰康五年。大秦貢香櫞十缶。帝以三缶賜王愷。助其供玩。以夸示石崇。山家清供云。謝益齋奕禮不能飲。喜看客醉。一日命左右剖香櫞作二杯。刻花於其上。盛上所賜酒以勸客。清芬靄然。覺金樽玉管。皆埃壒矣。郭璞橘櫞贊云。朱實金輝。葉倩翠藍。陳維崧詞云。拌蠟勻檀。搓得軟羅



圓皺。又詞云。翠磁紅架貯清幽。分外宜秋。憑皓腕。擘輕絨。和麝粉。絡牀頭。扶桑人頗愛香櫞。移種植之。居然蕃碩。盎盛四五枚。略留枝葉。供諸紙窗矮几間。自饒畫意。且盛盎什九爲我國古瓷。名貴異常。彼邦人士。又喜金魚及水仙花。因與香櫞同稱支那三雋物云。


荔枝

夏中珍果。厥惟荔枝。殼如紅縐。膜如紫綃。肉如白肪。甘如醴酪。一騎紅塵。無怪妃子盈盈而笑也。客有熟知荔枝種別者。爲述若干名色。極雋永有味。荔枝有取其香相似者。曰百步蘭。曰麝香匣。有取其形相似者。曰牛心。曰蚶殼。曰朱柿。曰虎刺。曰松柏壘。有取其時相當者。曰中半熟。以其絳紅可愛也。以紅品之。曰方紅。郎官紅。一品紅。玳瑁紅。狀元紅。監家紅。周家紅。何家紅。秋元紅。七夕紅。星毬紅。延壽紅。以其湛綠宜人也。以綠評之。曰江綠。綠葉香。綠核。

中秋綠綠羅袍。他如游家紫。法白石。大蠟小蠟。則色澤之繁麗者也。火山荔枝出南越。楓亭驛出興化。素爲佳種。六月熟者曰六月蜜。肉侔水晶者曰水晶。晶圓並蒂雙垂者曰蕙團。核細小者曰焦核。餘如進鳳子。爭龍瓶。不憶子。釵頭顥。十八娘。大茄子。雙髻。金櫻。鷄每引子。計七十有五類。不勝枚舉也。予曰。聞君一夕話。勝啖萬荔枝。客亦爲之莞爾。長夜鐙。草率書之。

水仙

水仙蠟梅與南天燭。同爲歲寒絕妙清供。對之令人忘懷一切。三種中尤以水仙爲最雋。水仙一名金盞銀台。爲多年生草。葉細長似萱。植諸瓷盎文石間。葉中抽出一莖。莖頂數蕊。分有層次。逐漸開白花。厥心燦黃。清芬襲人。彷彿帶有六朝烟水氣者。其地下莖塊狀若蒜頭。外有赤皮裹之。有毒。聞可治癰腫。有單葉千葉二種。千葉者名玉玲瓏。花作皺襞。下青黃而上淡白。以其



難得。人多重之。栽培須以沃壤。按月施肥。則將來開花自盛。若浸弔宿根於肥土內。亦得茁發。但葉長花短。不甚可觀耳。至舊歷十一月間。以木盆列排其根。稍取沙石實其隙。時以微水潤之。日曝夜藏。不再着土。如不起土。則遮護宜密。不使遇霜雪。凡起種須用竹扞。若犯鐵器。則永不蓓蕾。尋常花木。最忌鹹水。惟梅與水仙。却以鹹水爲宜。斯亦奇已。

明人文震亨撰長物志。其品評水仙云。水仙花高葉短。單瓣者佳。冬月宜多種。但其性不耐寒。取極佳者。移盆盎。置几案間。次者雜植松竹之下。或古梅奇石間。更雅。馮夷服花入石。得爲水仙。其名最雅。六朝人乃呼爲雅蒜。大可軒渠。

水仙多韻事。如花史。宋煬仲困自蕭山致水仙一二百本。以古銅洗藝之。作水仙賦。開元遺事。明皇賜虢國夫人紅水仙十二盆。盆皆金玉七寶所造。水仙又多異聞。學圃餘疏。枸樓國有水仙樹。樹腹中有水。謂之仙漿。飲之七




日醉內觀日疏姚姥住長離橋十一月夜半夢觀星墜地化爲水仙花甚香美摘而食之既覺生一女長而令淑能文因以名焉觀星卽女史星故今水仙花名女史花謝公夢仙女畀水仙花一束明日生謝夫人長而聰慧能吟詠

曩至茶聖夏宜滋君處君以古瓷瓊進茗飲之厚留舌本而微挾水仙之香詢之果以是花伴茗莛者洵雅人深致也

水仙所植之盎普通者大都爲長方形然是形祇可植一株不若圓形較大之盎能若干株並列其中四面見花尤爲繁艷水仙古人亦多愛崇之如高觀國詞與素蘭而爲友黃庭堅詩呼梅花以爲兄而楊誠齋更愛千葉者以千葉爲真水仙皆水仙知己也

古人詠歎水仙頗多佳句如林洪云翠帶拖雲舞金卮照雪斟王穀祥云仙卉發瑤英娟娟不染塵劉克莊云不許淤泥浸皓素全憑風露發幽妍梁辰



魚云。瑤壇夜靜黃冠濕。小洞秋深玉佩涼。屠隆云。蕭疏冷艷冰綃薄。綽約風
鬟露氣多。姜特立云。清香自信高羣品。故與江梅相並時。陳旅云。水香露影
空清處。留得當年解佩人。孫齊之云。乍向月中看素影。却疑波上步靈妃。貢
師泰云。龍宮自與塵凡隔。別有銖衣白玉冠。
水仙別名綦多。上述者外。尚有姚女花。玉霄。儷蘭等稱。而瓶史。水仙神骨清
絕。織女之梁玉清也。比儷尤妙。
拾遺記。以屈原爲水仙。越絕書。以子胥爲水仙。水平水平。仙哉仙哉。人之與
物。二而一一而二者矣。

結婚訓辭可箴砭薄俗

胡君昌治。石予師之哲嗣也。日前假遠東飯店。與陶女士行結婚禮。證婚人
爲陳鶴琴。石予師以主婚人地位。作切實之訓辭。有足以箴砭薄俗者。其言



曰。先府君晚年生余至七十之年。吾年十七。先府君遺訓。謂現在鴉片盛行。切勿誤染。染則不獨消費無謂。實損品格。因是吾一生未破鴉片之戒。並水旱烟亦屏除之。視戒懼鴉片之或犯。如守孤城。而視屏絕水旱烟。如紮兩營於城外。必攻破我城外兩營。而後能犯我孤城也。十八十九之年。因守服制。不應考。至年二十。服除將考。而先師沒。時家計艱窘。無力從師。惟自研究而已。春夏應縣府試。秋間應學政試。幸得入學。年三十科舉廢。赴滬入師範傳習所。以最優等第一名畢業。上海敬業學校延聘爲教員。適蘇州教育會請人辦師範傳習所。照滬上辦法者。方唯一先生薦吾至蘇。不果至。敬業在蘇。辦師範傳習所一年。旋至草橋中學。思本身作則。遂立誓終身布衣。用古人詩句鐫一印章。曰『布衣可終身』。詠於詩者。布衣二字。亦時及之。又積極鍛鍊身體。嚴冬一棉背心外。餘皆袷衣。今雖衰老。猶袷袍袷褲。不用皮服禦寒。惟內襯棉襖。不能少也。大抵一生。頗具奮鬥精神。然蜀漢劉昭烈之戒劉禪。



則云。汝父德薄。不足效也。非對子之謙辭。欲其不安於小成耳。曾文正公家書有云。學問須看勝我者。境地須看不如我者。能行此二語。則心平氣和。志量高遠矣。一時聞者。咸爲之首肯云。

將來之人類

美國生理學博士羅威克斯近在華盛頓半月刊發表「將來之人類」一文。頗有意味。爰譯述之。以供研究。博士之言曰。人類果至何時而滅絕乎。或謂人與地球相終始。將來地球與他星球相撞。地球毀則人類絕跡矣。或謂人類與諸生物。必須賴相當溫度以生存。地心之熱。逐漸散失。人類與諸生物自屬同歸於盡。或謂地面空氣。將來日就稀薄。海水蒸發。霖雨若干年。人類淹沒無子遺矣。以上所說。雖根據學理。但均不切於事實。然則將來之人類究如何乎。則予可斷定若干年後。人類必遭一大劫。非大戰禍。卽大瘟疫。

而付諸淘汰之列。別有一種較優之人類。起而代之。此一種較優之人類。卽爲將來之主人翁。蓋人類劣性太重。雖施種種教育。無能爲力。病源愈多。雖投種種藥石。難以見效。至時則將來之主人翁出矣。將來之主人翁。出於黃白種人中乎。抑棕紅黑種人中乎。尙難預測。總之此主人翁。以精神文明。打倒物質。槍砲子彈無所用。奸詐淫盜無所見。食物絕簡單。壽命約二百歲至五百歲。大同世界。屆時始得實現。地球上滿佈祥瑞之氣。永無毀壞滅絕之憂。幸福正無量也。

油畫之濫觴

油畫爲西洋畫之一。以油調顏料。畫於布與木板之上者。夷攷其原。或謂係十四世紀比利時人伊克所發明。或謂係十五世紀法蘭西人巴達依所創始。不知孰是也。昨晤名畫師程瑤笙先生。談及油畫。謂我國三代時已有其



法。予訝詢之。曰。有畫工獻畫筴於周王者。王視之。髹黑無所見。怒絕之。畫工遂請王築若干尺之牆。闢若干尺之牖。於晨間日出時。張筴於其中而窺之。果見禽獸飛動之狀。王大悅。此事詳載於畫史外傳。筴與髹。卽油畫之濫觴也。先生又謂西洋畫重光線。不知我國宋元舊畫中。亦有光線絕佳者。試御老光。變黷窺察之。自然可辨。但西洋畫之光線。顯豁呈露以爲之。我國舊畫。有造詣旣精。不期而合之妙。刻意以求。反落下乘矣。其語絕新雋。記之以與海內畫家相研討。

夏威夷島人之水技

夏威夷島。Hawaii。在北太平洋中。爲合衆國屬地。居民以近水故。泅泳之術。無不精擅。卽孩提之童。柔弱之女。亦均能涉水不溺。技能尤超絕者。厥爲島之士人。涯涘馳馬。土人能沒水追之。旣而探首出波。一騎紅塵。反在其後。騁

足也。土人嗜飲。首罌酒。往往挾以下潛於水。半小時出。則酡顏而罌罄矣。舟
舶出入港口。土人輒攀舷索錢幣。乘客以錢幣投諸碧浪中。土人尙未饜足。
向客請益。客再投之。土人竄逐而下。錢幣俱入其掌握。無遺漏。探懷出口琴。
於水中吹之。嗚嗚作異響。藉以謝客之惠。其時烟波浩淼間。祇聞琴聲。不見
人跡。不知者幾疑水底。果有鮫宮貝闕。方噉嘈作仙樂也。猶憶我蘇荷花宕。
每屆夏日。村童終日游泳水中。遇游船卽攀舷索錢。一般婦女。好以銅圓遠
擲湖中。彼輩乃驚趨往攫。學友金季鶴詠以詩云。弄潮生活中。緣無數。村
童狎畫船。忽地拍波齊鼓噪。湖心去拾美人錢。則與島之士人。習俗頗相似。
惟技之高下。不可同日語矣。

冰

地凍天寒。觸目冰雪。冰之爲物。淨若琅玕。表裏虛澈。幼時常取圓形者。繫以



爲鑼。與搏雪爲彌陀。同一隆冬兒嬉。

天寶遺事。載王休居太白山下。日與僧道異人往還。每至冬時。取谿冰敲其晶瑩者。煑茗與客共飲之。何等韻雅。何等閒適。此福非城市勞人所克享領也。

夏蟲不可以語冰。此莊生之語也。然近過豫園。有賣叫哥哥者。探懷出一葫蘆。葫蘆中夏蟲蟄居。據云。可以過冬不死。不僅語冰而已矣。

故梁任公以飲冰名其齋。輯其生平著述爲飲冰室文集行世。此後凡賣冰者。輒以飲冰爲市榜。雖字面相同。然物質與精神。判若霄壤也。

員嶠山中。產冰蠶。長七寸。黑色。有鱗角。霜雪覆之。始成繭。色五采。織爲文錦。入水不濡。投火不燎。見拾遺記。如此珍物。奈世間不易得何。


歐洲有各國聯合走冰會。每年比賽一次。以瑞典那威丹麥三國人恆占優勝。蓋地處寒帶。與冰相習也。我國古時亦有冰戲。宋史。故事齋宿。幸後苑作



冰戲。又日下舊聞攷。西華門之西爲西苑。榜曰西苑門。入門爲太液池。冬月則陳冰嬉。習勞行賞。而嬉冰有具曰冰床。俗名冰排子。形如床。可容三四人。高半尺餘。上鋪草簾。底嵌鐵條。取其滑而利行。人坐其上。一人支篙撐之。馳甚疾。北方寒凍之時盛行。見津門餘錄。輒近以還。平津常有溜冰會。參加者俱貴家公子。女學生。及交際之花。且各化裝以爲笑樂。有撲朔迷離不辨雌雄者。有紅頂翠翎朝衣補褂者。有首戴尖角之紙帽彷彿西方舞台之小丑者。有御寬博舊式之衣。不啻乾嘉時人者。有服裝詭怪不可名狀者。曾一一攝影。刊諸某畫報。殊饒興趣也。

洞庭湖。巨浸也。湘資沅澧等水皆匯之。夏秋盛漲。一望瀰漫。春冬水淺而冰。可以車馬往來。亦一奇也。

相傳貴妃承恩。與父母相別。涕泣登車時。天寒淚結爲紅冰。是冰之艷話。紅冰可與碧血爲偶。曩年撰稿同志李警衆君。因有紅冰碧血館之署名。



冬日行舟最爲苦事。蓋河面冰封。必須擊之而始通也。予曩居吳中大新橋巷。前門臨河。爲出入婁門必經之水道。某年天奇寒。河冰厚尺許。見舟人各執一長柄之木鎚。且擊且行。邪許聲與碎冰摩舟底聲相應和。往往費數小時之久。而祇行一里半里者。其艱澀有如此。以視綠漲一篙不可同日語矣。豆腐置北檐下。隔宿卽冰。取以煑花猪肉。別饒風味。有以冰豆腐曝乾。善藏至夏。以餉客者。尤稱佳品。已故詞人馮蒿叟最嗜之。

雪

滬上嚴寒。前已見雪。蓋際茲隆冬時節。固當有此六出之花。以爲點綴也。按雪爲空中水氣受寒凝結而成。作六角晶體。若擴大之。俱爲絕妙圖案之紋。然則天公其殆藝術家歟。一笑。

禽類中之以雪名者。白鸚鵡曰。雪衣娘。鷺曰。雪客。鵲曰。雪姑。據云。是鳥鳴



則天當大雪。又性好食雪。遂有斯名。

曩撰稿民權報時。有楊南村者。湘中名士也。筆墨清雋。冷逸得未曾有。猶憶其有呵凍小記一則云。冬日居鄉。夜來忽大雪。然以農事隙。故晨興頗晏。比十時矣。主人乃起。揭帳而視。牕紙皚然。清寒剪剪。砭肌爲栗。自蘆簾外窺。如荷葉飛絮。隨風飛揚。呼童問曰。夜來雨雪乎。曰。雨雪矣。且甚大。深深沒馬蹄矣。今尙未止也。於是披裘而出。坐於匠房。房中有地爐。一作正方形。沿周可坐客五六。燒巨木之幹。蟠根槎枒如牛首。如龍。如蜚。撐爐幾滿。火光熊熊。高過於頂。氣候溫煦。似三月。卽檢蒲團。坐於爐隅。自窗遠窺。瓊林玉宇。世界清涼。如立身玻璃界中。心目爲之爽然。而花落花開。蝶來蝶去。尙紛紛然未止也。下瞰全村。銀海茫然。烟火都消。四山亦靜。穆如夢去。側耳無希聲。舉目皓白。誠妙寫矣。唱紅泥綠蠹之詩。奮然思飲。乃置小瓦壺。盛村釀。煨諸火。次佐以時蔬。蔬亦就爐中烹之。瓶笙鍋鼓。天籟悠然。右箸左杯。自斟自酌。徐徐



作桑麻話。而微風偶過。凍葉琤然。如鳴玉佩。六出花片。時自窗檐入。拂幃積
袂。狀至可樂。仰視竹樓。櫛次如簾。堆紅糧玉粟。爛然映日。半年梁一家之煖
飽。有恃矣。寫雪景如畫。不易多覩也。

西歐大雪。有非我國人士所能想像者。某歲荷蘭意大利諸國。因雪成災。羅
馬之火車。以避雪加足速率。不料掛鈎脫斷。車中乘客四十餘人。未及逃出。
悉爲大雪所埋。同歸於盡。鐵道公司當局派救險機車四輛往救。亦俱葬雪
中。洵慘聞已。

聞見前錄云。謝希深歐陽永叔官洛陽時。同游嵩山。自潁陽歸。暮抵龍門香
山。雪大作。登石樓都城。各有所懷。忽於烟靄中。有策馬渡伊水來者。既至。乃
錢相遣廚傳歌妓至。吏傳公言曰。山行良勞。當稍留龍門賞雪。府事簡。無遽
歸也。又天寶遺事云。王仁裕每至冬月大雪之際。令僕夫自本家坊巷口掃
雪爲徑路。躬親立於坊巷前。炙宴樂之。爲暖寒會。古人之逸致閒情。爲之思



慕不置。或謂此卽輓近消寒會之濫觴也。

古梅欣賞記

滬上塵囂。絕少谿橋野曠之地。當茲風雪。梅花應候而放。其從何處發。我家歇後公之驢背詩思哉。摯友沈子詠清園藝家也。昨承邀往文廟路其所設之綠楊花店。一賞其所藏之古梅。冷蕊疏枝。巡檐索笑。彼勢祿中人。幾曾領略此寒香高格。足以傲視之矣。梅由吳中虎阜收覓而來。都數百盆。加以剪裁。自成雋品。有骨裏紅。折枝表裏俱赭。花亦穠艷勝常。予曰。此唐宮美人之酒暈妝也。詠清笑領之。玉蝶梅與綠萼梅。含苞時最難辨別。蓋玉蝶梅亦微帶淺碧。至盛開則白綠自異。且白者黃蕊。綠者綠蕊。亦各判然有別。絳梅最多。雨浴脂凝。欹斜有致。若映襯雪中。則其嫵媚。又將何若。嗜梅如予。不覺有鄙棄一切願爲花奴之想。絕名貴者。乃古梅數株。幹已半劈。如無生意。而忽




旁茁枝莖。依舊著花。且彌復艷冶。詠清云。年愈久則幹愈枯蝕。至僅賸一皮。猶能蓓蕾而紅。蓋纖維不斷。生意亦不絕也。世俗往往以梅與蘭若菊若竹並稱。顧祇能求之於丹青。無從見諸於事實。因四者不同時。難以駢致一室。以爲供玩也。詠清以善於護藏栽培。故於是晚菊尙存。早蘭已放。羅得虞山壽星之竹。與此瘦影嫋嫋爲伴。而四者全矣。更以梅偶石菖蒲者。詢之。則曰。此『梅花古且艷。祇合伴蒲郎』也。他如火刺之結實。粒粒若相思豆。迎春燦然而黃。而聖誕時節之象牙紅。殘紅未褪。點綴其間。繽紛不可名狀。爲之留連者久之。此行挈姪輩同來。姪輩亟欲赴動物院觀枳首蛇。遂興辭而出。

金盤銀琖

金盤銀琖。藥名也。顧非尋常藥肆所得而購。偶然獲之。自爲奇珍。一昨聞客談其事。殊新穎可喜。客固蒲圻人也。其地有某士子者。以風流放誕。故終日



以醇酒婦人爲樂。卒得癱瘓不仁之症。鍼砭無效。踞居一室。不能越雷池一步。心綦憂之。如是者三載。一日。來一蜀僧。鬚顏蒼然。破衲露肘。謂能治痼疾奇病。某知之。以羣醫束手。姑召僧試治之。僧一診察。卽出粉末一撮。使吞之。并別爲預貯小包六。俾於一來復中服之。無缺。七日後。僧不速自來。則某已霍然而愈。起立申謝。叩僧以何術而致此。曰。此金盤銀瓊之力。老衲不敢居功也。乃爲述金盤銀瓊之由來。前歲行脚來鄂。寄宿某寺。寺近田疇。暮靄斜陽中。牧童牽犢而過。衲素喜聆童豎之天真話。童豎輩莫不引衲爲可親。一日。有以曾覩一犬遺矢於牛糞上。疊累爲小邱。頗饒奇趣者。衲聞之大喜。曰。此固求之數年而不得之良劑也。命童導至其地。覓得而裹之。歸。乾曝。磨之成粉。卽所謂金盤銀瓊者是也。顧不可先使病家知之。知之則必嘔吐不納。藥不達內腑矣。衲之所以不先見告者。正以此耳。某旣起沈疴。饋僧多金。以爲報。僧不受。曰。方外雲游。無需此物也。亦高僧已。考諸雲麓漫鈔。以水仙花



爲金盤銀瓊。今據蜀僧所稱之金盤銀瓊。不知古醫書內。有是名。曰否。還以質諸當世醫學專家。

庚子聯軍中之倭奴肆暴


庚子之後。肇禍於義和團。義和團。八卦教之一也。傳習拳棒。謂能以咒語避鎗砲。遂創扶清滅洋之說。孝欽后及王公顯貴。皆爲其所惑。贊助之。毀教堂。并圍攻駐京之公使。於是八國聯軍。蹂躪京畿。孝欽后率光緒避西安。此我國之深恥大辱也。聯軍之來。海軍先行開始攻擊。各國軍艦。集於渤海。連戰數日。我軍不支。退至大沽。守護砲台之兵艦。乃駛出助戰。相持若干日。忽倭軍艦遣數人登岸。越海灘鹽池。繞至後方。見無動靜。乃奪砲台下龍旗。升倭旗以代之。聯軍相率登岸。倭軍爲前驅。宮庭歸倭軍據守。戶庫亦歸倭軍盤查。存帑銀三十七萬。由倭軍管領之。而頤和園爲孝欽后休憩之所。孝欽后



愛珍寶古玩。碑帖書畫。所藏綦富。悉爲倭軍收沒。且縱火付諸一炬。用以滅跡。然後載以炮車而去。運三日乃已。厥數可驚也。更以皇城以東爲倭轄境。焚掠殺戮。無所不爲。常以炮車示威。每尊以六馬曳之。鱗鱗過市。其驕恣爲他國所未有。然我國非無人也。亦有一二英雄者出。爲倭軍之勁敵。則聶功亭等是也。聶與倭軍力戰。倭爲之挫敗。乃合聯軍以攻之。奈後方失援。不得已。登天津橋誓師曰。今日決一死戰。逃者斬。果全軍傾覆者。予亦俱死。將士勇氣大振。奮力進攻。戰鬥半日。彈盡將士皆死。功亭屹立橋上。不少動。未幾亦飲彈而殉。聞者惜之。

撮影珍談

但君杜宇。海上之美術家也。善寫仕女。嫵媚之氣。盎然縑幅間。顧近瘁於電影事業。實無點染之暇。曷故。雖知好。亦罕能得其畫裏真真也。君又擅撮景。




羅名姝若干。爲其景中人。或顰或笑。宜喜宜嘖。背景又融以畫理。因是所作。無不意致超逸。神態欲活。而尤以雅秋小妹妹之影爲多。小妹妹天生尤物。其美且合於時代性。彼羅西亞人。偶覩其玉潔之跌。爲之顛倒欲絕。况君以藝術手腕爲之留眞。則一肌一容。更臻妙境。固毋待言。予嘗見君攝動靜之物焉。桌上鋪以細沙。一拳石。一折枝。意以位置之。出禽鳥之標本。而加以造作。有張翅欲飛者。有棲止啄粒者。及影成見示。則輕重濃淡。氣韻神味。儼然一幅國粹花卉畫也。爲之咋舌不置。君嗜撮景故。乃廣購西方之雜誌及撮景專書。有愜意之圖照。輒截取之。而黏存於皮面硬夾之冊籍中。人體風景。動物靜物。分類別門。以便隨時之展賞。雜誌及專書。旣經截取。則以糟粕視之。拋置而不之貴矣。據云。不如是。其猶芳蘭雜伍於蕭艾中。不易領其國香。君曩於魯意師摩拍賣行中。見有西人某君新黏存之圖照。薈本十巨冊。名貴作品。琳瑯滿目。卒以數百金被某西藝術家購去。君羞澀於囊。未能攫爲。



已有。至今述之。尙爲之憾惜云。

大凉山之爨蠻

蜀之巨流。有雅讐江與金沙江焉。大凉山峙立其間。嵌巉險峻。爲爨蠻所據居。爨蠻者。獯獯也。約有十餘萬人。分生熟兩種。熟者在越雋山中。略通文化。與漢族相往來。居大凉山者。爨蠻之生者也。善騎射。懸崖斲巖。能馳騁自如。望見果樹。果實纍纍。卽於馬上抽矢射之。矢著枝頭。騎者已追抵其地。果墜。適入其手中。且啖且控也。見獸而走。鳥而飛。亦射輒命中。剗割之餘。架木以熏炙之。羣聚大嚼。以爲笑樂。無論寒暑。氈衣屣。以爲常衣。躡製作均極粗劣。蓋出於手自編織也。膚色大都黝黑。因自稱爲黑骨頭。俗尙鬼。漢族某甲。素性好奇。欲往蠻穴探察。乃故詭其服裝。披髮塗面以往。蠻以爲鬼怪也。稽率羅拜於地。某甲遂得任意所至。髑髏獸骨。觸目皆是。珍珠有大如黃豆者。



與獸骨。髑髏雜懸於穴門前。用以鎮邪。尤多琥珀。夜來燃之以代燭。瑪瑙以爲盤皿。質瑩白有光。側視之。赭若凝血。白夾胎瑪瑙。貴品也。某甲不禁驟起貪心。取携多珍以出。蠻有較黠者。頓起疑訝。以謂鬼廉無取。茲貪多務得者。必白骨頭也。白骨頭。乃指漢藏人而言。挾弓矢追出。幸某甲固備有馬。早已下坡而去。否則矢鏑所及其命殆矣。蜀友袁崇威爲予談。誌之以備輶軒所采。

樂平之民風

樂平縣。屬於江西潯陽道。民風蠻悍。不啻化外。每年必有一二度械鬪。械鬪之時。往往集合數百千人於廣場。各持刀棒。奮勇相搏。有死傷者。則以濺血之衣。懸諸祠內。以爲紀念。春秋祭祀。各對血衣默誓。視爲不共戴天之仇。而械鬪起矣。械鬪一次。血衣遞加。於是纍纍者懸徧於祠。腥氣刺鼻。慘不忍觀。




而讎仇愈結愈深。終無開解之日矣。紳士某惻焉憐之。以血衣之觸目驚心。而爲啓釁之端也。謀所以焚毀之。俾得息事甯人。不再見絕脰斷肢之慘。然所謀外洩。爲隊足（械鬪之首領）所聞。卽於廣場築一高臺。迫紳士某升坐其上。旣登座。撤其梯級。然後使其徒黨羅拜於下。陽以感頌其德。陰則絕其飲食。日暴露淋。而欲致其死命也。果不三日而殞命。有司雖知之。莫如之何也。此近日事。贛友避共匪禍而來談者。

扇

夏之於扇。猶冬之於爐。不可或缺。按諸方言。關以東謂之箆。關以西謂之扇。茲則扇箆混稱。無復分別矣。

摺扇亦名聚頭扇。一書一畫。點綴絕佳。旣拂暑之相宜。復欣賞之是快。朋輩中有蓄扇癖者。如陳小蝶。徐枕亞。趙眠雲。錢化佛。顧鼎梅。吳修閻。朱醉石。諸



子。有多至數百柄者。予雖好此。然所藏祇一二十柄。以視諸子。直小巫之見大巫矣。

枇杷晚翠。厥葉可以治咳。粵人因稱枇杷葉爲無憂扇。

佩甫詞人有龍舟竹枝詞云。『笑他團扇多於蝶。低傍船窗款款飛。』比儂殊妙。

曩有某巨宦。岸然道貌。迂腐可嗤。下屬某見之。時適天暑。某執一摺扇。扇繪洛神。絕妍麗。巨宦覩之。斥爲佻達。旣而某得巨宦之書箋一紙。乃持以笑問巨宦曰。洛神扇固屬不莊。然則公用薛濤箋何耶。巨宦爲之語塞。

袁項城猜忌多陰謀。常慮人狙擊。當其服官前清時。某往謁之。暑日正襟。熱不可耐。乃偃身於靴統中。取出一摺扇。項城大驚。却走。疑爲匕首手鎗之類。將有不利於己也。及覩某握扇。始魂定色解。宦海傳爲笑談。

徐樹錚善於扇惑人心。段祺瑞尤深信之。因有『小扇子』之號。旣演撕扇

之慘劇。段又深痛之。蓋痛其有謀有識。才堪大用也。段今息影滬江。消夏握扇。不知其愴感也何如。

甲午詩史

倭奴之蔑視我中華者。蓋自甲午之役始。其時合肥李鴻章當國政。力主和議。在野諸士咸醜詆之。竟有以其大名與女子陰爲詩鐘者。曰。舉世皆稱和事老。大家都是過來人。雖屬文章遊戲。然寓意輕褻。不能諱也。甲午之戰。海軍勝於陸軍。爲國捐軀者如鄧世昌。林泰增。劉步蟾。張文宣等皆是。陸軍則葉志超。衛汝貴。黃仕林。趙懷業。龔照璠諸將。尅扣軍餉。貪生逃陣。皆合肥之舊部。合肥固不得辭其咎也。潘宗傅君。練川名士。曾有甲午諸將多首。傳誦一詩。有詩史之號。詩云。似聞遼左尙傳烽。鐵嶺關門失幾重。玄菟樂浪前漢郡。新羅百濟舊唐封。藩籬此日驚全撤。財賦中原未闕供。沃壤東陲數千里。



屯田悔不事春農。橫海樓船姓氏標。戈鋌鐵甲未全銷。攪翻渤海濤洶湧。偷度陳倉夜寂寥。一日本兵恆以夜戰。偷度魏子窩。陷金州。深入奉天境。一渤海不歸華表鶴。多魚竟有漏師貂。降旛已出劉公島。一死何能答聖朝。一丁汝昌以海軍戰敗。降日自殺。一甘泉盼斷捷書來。榆塞淒涼雁叫哀。落日舉烽威海衛。朔風吹雪誓師台。誰麾鐵騎歌三箭。一吳大澂檄文有七擒七縱語。頗涉自誇。卒以債敗。一莫負黃龍酒一杯。成敗只須論大節。偏裨未必盡無材。一黃海之戰。鄧世昌死之。一蓋海軍確爲日本勁敵。如大東溝之役。彼此鏖戰五六小時。翻濤激浪。不惜犧牲。西人觀戰團。俱爲之嘖嘖稱讚。有攝影若干幀。攜諸歸國。陳列於博物院中。以爲永久紀念者。然則雖屬敗挫。亦有餘榮也矣。

琉球毛盛棟

琉球。一小國也。在倭之南。台灣之東北。最先見於隋書。惟作流求。然云自龜
鼈嶼。一日便至。則其地常指今之台灣。元史云。瑠求在南海之東。漳泉興福
四州界內。澎湖諸島。與瑠求相對。天氣清明時。望之隱約。如烟如霧。知元以
前。猶指台灣爲琉球也。明洪武間。受我冊封。又請封於清廷。同治間。倭藉台
灣。生番虐殺琉球航民案事。收琉球爲藩屬。旣而廢琉球王。改其地爲沖繩
縣。時有志士毛盛棟者。眷懷我邦之化澤。不甘身受倭辱。與林世功輩起而
抗拒。世功竟以身殉。盛棟仍與諸志士冒死畫策。倭政府欲殺之。盛棟知不
可留。乃逃至福州。秋深氣肅。不勝去國流亡之感。未幾。盛棟去福州。擬向太
平山進發。奈風逆折達他處。爲倭卒所獲。繫諸於獄。幸不久脫梏而還。盛棟
雖閒散中。家國之痛。無一日忘。與我國有爲之士。潛通聲氣。并講學以勵志。
三十三歲卒。蓋憂傷憔悴。別有懷抱。宜其不永年也。工韻語。遺詩甚多。如憶
家云。高樓望煙渚。歌舞惱青春。恨綴桃花靨。情凝柳葉顰。琴清憐玉指。酒暖



濕朱唇。憔悴君知否。香闥入夢頻。至福州二絕云。覆水望秋零。哀鴻不忍聽。啣書逃虎口。凌浪渡鯤溟。晝檢南閩針。夜觀北斗星。雲帆幸無恙。飛過暮山青。皆可誦之什。盛棟字有慶。曾受知於左文襄公。文襄公固許之爲國士者。詠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句爲之慨然。

喫的問題

德國生理學博士利嘉氏。歐戰時曾參列戎行。一嘗硝煙彈雨生活。目擊尸骸遍野。肝腦塗地之慘。遂惻然而動仁者之心。乃著「非戰論」一書。傳誦於世。并繼續以學理推究人類之好戰與殘殺。苦不得其肯綮。近頃忽恍然有悟。於柏林生物學社演講。謂人類之好戰與殘殺。實關係於食牛肉與飲牛乳。西方之人。無不藉牛肉牛乳以爲滋養要品。牛善鬥。往往同類相殘。人類食其肉而飲其乳。則人之性日以離。牛之性日以卽。歲積年累。子孫繼遞而

不自覺。於是祥靈之氣。一變而爲戰禍之雲。氤氳鬱結。世無寧時。非弱國爲強國鯨吞。卽小邦爲大邦蠶食。人民之死亡。不可以數計。其慘酷有不忍言者。故欲免世界戰爭。宜廢止食牛肉與飲牛乳。以恢復人之本性。一時聽者。無不爲之感動。由社員組織。爲不食牛肉大宣傳。響應者頗衆。此種聲浪。不久將傳徧於東西大陸。斯真人類之福音也。吾友許兆鴻。自柏林郵書見告。語當非虛。因誌之。

喜峯口之戰血

喜峯口之役。爲抗日史中之最有聲色者。按該處爲長城要隘。兵家所必爭。本名喜逢。因昔有久戍不歸者。其父萬里來尋。適遇於此。喜極相抱。大笑而絕。遂葬於此。『喜峯』者。『喜逢』之傳訛也。是役也。主戰者。爲宋哲元將軍。雖終遭失利。由於械窳援絕。非戰之罪也。



北方歸客談。宋將軍之血戰。奪獲戰利品甚多。如軍衣。太陽旗。折光望遠鏡。輕機關鎗。野戰炮。及日軍官佐籐喜男之外衣等。皆攝影以爲紀念。最可怪者。則外衣中有一性冊子。凡十有二幅。備極穢褻。豈戎馬倥偬中。猶好整以暇。而有此春色圖之把玩乎。實則日人多迷信。蓋取此以咒詛厭勝耳。其可笑有如此。

軍衣中猶有剩餘之麵包。麵包上印有長城形勢圖。各要口無不詳列。其進佔華北。每食不忘。於此可以概見。偶有一二信札。則皆軍人之情侶。自彼邦郵來者。信中大都作勗勉語。如云。『君赴前線去。怯退不如戰死。戰死不如榮歸。儂當備旨酒。聽奏凱旋歌也。』又云。『願君取支那黃金來。爲儂添置飾物。』其他如祈福之符籙等等。多至不可勝紀。

我方宋將軍戰必以夜。俾日軍飛機無所施其掩護。某夜大雨且風。宋之大刀隊。出以襲敵。敵駭懼遁走。山路崎嶇。經雨後尤滑不留趾。軍官之長統靴。

更有行不得也。哥哥之歎不得已。遂由部卒背負之而逃。大刀隊追至。輒遭駢戮。是役殺敵較多。卽此故也。

并聞大刀隊之臨陣。常揮刀作旋風舞。舞至急時。但見一團雪光。不覩人影。鎗彈飛來。鏗然一聲。彈反擊出數十碼外。以致所向披靡。如入無人之境。日軍畏此。有似鼠子之見狸奴。落魄喪魂。莫此爲甚。至叩首乞命。呼我以『爹爹』。確爲實情。非譏言也。

且日軍方面。祕不以大刀隊之勇猛告其國人。深恐軍隊調遣來華。爲先聲所奪。或有臨陣退却之虞。及旣來華應戰。不死於硝彈。而身首異處。喪命於大刀之下。固非意料之所及也。

酒丐之死

人生薤露。天喪斯文。樊山寒雲。相繼謝世。茲又得鄒翰飛之死耗。何我道不




幸之甚耶。翰飛梁谿人。落拓而豪於飲。因以酒丐自號。與高太痴舒問梅諸詞人組織希社。守缺抱殘。商兌舊學。酒丐又擅駢體之文。妃青儷白。斐然成章。有時倚聲颺律。爲側豔之詞。則又如此中有人。含睇欲笑。讀之使人魂銷骨蝕。猶憶曩歲。舒問梅七秩壽慶。設宴於我吳葑溪外之某蘭若。賓朋祝嘏。予亦與焉。聞酒丐特自海上來賀。予固心儀酒丐者。以爲可由神交。進而結盍簪之好矣。旣而酒丐果來。雇人力車。自金昌直達葑溪。不料車於半途而覆。酒丐傷脛足。作劇痛。至葑溪蘭若。問梅歎慰之餘。送之入附近醫院診治。呻吟數日而愈。然行步趺躄。蓋筋骨受損。未能復其原也。酒丐乃笑謂人曰。從此酒丐當易而爲跛丐矣。居海上徐家匯。以衰老病足。遂顏所居曰待死樓。撰待死樓記。傳誦一時。奈海上居大不易。不得已。乃歸故里。寓圖書館中。藉薄俸以自給。老境窮厄。以至於死。惜哉。生平著述甚富。多散見於各報及希社社刊。去冬。其門人故舊。集資爲謀。剞劂未及。殺青人已委化。酒丐死。其

遺憾也深矣。

牡丹江上之魏阿桃

日人肆暴。荼毒我華。淞滬事雖告一段落。然引瞻東北。猶滿佈愁雲慘霧。此救國軍。劉萬魁。李象山輩。所以率師與日軍依田旅團作牡丹江之激戰也。按牡丹江源出吉林敦化縣南。北流至依蘭。入松花江。卽唐之忽汗河。金之瑚爾喀是也。形勢險要。兵家爭之。此次激戰。日軍受創甚巨。聞李象山部下。有黑虎魏阿桃者。悍匪也。面黝黑。遂有黑面虎之渾名。日擊日人侵陵無理。乃怒髮衝冠。立投誠於李麾下。願以生命許國。『日。不殺倭奴。非丈夫也。』言時且斷指爲誓。李深嘉之。卽委以軍職。某夜大雨且風。天黑似墨。日軍方狂酌啤酒。踊舞爲樂。以爲滂沱中決無來犯者。阿桃心血來潮。奮然而起。率敢死者數十人。前襲敵壘。揮刀斫哨卒。奪得坦克車一輛。並駛車者而擊斃。



之。襖其戎裝而僞飾爲駛車人。鱗鱗前進。日軍不之疑也。及密邇司令部。阿桃立擲重量之炸彈。轟然一聲。司令部房屋悉燬。斷體殘肢。橫尸於道者。皆倭方之軍官也。倭軍以醉酒故。失其抵抗能力。一時秩序大亂。救國軍大舉進攻。是則阿桃於事先以炸彈爆發聲預爲之號也。日軍大懼。棄甲曳兵而走。泥濘沒踝。顛踣無復人狀。救國軍乘勝追殺。殲敵爲京觀。諺有之曰。『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風流。』此固諷彼登徒好色之流。今日軍陳尸牡丹江上。憶及牡丹花下死之諺語。爲之啞然失笑。救國軍旣獲勝。以矢魏阿桃蹤跡。疑其葬身硝烟火窟中爲憂。不料越三日而阿桃至。述歷險經過。聞者爲之毛戴。蓋當時被日軍所執。欲處之死刑。乃以計免脫者也。其事殊壯。喜爲之書。

能計里程之摩托車



世界愈文明。時間愈經濟。都市往來。摩托車尙已。車自風行以來。充斥於途。一切制式。逐年革新。而設備最完美者。於車上裝有冷熱氣機。以調節氣候。或有車身堅牢。任何鎗彈不能洞穿者。則以要人政客防人狙擊爲宜。近聞美利堅歸客談。紐約最新式之摩托車。裝有里程表。一車行一里。則表鏗然作一響。二里二響。里程若干。悉可於表上覘聽得之。想不久將流行至滬。滬上多摩登士女。必有愛慕之而置辦者。實則此種技巧。我國人早已發明。『馬縞古今注云。記里鼓者。所以識道里也。謂之大章車。起於西京。亦曰記里車。車上有二層。皆有木人焉。行一里。下一層擊鼓。行十里。上一層擊鐘。尙方故事有作車法。』可知我國事事發明特早。深惜不自研究。寢假失傳。直至西方人士造成器物。輸運來華。我國人則紛擲金錢以購置之。漏卮之巨。不可勝計。記計里程摩托車。不覺慨乎言之也。



烽鏑中之清籟館


青雲路。於滬戰中犧牲絕巨。而不幸之寒舍適在焉。舍與名畫師許澂白爲比隣。焚掠之餘。已無長物。則澂白之清籟館。亦必斷送在烽火中矣。當比隣而居。時相過從。蒙不棄。謬以予爲丹青識者。娓娓爲談畫理。并出示其精構若干種。恣予品評。就予所憶。當以仕女爲最靜妙。仿樂民晚年筆。一嬋娟歛手而立。上綴絳梅橫枝。有不食人間煙火之概。山水似宋元人所爲。雲壑長松圖。工緻絕倫。據云。耗兼旬之力而成之。洵傑構也。折枝梅一小幅。寥寥數筆。而秀挺奇逸。神韻酣足。是趙子固之鈎染法也。午昌謂梅要不像。像則失之刻。梅要不到。到則失之描。是畫乃能不像之像。不到之到。斯爲佳耳。澂白作品。頗自矜貴。此次事變。作品果付劫灰者。則澂白之痛惜。不知將何若。烽鏑餘生。音訊杳隔。驚魂甫定。頓憶故人。爰草此以爲紀念。并願清籟館主無



恙。清鎮館物無恙。是所切禱耳。

兵燹拾零

此次滬北兵燹。厥災之巨。爲從來所未有。予供職之上海影戲公司。亦付諸一炬。公司在嚴家閣路。密邇天通庵車站。兩軍相接。決生死於此。蓋適在火線中也。某晚。月黑風高。敵掩襲而至。彈火橫飛。頓有燎原之勢。而攝影場遂遭池魚之殃。既而延及儲片之室。片爲松香等質料所成。極易燃燒。於是烈焰燦怒。上衝霄漢。且發一種奇臭。使人窒息。敵大駭而遁。墮橫浜污潦而死。者不計數。我方得槍械甚多。一時乃有神火殲敵之說。實則藝術結晶之影片數百本。付諸大犧牲耳。祝融氏之狡猾。有不可思議者。而居停但氏之居藏美術畫集千餘冊。俱爲劫灰。予之稿件。置諸案左者。亦同歸於盡。一昨赴滬北。憑弔故墟。不勝感喟已。



募金趣屑

自馬將軍占山孤軍抗日以來。各界紛紛輸款。犒賞慰勞。備極榮耀。而學界對之尤具熱忱。滬上各中學以上之男女學生。各持一竹筒。在通衢市廛間。逢人勸募。成績甚佳。有陳君竹銘者。亦有筒階級。親任勸募事。奔走一來復者也。一昨爲談募金種切。頗多諧趣。誌之以博閱者諸君一粲。

夫婦二人自先施公司購物。纍纍出。學生向之勸募。夫婦二人。吝不出資。正啾啾間。小竊乘隙攫物以逸。而夫婦二人不知也。既覺。指爲學生所匿。訴諸於警察。警察爲學生力辯。並囑解囊出小銀幣四枚。納諸於筒。以爲魯仲連。夫婦二人悻悻去。旁觀者咸笑之。又某宴客於酒樓。學生向某勸募。某固一毛不拔之楊朱。學生無如之何。酒樓侍役在旁見之。乃向某索小帳甚奢。某慨付之。侍役卽移小帳應募。募甲而應之於乙。洵無獨有偶哉。

學生在途勸募。一老病之乞丐。支其殘肢起。出十銅圓。交諸於學生。學生敬禮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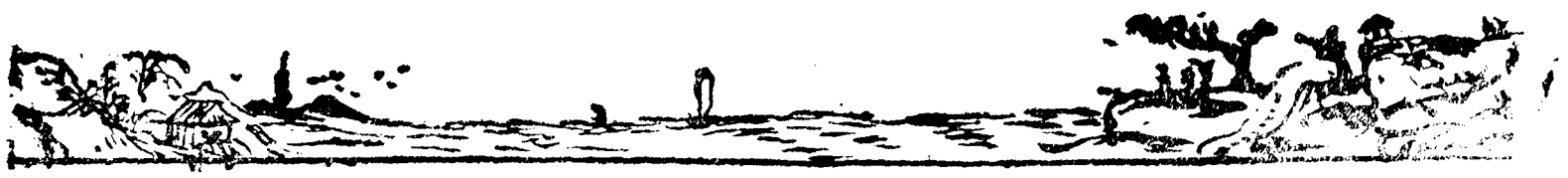
某新其衣冠。赴戚家喜宴。見學生前來勸募。某亟趨避之。附及店肆門。門窗甫加髹漆。尙未乾燥。新衣頓遭巨大之污跡。某欲向店肆交涉。則明明書有油漆未乾。行人注意之揭帖。交涉不之直也。又學生見坐車者勸募尤力。某吝嗇鬼。乘一人力車。由寶山路至北車站。見學生成羣。乃力促車夫速驅。以冀幸免。奈車夫不之從。某怒。大頓其足。足力過猛。車之踏板爲斷。卒賠償五角始已。是與新衣遭污。同爲見義不勇。冷於國事者戒。

學生在影戲院門前勸募。某不之應。曰。我亦曾任勸募之學生。誼屬同道。不勞再募。學生曰。爾旣爲學生。在此國難臨頭。不當涉足娛樂之場。理當處罰。卒罰四金充募金始已。



戴季陶孝思不匱


戴院長季陶。近在湯山勝地。建一別墅。墅中有佛堂。壁刻其太夫人手寫孝經。以垂紀念。戴氏早孤。由太夫人撫育成人。丸熊畫荻。不讓彤史中之柳仲郢。歐陽修母也。戴亦能事事循孝。惟太夫人之訓。是聽。嘗鐫一章曰。『惡旨酒。』書札上常鈐用之。蓋其太夫人以酒能亂性。諄諄以不親麴蘖爲言也。太夫人儉樸作則。戴氏亦能以儉德自守。主政民權報時。常赴滿庭坊小飯店謀果腹。及既貴顯。猶不忘小飯店之鹹肉豆腐湯風味。時往舖餽以爲樂。偶款客於寓邸。餽饌輒自備。計四碗一盆。碗則雞爪鴨掌豬脚羊蹄。盆則鹹卵二枚而已。名之爲四脚一蛋席。喜啖花生米。以助文思。撰五中全會宣言。據其左右云。共啖花生米四百八十文。其平民化有如此。太夫人書法娟秀。且工吟詠。有哭小軒夫子詩云。嗚呼夫子修文去。我欲從



之兒挽住。大兒已成幼未成。母教雖有豈如父。吁嗟乎。朝復朝兮夕復夕。生兮死兮兩愁絕。慈親衰老兮腸斷。孤兒啼泣兮環膝。天空濛兮無情。日慘澹兮失色。雲飄渺兮飛天空。月冥濛兮懸白壁。寒霜零零森劍戟。萬木搖落巴山裂。烏鳥依巢魂膽驚。獨我撫棺腸寸折。杜宇啼血烟冥冥。蜀魄悲葉草木腥。遺說耳中聲不滅。心香誓慰君之靈。故戴氏得力於太夫人之教導。自幼卽解韻語。有讀非美戰史題詞云。不聞從軍勞且苦。但願熱血濺黃土。隻手撥開奴隸雲。雙腕擊起革命鼓。其時祇十二三歲耳。戴氏居幼。尙有一兄。喜講理學。當時頗不以乃弟之詩爲然也。

運菲解禁之火腿

肉類之味。以火腿爲最美。除供給本國庖廚之需外。又運至菲律賓濱銷售。菲人視爲席上珍品。宴客必備一盞。以示敬意。不料菲之當軸未解製法。斥爲



不潔。有碍衛生。因之拒絕進口者有年。近日菲律賓考察團來滬。我地實業部國際貿易局加以招待。迭與該團討論發展貿易。而於火腿之製法。尤詳爲聲述。該團南返報告後。菲之當軸卽取銷禁令。從此火腿又得銷行異域。亦一好消息也。

滬上南京路拋球場一帶。火腿舖林立。其招牌不曰金腿。卽曰蔣腿。蓋浙之舊金華府。其屬縣如金華。蘭溪。浦江。永康。義烏。東陽等。均以產火腿著。尤以東陽所出者爲最佳。故火腿上市。必以東貨爲定價之標準。東貨中有所謂蔣腿者。產於蔣村蔣雪舫家。因又號雪腿。蔣腿大都製自冬臘。能久藏不變。毛皆白色。每隻約五斤餘。以醃製得法。故兼色香味三者之妙。他處不能及也。

菲人之選擇火腿。必取上等之東貨。據聞有一特殊之肴饌。名『椰子肉』。法取椰子一枚。微傾其汁。切火腿成方塊。實其中。隔水燉之。味絕清雋。彷彿

蘇人之取西瓜。去其瓢。實以鮮鴨。而爲西瓜鴨。然洵佳味也。

曾左彭之治事精神

報載廬山會議時。蔣在山訓話。謂今後應改變心理。效法曾左彭等治事精神。挽回風氣。以謀振作。國病已至危殆之日。開出此張方子。當然是對症之良方。但是社會上有句話。『說真方。賣假藥。』藥一假。方子雖對。服吃下去。依然不能起死回生。是良方尙可求到。所慮良藥未易收得耳。鄙人姑把良藥之地道。略說一番。或不嫌辭費乎。吾人須先知古昔賢傑之治事精神。何自而來。並非全賴天賦之才質。蓋養成之有素也。讀古人書。講明大義。此其一。入有賢父兄之教督。出有良師友之切劘。此其二。一切聲色貨利。足以蠱惑我。陷溺我者。視如毒蛇猛虎。避之惟恐不速。此其三。有此三者之充分修養。一旦出而治事。精神自然十分十二分充足。振奮爲其一。心一志於國與



民之公。而無絲毫私慾之念。累之也。具此正氣。感化力當然。疆大將佐僚屬。咸自鼓勵。文官不要錢。武官不惜死之風氣。由是成矣。曾左彭之學問。一言以蔽之。皆從刻苦做成。曾公常謂學問須看勝我者。境地須看不如我者。官京朝日。得力於倭良峯馮樹堂等一班學道之儒。一言一動。均於日記記出。歸於不欺其心。痛自刻厲。〔見曾文正公家書〕曾公保奏左公也。稱之爲剛明耐苦。曉暢戎機。奏保彭公也。稱之爲堅苦卓絕。有古烈士風。〔均見曾文正公大事記〕在公婚後。食於外家。未幾卽力求自立。其自撰周夫人墓志。有云。恥不能自食。乞外姑西頭屋。別爨以居。〔見所著盾鼻餘瀋〕彭公之父。爲浙江某縣巡檢。積廉俸。託所親買田衡陽。父卒。所親吞沒其田。時公尙少年。思有以報。太夫人勸止之。而勉以刻苦自立。〔見盾鼻餘瀋〕彭母王夫人家傳。略舉數端。知皆從刻苦中鍛鍊而成者也。夫藥之良者。產自山中。多歷年所。根深氣厚。採而用之。自然靈效。今世之藥。大半栽於淺土。糞使

速成。觀之光澤甚美。或且認爲勝於山中積年始成之材。及至用以治病。乃始致歎於無效。而病已不可爲矣。予近來觀於世事。往往念及說真方賣假藥兩語。而喟然太息。政府諸公。諒亦歷試假藥而知其弊。今後覺悟。儻可必乎。

犬養毅軼事

日本首相犬養毅之被狙擊。茲以傷重不治聞矣。犬氏爲岡山縣人。卒業於慶應義塾。其先服務新聞界。後乃轉入政途。與我國孫中山先生友善。中山先生亡命日本時。曾與犬氏晤於長崎某宴會席上。一見如故。遂訂交焉。一日中山先生臥病旅邸。惘然寡歡。犬氏貽以日本名畫小冊子若干種。俾得於枕畔展玩。以解無聊。冊皆明治初年名人置蹟。花卉仕女。均工緻超潔。別有一種作風。先生甚爲珍賞。奔走革命。常携諸隨身。直至陳炯明之役始



失之。蓋犬氏頗具審美觀念。而於繪畫一道。尤深有精確之賞鑑也。梁溪吳觀岱老人。爲畫苑祭酒。山水人物。精神凝聚。上追宋元。犬氏亦深佩之。曩年犬氏蒞北平。展觀觀岱老人所作之南湖詩意圖冊。問江南老畫師無恙否。不知老人已於先一月捐館。或告之。爲之惋惜不置。廉南湖居士哭老人詩。有句云。『海國人稱老畫師。中郎舊業歎無兒。可堪薤露聞歌日。正是雲嵐署券時。』所謂海國人者。卽指犬氏而言也。南湖固與犬氏相契。老人乃南湖介紹而始識犬氏者。犬氏愛老人畫。老人曾作蓬島浮槎圖。以爲贈。及犬氏蒞平。問老畫師時。已廿越寒暑。悵觸舊情。無怪犬氏之興感云。

韜晦故都之吳子玉

蓬萊吳子玉將軍。近來蟄居故都什錦花園內。消磨英氣。韜晦殊深。新聞記者往訪。司閽者輒以主人抱病不見客爲辭。實則吳日以栽花養魚畫竹念

經自課。身體方面絕無恙疾也。園中有絳色茶藤一種。尤爲吳所喜賞。蓋茶藤花開。一白似雪。此所以楊萬里有亂吹香雪灑闌干。元好問有玉纓多處臥殘春之句。素鮮作胭脂紅者。而北地苦無竹。吳畫竹乃益勤。使琅玕翠影。常留於筆墨尺幅之間。以補造化所未及。灤東緊張時。外間頗有傳其與日方有相當聯絡。行將活動於華北者。吳聞之甚憤。謂國家危急之秋。吳某未能驅十萬橫磨劍以報國。心殊內疚。豈忍作賣國行動。貽天下人之唾罵者乎。或謂吳之爲人。性絕剛愎。對於日方。本所嫉惡。曩年奉直之戰。吳率數十萬健兒。由四照堂出發赴榆關。軍容之壯。車馬槍械之多。氣凌霄漢。聲震河山。吳得意非常。招待各國觀戰員。許以戰情報告國外。惟報告底稿。須經吳審閱。始得拍無線電。以免機密之或洩也。不料日本報紙。時有吳軍之密訊發表。吳大訝異。乃下令搜索觀戰員之列車。竟於日人車中。獲軍用鴿十有二頭。此密訊之所由傳佈者。吳大怒。立將十二鴿處之死。切齒而言曰。日人



狡詐。將來必爲我害。殺鴿所以示我除狡滅詐之決心耳。此民國十三年事。言猶在耳。則外間所傳。絕非事實可知。深願吳好自爲之。保國尙有日也。

荸薺

荸薺介於果蔬之間。啖之味清而雋。如讀韋蘇州之詩。滬人稱之爲地栗。粵人稱之爲馬蹏。古又有烏芋。鳧茈之別名。鳧茈見爾雅。其由來甚古矣。然古人絕少吟詠及之者。故類書中亦不載列。蓋無何種故實也。

荸薺產於水田。初春留種。待芽生。埋泥缸內。二三月後。復移水田中。莖高三尺許。中空似管。嫩碧可愛。花穗聚於莖端。所謂荸薺者。乃其地下之塊莖也。吾蘇葑門外灣村。出荸薺。色黑。華林出荸薺。色紅。味皆甘嫩。名產也。贛之南昌。產荸薺尤多。甘汁。據云。不能墮地。墮地卽糜爛。不可收拾。其嫩可知。

面部患癬。可削荸薺而擦之。若干次便愈。又誤吞舊時制錢。啖荸薺可使錢下。蓋有潤腸之功也。

夏日冷食。有所謂荸薺膏者。實則膏中並無荸薺之質汁。乃涼粉之類耳。

荸薺啖時。有削皮之煩。於是市上小販。有削就而串以待買者。曰扞光荸薺。白嫩如脂。爽雋無比。惟小販往往浸之於冷水中。於衛生非所宜也。

荸薺不易爛。可筐懸於風檐間。以待其乾。乾後皮皺易剝。味更甘美。亦有煮熟而啖者。亦饒佳味。

荸薺色紅而透。髹漆木器。有色澤紅透者。因稱之爲荸薺漆。

吳俗吃年夜飯。飯顆中必置入荸薺一二枚。謂之掘藏。迷財而至於此。是真可笑也矣。

吳中有糖食舖。曰野荸薺。頗負盛名。相傳其築屋時。地下掘得野荸薺一。殊碩大可異。因卽以野荸薺三字爲舖號。所掘得之荸薺。供諸櫃間。一時遐邇



紛傳。生涯大盛。亦吳中之掌故云。

里昂崖崩

西報中載有里昂崖崩之瑣聞。極新鮮靈捷之筆。爰撥其趣雋者。遙譯之以餉國人。


崖畔有一公寓。寓客約二三百人。蓋雅慕風景之幽蒨。塵囂之遠闕而來歸者。有羅拔康脫氏者。雕刻師也。爲寓客之一。每日晨起。拓窗綠蔭似幄。羅氏工作於其間。怡如也。氏性孤癖。少朋侶。卽同寓者。亦絕不相謀合。因是雖風雨一樓。而同寓者之姓名不之知也。但氏有一至好。曰麥克近勒。英倫一畫師也。幼時同學。長而莫逆。且年齡相同。俱抱獨身主義。遂以同生同死爲誓。顧麥氏任職紐約廣告公司。兩地睽違。不把晤者有年。此次奉公司委命。至里昂有所接洽。麥乃欣然就道。渡大西洋而來。旣抵埠。卽趨公寓訪羅氏。相

見之餘。歡然道故。不料正談笑間。而砉然一聲。巨崖崩墮。所謂同生死者。竟同葬身於千萬鈞壓力之下。亦云慘矣。

又繁麗姑娘者。里昂交際之花也。柳腰玉貌。不知顛倒多少慘綠少年。顧於去歲患一怪病。纏綿床第。名醫醫集其門。凡若干月。始告痊可。然隻耳失其聽覺之機能。絕世美人。有此隱疾。頗引以爲憾。卽一般與姑娘有一面之緣者。亦莫不爲之深惜也。此次崖崩。聲震天地。姑娘固傍崖以居者。不第未遭粉身碎骨之慘。且一震之餘。雙耳忽破其翳障。恢復原有之聽覺。雖低微曼妙之樂曲。亦得清晰聞之。正以爲天之禍人。有因禍以得福者。方慶幸之不遑云。

墨幣

市上流行之貨幣。有所謂鷹洋者。卽墨西哥之銀幣也。自前清通商以後。輸




入吾國。初爲買賣商品。後漸用爲銀幣。溘假而奪自鑄龍洋之席。蓋與西人交易必須墨幣也。民國肇造。盛行袁孫諸幣。墨幣漸稀。且以其多私鑄劣質。易於混淆。市儈亦不喜收羅之。茲幾難得覩見矣。其幣陰面爲芒圖。陽面爲鳥圖。鳥啣一蛇。不知何所取意。相傳革命失敗。某志士逃匿荒谷。意興頹廢。忽見一鷹與蛇鬥。鷹奮力竟殺蛇。志士乃大激動。奮發圖再舉。而革命遂告成功。於是不忘鷹蛇。以爲國徽。並以鑄諸銀幣。此說不知可信否。墨幣有種種版式。以吉祥版及如意版爲銀色最佳。如意版者。芒圖之下端西文第四字爲「G」字也。吉祥版者。第四字爲「Z」字也。「H」字之雙工版。「P」字之耳朵版。「D」字之彎弓版。次之。「A」字之尖角版。「C」字之半圈版。最爲低劣。且多夾雜他質。又有陽面之鳥與陰面之芒圖相顛倒。謂之倒鳥。照市須抑值。驗幣者不可不知也。其他更須注意分量。聲音。槌擊。摩擦等。辨驗之法。始稱完備。

墨西哥以產銀綦富。故市上流行。悉爲現銀。鈔券絕少。年來更發行一種新幣。較舊幣略小。陰面芒圖。偏移下端。別以花紋聯綴成環。環中有西文。芒下無文字。與前大同小異矣。

菲律賓之麥哲倫墓

客有自菲律賓歸者。爲談菲律賓之唯一古蹟。厥爲麥哲倫墓。游其地者。輒弔謁之以抒欽仰之忱。墓在麥克丹島上。往謁者。必須從宿務島。桴浮至麥克丹島。然後改乘汽車。約一小時。直達海濱。椰樹成林。蕪茸櫛蠹中。墓碑聳露焉。碑有文字。誌麥之航行功蹟。四圍繞以圓形之鐵欄。狀至莊嚴。而海濤澎湃。沙鷗迴翔。益壯聲色。千古偉人。埋骨於茲。殊相得也。客固熟知麥之故事者。并述麥爲葡萄牙之冒險家。生於一四八〇年。時距哥倫布發現新大陸未久。航海者尙未諳習航線。麥之推測。謂大西洋與太平洋之間。必有較



捷之海峽可通。說葡王不從。迺說西班牙王給五艘以遂其願。於一五一九年九月二十日爲出發期。自克納蘭諸島向錫萊羅行。風濤寧靜。一星期計行九英里。既而銀濤萬丈。狂飈大作。聲若獅吼。舟子大驚。私謀戕麥而回。然事機不密。主動者被拘。麥仍鼓勇前進。不改厥志。時適隆冬。冽洳殊常。遂藉遜球安琳島作避寒計。光陰荏苒。一轉瞬間。天氣已和煦。再啓旋行。奈艘乏糧食。加諸洪濤汹涌。顛簸更劇。舟子請返棹。然麥之冒險心堅如金石。不達目的不止。舟子圖反抗。麥執其魁誅之。羽從二人放諸荒島上。約行二月許。竟得一海峽。卽今之南美洲南部麥哲倫港也。麥大喜。循港進。時糧早罄絕。以皮帆杠爲食。兩岸峻嶺連綿。高及雲霄。山巔堆雪。皚然倒映水中。似白練。再進則豁然開朗。浩瀚無涯。蓋已由大西洋達太平洋矣。泊舟於菲律賓。麥尋爲土人所害。後西班牙總督爲之建墓。年久湮毀。宿務島諸美人重爲修築。遂有今日之偉觀云。



馮玉祥之清興

客有自魯來者。爲談馮玉祥氏隱居泰山之生活。頗饒興趣。爰記述之以爲資料。

馮氏近由僚屬贈以錦雞數十頭。殊姿艷溢。彩耀華披。氏顧而樂之。每日於雞鳴喔咿間。卽披衣起身。筐盛黍米。朱朱呼之。錦雞紛來攘啄。氏乃歎曰。區區得失。尙攘奪如此。無怪世人之爭地爭城。殺人盈野也。造物不仁。於人其何尤哉。

蓬萊秀才吳子玉畫梅竹。氏頗羨之。顧無所師承。乃備芥子園畫稿臨摹。居然能作一二折枝。然不肯示人。所成畫幅。展視有頃。卽撕去之。蓋恐侍役輩持之以去也。

氏甚喜花木。近移得梅樹一株。亭亭倩影。搖映於寓室之前。而客有得其納



妾喜東者。趨往賀之。客欲一見新人。氏乃指室前綠萼華曰。此予之小妾梅氏也。客爲之軒渠。

某日。氏起身獨早。時微透曙色。尙未大明。氏絕不驚動侍役。卽外出遨遊。侍役旣醒。不見主人。大恐。四出尋之。卒得之於南天門。方坐崖石間。與一樵父比坐談笑。殊歡洽也。

氏體健不畏寒。近來滿山霏雪。氣候凜冽異常。氏祇御一土布棉襖。不御裘氈。且冒雪登丈人峯。翌日。侍役中寒而病。臥牀不能興。氏笑曰。在此中原多故。其速鍛鍊體魄。以爲世用。若孱弱如此。其何以爲軍人哉。觀此則氏之一片雄心。昭然若揭。隱遁決非其素願。但藉此以待時機耳。

氏常以射獵爲樂。得獐兔之類。輒殺而烹之。以爲餽飪之餚。且以餉客。然烹煮不得其法。腥膻觸鼻。客食不下咽。而氏啖之津津有餘味也。氏之生活。極平民化。有足多者。

烽火中之孝子

日軍之荼毒我人民者。難於僂指計矣。自淞滬而西。直抵槎谿之濱。所過之處。無不園廬僅存瓦礫。市廛變爲邱墟。硝迹彈痕。傷心慘目。顧此中有可風末俗之趙孝子軼事一則。烽火連天。孝思不匱。洵難能可貴也。

孝子趙爾和。槎谿人。服務滬北搪瓷廠。父早沒。因奉母以居青雲路。與予爲比鄰。不幸其母於去秋攫傷寒重症。藥餌雜投。竟致喪命。爾和抱恨終天。常泣涕以告人曰。我今日爲無父無母之兒矣。何擾攘人世爲。聞者爲之悽感。槎谿固有塋域者。乃輦土以葬母。月必一二次往謁母墓。一若生前之定省然。及滬變發生。予倉皇出走。爾和以失蹤聞。疑其死於流彈中矣。詎意一昨忽於卡德路途中遇之。則跛一足。蹒跚而行。予驚喜交集。詢其所遭。知爾和於一月二十九日。由小沙渡石灰窰渡舟出險。寄寓友好家。劫後餘生。頗以



亡母爲念。曾繞道至槎谿東張涇一行。東張涇者。趙母之墓之所在焉。倭之飛機。迴翔偵察。擲彈一。距身祇數十尺。泥土迸裂爲巨坑。其不死於鳥人之手者。一間矣。墓本無恙。爲之釋然。十九路軍既退。槎谿遂淪爲敵軍之作戰地。焚毀無所不至。爾和又大戚。戚母墓之。或被敵蹂躪也。乃冒鋒鏑而去。探視敵軍固縱暴無人道者。以鎗刃刺其脛。血流如注。負痛而逃。轉輾入赤十字醫院。診治兼旬。始得告痊。然一肢已廢。將以杖而行矣。予之王父錦庭公。及王母。亦安榿於張涇角者。佩爾和之孝。爲之慚惡不置云。

雙瓊館之金錢蓮

蓮爲夏日之花。亭亭淨植。香遠益清。讀周子愛蓮說。莫不爲之情怡神往。然則蓮亦尤物矣哉。我友胡君澹雲。風雅士也。家滬之南。妻瓊英。數年無所出。乃納一女曰瓊華。以爲窈窕。澹雲以芳名之。無意侔合。遂築雙瓊館以居之。



澹雲喜於隙地種竹栽花。頗多異植。足供玩賞。一昨邀予觀其金錢蓮。予以爲蓮之類別亦夥矣。有並頭四面分香重臺錦邊夜舒之名色。然未聞有所謂金錢蓮者。乃驅車往觀之。蓮爲盆中物。疊架而置諸中庭。以渥露壅肥。故吐苞絕早。花具體而微。朵朵白英。祇如錢大。葉亦纖小。稱之而香氣特濃郁。予詫爲少見。詢其何以致此。澹雲曰。是不難。不過小弄其巧耳。法取老蓮莖。實諸卵殼。雜他卵。令母鷄孵伏其上。俟雛出。則熱蘊欲萌。稍磨蓮莖之一端。使之穿破。然後取天門冬。搗末和泥。培莖於盎。發花則自渺乎其小。鬱乎其芳。爲尋常所罕有。且種蓮之法。不僅此也。春分前一日種。花在葉上。春分後一日種。花在葉下。春分日種。則花葉兩平。屢試屢驗也。予聞之。亟紀述以告世之有濂谿翁癖者。

奇魚識小



魚涵泳水中。自得其樂。佛家因有水梭花之號。其種類綦繁。供吾人庖饌者。祇什之一。茲將耳所聞。並目所瀏覽。書冊記載之奇魚。錄之以博閱者一粲。雲南有水晶魚。魚之腸胃。無不映徹。望之甚悉。

飛魚一名文鱈魚。產美國沿海。長一尺五六寸。背蒼黑。腹白。鱗圓大。易脫。羣游於海水上層。胸鰭長大。或較大於本體。以之爲翼。飛行水面。高可六七尺。諸懷之水。其中多鮪魚。魚身而犬首。其音如嬰兒。食之已狂。

葉魚。尾歧出如樹葉。首部有紋。產菲律賓。又魷魚。甚美麗。長數尺。蜿蜒如蛇。據說人被嚙。卽犯耳聾之疾。又獅魚。其名爲獅。實則其形如馬。但無蹄足耳。斑馬魚。身有斑點。一似斑馬。肉味鮮美。可供烹割。蟹足魚。鰭作棒狀。絕類蟹足。云有大毒。人觸之可致死。俱陳列於菲律賓之水族館中。

黑海豚。獸體魚尾。產太平洋。

日本海中。有魚與人無異。而禿首有尾。謂之海和尚。



泥猴。一名海鯊。體圓長。頭圓目突。鰓蓋有疣狀物。背蒼黑。腹白。兩旁有黑色圓斑四。尾爲扇狀。體長二三寸。棲於河口鹹淡水混交處。鰓部能貯水。腹鰭能匍匐。常匍行於退潮之沙灘。亦能飛躍。登岸便捷若猴。故名。或亦稱彈塗。與鰕虎之別名相同。

油身魚。一名魷魚。體甚側扁而較短。頭部闊大。至尾漸尖細。上顎比下顎長。口旁有鬚數對。喉部有鞭狀體二對。由腹鰭所變化。脊臀尾三鰭相連接。體被滑澤橢圓形之櫛狀鱗。背部暗褐。腹面藍色。眼與鱗之色皆似魷。體長八九寸至一尺三四寸。產於太平洋。棲於近海多礁處。

旗魚。體長達一丈三四尺。棲於遠洋。好游泳於水之上層。常以劍狀之上顎刺食他魚。或攻擊船底及泥沙。肉淡紅。味佳。分布於太平洋。地中海。大西洋。亦產之。一名舵徹。或羽魚。

電光魚。美國沿海。有魚夜能發光。利於航行。不啻燈塔。

青雲歷劫記

一二八之事變。不佞乃躬歷其劫。蓋敝居在青雲路恆裕里。八字橋在其北。天通庵站及青雲橋在其東。械接肉搏至劇烈之區也。不佞偕荆人等脫險出。固未及携取篋笥什物。寄寓新聞路慶慶里六號友好家。望蘇州河北烽火連天。念及讀書偃息之敝居。中心爲之怔營不已。乃冒硝烟彈火。自後方繞至前線者凡四次。達寶興路。輒爲軍士所阻。據云。倭卒密邇以守。見人行動。恐被作目標射擊也。十九路軍既退。倭卒尙未敢深入。不佞得乘虛蹈隙。如丁令威之化鶴來歸。則門戶洞開。已非舊狀。且頽垣碎瓦。在在碍足。登樓四察。晾衣之臺。僅存焦木。猶僵欹而立。西壁爲礮轟。開一巨竇。什物凌亂於地。衣服細軟。被掠一空。則皆地方宵小之所爲。非作戰之戎卒所得而防也。尤可惜者。則爲書籍報冊。不佞收羅都數百千種。頗多孤本絕版。以搜索樹



具散棄踐踏。無復完璧。不佞祇能付諸一歎。倭卒既作鳩佔。戰事稍戢。不佞遂向工部局領得執證。雇車赴滬北。擬將被掠餘物載之以出。不料適於其時。左鄰失火。右舍坍塌。不葬身其間。已屬萬幸。且餘物以越隔數日。故鼠竊狗盜。所剩僅十之二三。敗桌破凳。人棄我取。國破家亡。不勝慘痛。承朋儕探詢。爰草此文以告之。

抵制仇貨之先例

日本素有倭奴國之號。蓋以其叢爾之地。侏儒之民而輕之也。奈自一戰勝我。再戰勝俄。國際地位驟然增高。勃勃野心。覬覦我疆土者有年矣。此次竟敢長驅而來。攫我邊陲。戮我黎庶。國聯既強權之是袒。政府又軟化而無能。人民不得已。因有抵制仇貨之發生。檢查嚴密。懲戒有方。父詔其子。兄勉其弟。堅持到底以爲之。然則抵制仇貨。究有濟乎。曰。此制敵死命之唯一法也。



且有先例在。當一千九百〇八年。奧大利以武力併吞土耳其之波黑二州。土人大憤。一再開會。創議抵制奧貨。一致贊同。奧船舶輸貨來土。抵岸竟無人工爲之搬運。奧人大窘。遂向土耳其政府提出抗議。土政府答以人民不用外貨。乃人民之自由。政府絕對不能負責。奧人不得已。乃向土政府道歉。并賠償巨款。事始平息。說者謂土之延國命於瀕危者。抵制外貨之力也。然則今日之我國。殆曩年之土耳其乎。今日之倭國。殆曩年之奧大利乎。我國能以土之對奧者對倭國。倭國雖蠻悍無禮。其必有屈服於我之一日。况倭貨除供給本國外。其大宗銷路。端賴我國。我國自抵制以來。祇數十日之暫。其工商業已大受影響。若延長時日。則生產過剩。工商業俱有停頓之憂。此時國中。大起恐慌。較任何問題。爲難解決。我國人其欲制倭死命乎。則以抵制仇貨四字。書諸於紳。永矢勿諼可也。



割讓臺灣時之邱菽園

臺灣之割讓與倭。此國恥史重大之一頁也。地在閩東。凡二十有九島。本屬我國版圖。明季爲荷蘭人所據。鄭成功逐荷人而有之。鄭氏亡。歸於清。不料甲午一役。喪師失地。訂約馬關。乃有割讓臺灣之條款。顧臺灣人民。沐我國化澤殊深。志士奮臂起。謀所以抗倭。而邱菽園爲之魁。邱菽園諱焯。本晉閩海澄人。自先世遷臺灣。遂家焉。家資擁百萬。豪俠名於時。清廷割臺灣。菽園屢電力爭。復嚙血上書。清廷不之從。菽園慨憤異常。曰。朝廷旣棄臺灣土地人民矣。臺灣人民不可不有。以自拔。卽輸家財佐軍。組織臺灣民主國。并推舉唐景崧。劉永福爲正副總統。會撫標兵變。焚署。劫庫。事敗。菽園不忍隸倭籍。於是內渡歸粵東。又曾流寓新嘉坡。自號星州寓公。創設天南報館。旣而於海澄故居。築屋以養親。主講潮州韓山東山兩書院。更倡辦嶺東同文

學堂。鼎革之際。菽園一度爲教育部長。復被推爲粵代表。南北統一。被選爲參議員。旋病歿。時初元三月二十五日也。生平著述。有菽園贅談八種。後附庚寅偶存。壬辰冬興詩各一卷。中有和韻詠古。如伯夷云。不遇黃農遇夏朝。乾坤兄弟影寥寥。微言欲假清風送。湯武由來學舜堯。蘇武云。萬里關山月色闌。牧羝雪窖任荒寒。歸來不見生妻在。應悔胡中娶婦歡。楊雄云。非不文章千古重。竟將著述美新朝。九京欲起君相問。此恨如何作解嘲。洵有價值之什。讀其詩想見其人。爰誌之如此。

吳祿貞出賣順風

吳中玄妙觀前之陸稿薦。爲聞名江浙之熟肉舖。有所謂順風者。剝豚兒之耳爲之也。吳祿貞將軍。非屠夫之流。烏有順風之出賣。蓋將軍嘗一怒。抽白刃。剝倭奴之耳也。時祿貞任延吉邊務大臣。嚴厲剛正。一時無兩。東省之倭



僑俱震大名。不敢稍撓其鋒。一日有倭領事來謁見者。停車門外。祿貞之委員。命車夫移止道左。俾不致有礙交通。車夫不知其爲委員也。揮鞭辱之。委員固擅倭語者。斷斷與爭。車夫復鞭之。盛氣以凌。且加甚焉。委員不得已。上稟於祿貞。祿貞大怒。立命執無禮車夫來。提其左耳。親用短刃剝之。血涔涔下。滴衣肩爲之殷紅。車夫痛踣於地。領事詰問。祿貞叱之曰。若再不識趣而喋喋者。車夫之右耳。又將失其位置矣。領事氣奪不敢聲。一時傳爲話柄。按祿貞號綬卿。富革命思想。光復之際。祿貞頗多規畫。清廷忌之。狙擊之於石家莊。一代雄才。長埋黃土。惜哉。祿貞工吟詠。詩什綦多。如步王梧生已酉守歲原韻云。梭擲雙丸任往還。白雲終古自閑閑。一生梯米浮滄海。萬里風雲望故山。醉眼重邀燕市月。蹄痕曾遍漢時關。撫摩髀肉增惆悵。陳迹無端俯仰間。底事王郎斫地歌。敢將身世怨蹉跎。骨經鍛鍊丰裁峻。眼閱興亡涕淚多。好友乍來棋一著。舊書補讀硯重磨。竭來五夜閑吟慣。數盡殘更躍鼓鼙。



又聯句云。官閣梅花春酒艷。天階楊柳曉風疏。又五夜聞鷄猶起舞。一時屠狗亦雄飛。又長安觀奕成殘局。列國爭雄啓戰場。又未必出山終小草。何辭傾國對名花。均名雋高華之作。讀之動人景慕。精神不死。祿貞有也。

榆關

自倭軍侵陵以來。我國日蹙千里。茲已進逼榆關。形勢愈惡。引領東北。泣涕如雨。客有曾旅榆關者。爲述其地情俗。勝跡依然。河山易主。其感傷爲何如。關爲萬里長城之東端。歐美人士之來華游歷者。必到此瞻仰。嘆美我國古昔文明之盛。稱之爲天下第一關。非虛譽也。其地古蹟殊多。有五花城者。城連環爲五座。相傳爲唐太宗征高麗時所築。箭筈嶺在城西北七十里。山崖鑄有南無阿彌陀佛六巨字。遼史太祖天贊二年三月戊寅。軍於箭筈山。討叛奚胡。損獲之。射以鬼箭。卽其地也。又節林釣臺。爲明永平兵備道朱國梓



棲隱處。孟姜女萬里尋夫故事。婦孺俱知。其事之有否。姑不論。城之東南二十里。有石浮水面。人以姜女墳呼之。土人并於海濱高阜石上祀之。名曰望夫石。每屆夏季。有來避暑者。其勝地有三。一角山。距城約六里。天黎明。造其峯。遠望東海浴日。絳霄護擁。氣象詭奇。真大觀也。一立陽洞。在角山東崖。半有石洞曰立陽。深廣各六七丈。內建佛樓。可容數十人。樓左偶有石竇。孔中透漏天光。中有一仙字。非鬼斧神工。不易鐫鑿。二郎廟在首山巔。距城西北十里。其巔有屋三椽。望見海濤湧立。映以天光。極變幻之妙。勝於海窰觀潮也。距城八里。有南海娘娘廟。廢歷四月二十八日。爲娘娘誕辰。鄉愚輒作廟會。魚龍曼衍。備極熱鬧。秋冬間。有酸梨一種。爲著名產物。啖之厥味雋爽。哀梨不啻也。客雖南歸有年。然其子尙在榆關營有業務。鞀鼓鋒鏑中。消息沉杳。頗爲憂慮云。



閩變中之薩鎮冰

閩變後。馬尾海軍各機關。均被佔領。海軍學校校長杜錫珪脫險來滬。據談薩鎮冰。雖參加福州公共體育場之民衆大會。然實係包圍強迫所致。非出薩氏本意也。客有知薩鎮冰軼事者。謂薩在前清時。曾隨載洵出洋。考察海軍。薩有愛犬癖。於北京以數千金購得一獅子犬。海程萬里。頗感寂寞。則日以餵犬撫弄爲排遣。美國軍艦司令溫特。與薩有同好。覩而喜之。薩卽欣然抱以爲贈。曰。此我國貴種之犬。君宜珍視之。嗣後薩與溫特時相通訊。輒以犬之近狀爲詢答。


薩自奉殊儉約。然居室必極其裝飾與點綴。居住久暫不問也。某歲賃居北京某巨廈。廈爲二百年前物。破舊殊甚。薩居其中。耗千金修飾一新。雖壁衣窗帘之微。亦極色彩美艷之致。然不半載。卽棄之他去。毫不顧惜也。廈主人

以廈貨與人竟得善價。薩性沉默寡言。終日無笑容。家人『畏』之。咸以老虎見稱。所以狀其嚴威也。

吳中花事

梅占春先。孤芳堪賞。而鄧尉香雪海。尤負盛名。高高下下。觸處皆萼綠華。釋德元詩。半嶺人烟香雪裏。下方鷄犬白雲中。可知厥境之佳勝矣。但輓近以還。山氓以植梅利薄。乃半以栽桑。間種玉蘭。春時花放。雖買棹蠟屐。四方來游人。然未免有今昔盛衰之感矣。靈巖山麓披雲庵。虎邱冷香閣。梅花爛熳。俱有雨浴脂濃。烟籠玉暖之妙。城中植園。今爲苗圃。亦爲看梅之地。而可園之鐵骨紅梅。折枝表裏俱赭。尤爲特色。

培德堂在白蓮涇。牡丹綦盛。有香國花天之號。士女往游。絡繹不絕。一過穀雨。便付諸并州一剪。所以俗有穀雨三朝剪牡丹之諺也。



關家頭巷網師園。爲私人所有。其殿春籜。卽栽芍藥處。
環秀山莊。在申衙前。婪尾花發。占斷風流。

蟠螭山。俗呼爲南山。在彈山西南。山陰多桃。春日望之。如錦步幃。

八旗會館。有文徵明手植紫藤。天矯蟠屈。占地數丈。花時繁艷。繽紛如垂瓔珞。對之輒令人追思衡山先生之馨德。清標不置。


青陽堤。夾道櫻花。一白似雪。蓋日領署之所在焉。一自倭寇侵陵。感情日惡。無復有携榼賞花者矣。

葑門外黃天蕩之芙蕖。翠蓋田田。連衍數里。花自葉叢中昂然特出。有如湘妃出水。游人往往拂曉雇舟而去。露珠走盤。尙未晞也。城中遂園。有并蒂蓮。又寶林寺東文衙里之七襄公所池。多芙蕖。來自瀟湘七澤間。異種可珍。惠蔭園之叢桂山莊。繞屋植桂。樹皆高三四尋。粟玉黏枝。似貯萬斛香也。拙政園之香洲。屏鑄吳梅村山茶詩。惟千葉攢簇之寶珠名花。惜已菀折。聞

近有補種之說。果爾。則竹底梅邊。嬌姿弄影。歲寒不嫌寂寞矣。

靈魂牀

哲學家之解釋靈魂。指靈魂爲體魄外之精神實體。一般迷信宗教者。遂有靈魂不滅之說。然儒家往往闢之。如司馬溫公云。形既朽滅。神亦飄散。神者。卽靈魂之謂也。最近德國醫學博士密克琪多氏。曾發明一靈魂牀。可以衡靈魂之分量。斯亦奇矣。博士主持某大醫院事。特製一牀。有磅秤之機能。病人呻吟其上。可以其體之輕重。而知其病之增減。法至便也。一日。博士在隔離室。驗視垂死之病人。方驗視間。而某病人遽爾氣絕。某病人固奄臥於磅秤之牀者。人一氣絕。磅數忽突減。博士乃加以研究。病人賴呼吸而生。一呼一吸中。含有若干量之水分。呼吸止。水分消失。磅數自應減少。但總無如是相差之甚也。於是博士遂決定所突減之分量中。除水分外。卽爲靈魂之



散滅。從此一再試驗。靈魂之輕重。得以是牀衡之。而靈魂牀之名稱。一時轟動西歐。各醫院正在紛紛仿製中云。

青島之新騙術


據青島來客談。該地有某菜館者。善治南方肴饌。素著聲譽。故生涯鼎盛。日前旁晚忽來數客。分據兩席。各不招呼。有若漠不相識者。烹魚魚脯。恣意飲啖。但兩席所點之饌。彼此雷同。并酒飯之質量亦相等。侍役固不甚注意也。既醉飽。甲席之客付鈔先行。乙席某客乘時外出。洩便向甲席之主人。取得帳單一紙。蓋皆同黨預爲之約也。乙席散出。館役向之索鈔。則以付訖對館役與爭。不得要領。乃呼警察來判之。客出帳單爲證。一一合符。館役百喙莫辯。祇得自認晦氣而罷。從此各菜館相率有戒心。凡兩席同饌者。輒託故婉言。俾異一二。蓋以免混淆。海上菜館多。此種騙術似亦不可不預爲之防也。



又某骨董商獲一漢代古鼎。由某捐客送至某巨宦家兜售。捐客奇貨可居。索值過奢。交易未成。仍由捐客退還骨董商。骨董商略一摩挲。謂爲非已原物。有贗鼎亂真之弊。捐客斷斷與爭。堅不承認。骨董商乃訴諸於官。經訟累年。捐客始吐其實。蓋原物已質於某處。卒歸捐客設法贖還。案始了結。於是古鼎哄傳。收藏家爭欲得而購置之。骨董商竟以三萬金脫售。實則骨董商固與捐客串通。二物俱贗鼎也。亦狡獪已。

明代殲倭寇之二英雄

明嘉靖間。倭寇所至掠劫。殺孺子淫婦人。以爲戲。民畏之如惡魔。及大舉犯周浦。以猝然而至。不及防禦。人民遂大恐慌。婦孺號哭。天又陰慘而風。疑非人世。有丐者穆一郎。忿小醜之跳梁。嗟生靈之塗炭。遂粉墨飾面。漆身爲厲。行乞倭軍中。藉以探察倭衆寡所在。告於知府方廉。并獻計投毒於倭飲之。



井。廉深嘉之。一。郎。乃。與。朱。夫。二。人。身。懷。毒。劑。深。夜。往。投。之。爲。倭。軍。中。之。擊。柝。者。所。見。力。與。之。搏。殺。之。翌。日。倭。汲。井。而。飲。皆。瞠。目。不。能。語。土。人。有。通。倭。者。告。以。飲。河。水。故。中。毒。不。甚。深。然。死。者。已。千。餘。人。倭。憾。穆。一。郎。與。朱。夫。甚。大。索。被。獲。穆。朱。罵。倭。不。絕。口。不。屈。而。死。聞。者。義。之。又。有。張。二。郎。者。亦。甯。人。子。善。泅。水。潛。水。中。十。日。不。死。又。善。走。如。慶。忌。倭。寇。至。二。郎。應。募。向。敵。數。從。水。中。鑿。沉。倭。船。時。偵。倭。情。告。於。官。又。斬。倭。首。以。獻。獎。以。銀。牌。不。受。勞。以。酒。肉。則。大。嚼。而。去。守。平。論。功。世。襲。百。戶。加。以。章。服。辭。之。行。乞。如。初。後。方。太。守。訪。得。之。寺。中。伽。藍。祠。下。犒。之。以。金。笑。不。受。與。以。食。又。大。嚼。之。不。謝。而。去。亦。奇。俠。士。也。此。次。倭。人。肆。暴。殘。殺。劫。掠。之。慘。酷。勝。於。明。代。我。平。民。中。有。穆。一。郎。朱。夫。張。二。郎。其。人。乎。則。倭。寇。雖。強。足。以。殺。其。勢。燄。而。有。餘。予。固。馨。香。以。祝。之。

海外珠塵

美國爲電影先進之邦。影戲院之多。爲各國所未有。有瑪麗戲院者。專映新聞片。凡今日之新聞。明日即可公映。以供衆覽。有時上午發生之新聞。下午即得快觀於銀幕。其靈敏真確。勝讀報紙十倍。故該院營業。無不日賣滿坐。專爲該院攝製影片之新聞社。亦獲利甚豐。洵新聞事業中之別開生面者。紐約某富邸。其飾壁不用彩漆。亦不用油紙。專以各國珍奇郵票黏貼而成。圖案畫幅。望之滿目彪。其價值之巨。直使酸士咋舌云。

全世界之音樂。佔第一位者爲西班牙。佔第二位者。則爲菲律賓。其民無論男女老幼。什八九均擅音樂。故不能奏批亞娜者。人輒鄙之。往往無從得佳偶。亦異聞已。又菲律賓之警察。和藹有禮。人有問路詢事者。必詳爲指導。不憚煩瑣。爲他邦所未有。

巴黎之舞女。輒裸其上體。玉乳以錦絡蒙之。茲忽大加解放。乳上以美麗印花紙貼印成紋。點綴雙峯。益增嫵媚矣。又彼邦一般摩登女郎。以常與慘綠



少年接吻故。口脂異常精究。脂中稍以玫瑰糖汁。兩唇相親。津津有味。令人意消魄盪。

德國科學家白克寧氏。費數十年之研究。發明人工製造生物法。其法依進化程序。先從一二原子之最下等生物始。遞進而爲將來製造人體之預備。茲已能製造最下等生物四五種。日前在柏林開會。供人展覽。窺以顯微鏡蠕蠕而動。無異天生。科學真萬能哉。

牛津大學教授萊爾芳氏。對於將來之服裝問題。曾有言論發表。謂我人所御之時服。（卽西裝）緊附於體。又須加以扣領。束縛太甚。不合於生理衛生。而於炎天暑令。更不相宜。卽東方之和服華裝。亦諸多牽絆。將來均在落伍之列。蓋以後人民生活。必有繁而簡。服裝之趨於簡易方面。勢所當然。環顧世界服裝之合於將來者。惟阿刺伯式。有普遍採用之可能性。一毯裹身。夏以遮羞。冬以禦寒。或加或卸。異常便適。服裝革命爲期當不遠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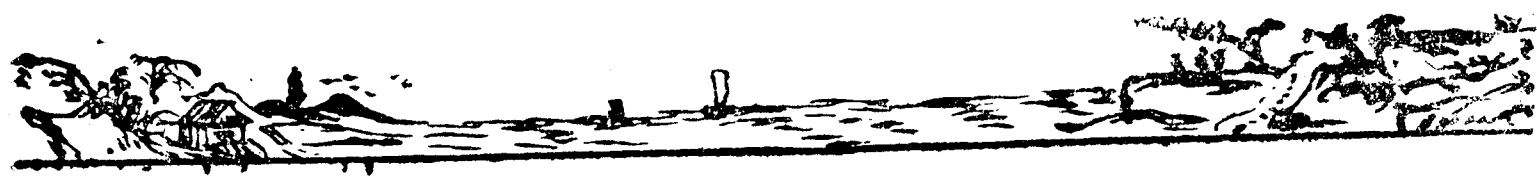


哈林勃斯者。瑞士之著名生理學家也。近來頗研究及於性的問題。謂兩性相合。其快感殊短促。而人類之樂此不疲者。乃造化之小弄狡獪。所以綿延人種。使之不絕也。日後科學進步。至相當程序。當有以機械作用。而代兩性之相合者。屆時則生理上逐漸失其常態。性的問題。得答案而解決。淫亂之風。亦於焉告戢云。

日本水村三郎氏。謂華人之纏足。頗有關於生殖問題。按人體之發育。往往至相當程度而止。否則必虛絀於彼。始得盈豐於此。華人以嗣續爲重。故對於婦女。一律纏足。卽所以使虛絀於足部。而盈豐於生殖部也。

雞

雞爲冬令唯一滋補品。其功效高於一切羊膏牛脯乳汁豆漿之上。昔李合肥每於冬月。日啖童雞一。精神奮發。終歲治事無疾痛。又吾師胡布衣之哲



嗣疽發於背。以刀剗之。戒絕葷腥。奈創口下陷及寸。久久不平。乃殺雞佐餐。日以爲常。不半月。缺陷悉補。此又一明證也。

遜清時。京師西便門外白雲觀道士高某。善製雞丁。楊梅竹斜街之萬福居。師承其法。名聞禁內。號高雞丁。予友黃怡如客京師久。曾一嘗之。贊爲佳味。昔睢陽湯斌之官吳中也。其夫人及諸公子。服御殊樸素。春野薺生日。采取和豆羹以爲饌。民間因有豆腐湯之諺語。見某日市隻雞。公愕曰。吾至吳未嘗食雞。誰市者也。僕叩頭曰。公子公怒。立召公子。跪庭下責之曰。汝謂蘇州雞賤似河南耶。汝思啖雞。便歸去。惡有士不嚼菜根而能作百事哉。並答其僕遣之。一時傳爲笑柄。

古文家方望溪生甫四歲。父日授諸經。嘗早起以雞聲隔霧命對。卽應聲曰。龍氣成雲。其穎慧如此。

贛之泰和縣產錦雞。五色斑斕。美前總統塔孚脫愛蓄之。日必親飼穀粒云。




德瑪爾廠以冷榨法製雞汁。行銷徧歐洲。以是每年殺雞多至三萬萬隻。對於雞之鑒別。備極精密。蓄雞之場。其廣大雖古之雞坊。不是過也。臺灣本稱雞籠山。以其形而得名也。茲臺灣已入倭版圖。翹首東望。不勝感喟已。

聞雞起舞。此祖逖之雄風也。當此外侮日亟。國難臨頭。我國民其各以祖逖爲師表。以雞聲爲警鐘。斯可矣。

圍爐談倭錄

倭之與我。感情素惡。遠如甲午之役。近則五九。五三諸紀念。皆令人痛定思痛者也。蓋倭人本以狼之心爲心。狗之肺爲肺。無怪其貪殘好殺。我國騷人有以倭人與狗爲分詠格詩鐘者。傳誦一時。如東雷云。由來民族蝦夷種。可有英雄燕市屠。徐枕亞云。三島下流名說浪。一門上客盜稱雄。律西云。遠從



徐福留秦裔。敢與蕭何競漢功。新舊廢物云。敢死雄心強島國。就烹末路比淮陰。詼諧風趣不可多觀也。

甲午之役。我國有一軍統號今顏者。統軍征倭時。馬上口占一絕云。輕寒惻惻入春衣。大纛南征莽鼓鼙。峻嶺摩天盤健馬。臨風一笑萬山低。又自團防暮飲歸營云。薄飲村醪趁醉歸。長河一帶晚烟圍。暮天風緊雪平野。匹馬衝寒山欲飛。口吻何等豪雋。壯我士氣不少。

我國古籍之流入於倭者。爲數可驚。近如瀋陽一役。四庫全書被倭攫去。國粹淪亡。言之可喟。然前此尙有海內陸氏十萬卷樓藏書。於光緒末年。倭人以十萬元購去。鼎革之際。羅振玉氏避居扶桑。盡挾所藏書鬻諸於倭。杭州丁氏藏書。於光緒末亦幾爲倭人購去。幸端溪陽聞之。出資收買。建兩江圖書館儲之。始得保存。真千鈞一髮也。


我國之庸臣懦將。於甲午之際爲尤多。如龔照璠。亦庸臣懦將之流也。其時



龔以一道員。任旅順營務處事。凡大帥以下。悉聽營務處指揮。權甚重也。旅順頗占形勢。軍儲充盈。本可一戰。奈龔膽怯如鼷。聞金州陷。逃至天津。謁李合肥。大爲合肥所申斥。及返旅順。而倭軍已襲至。龔乘魚雷船先遁。旅順遂爲倭所得。龔革職。并繫刑部獄六年。庚子聯軍來。龔乃乘隙逃去。喪師辱國。倭人尤非笑之。洵敗類也。

呂碧城女士。爲文學名家。足跡徧異域。與歐美士大夫。訂盍簪之雅者。不可數計。獨不屑伍倭人。某次於橫濱登陸。某倭人故獻殷勤。出名刺以授之。女士擲刺不之禮。蓋女士心目中。直無倭人也。

瀋陽變起。國人羣起排貨。倭人之留滬者。漸有生機告絕之憂。於是慫恿浪人。從事肆擾。實則此種排貨運動。不受任何武力所強壓。按排貨。英人謂爲布埃可脫 Boycott 蓋布埃可脫者。愛爾蘭大田主之名也。主對於田戶。異常虐待。一千八百八十年。田戶起而抵制。不耕其田。不與之貿易。主乃屈伏。



厥後凡關於此等抵制強暴者之運動。輒以布埃可脫稱之。認爲正當行爲者也。然則倭人其三思之。

中倭之役。有宋祝三其人者。功績不在馬聶諸將下。客有談其往史者。謂祝三諱慶。蓬萊人。咸同間。從攻粵捻。先後數百戰。積功官至四川提督。光緒間。中倭失和。慶督兵力戰。與倭軍交鋒於摩天嶺。慶軍槍無虛發。蓋每夜慶自督率部下。習練槍法。法以線香燃其端。而插諸於野。然後發槍擊之。以中的者爲勝。勝輒有獎。故摩天嶺之役。鎗殪倭軍。不可以數計也。捷音傳布。有調寄滿江紅以賀之云。膽落強倭。摩天嶺。將星輝耀。百餘里。驚心征鼓。環山兜剿。颯爽哀公能報國。精忠武穆悲同調。恐幾番。酣戰議和戎。金牌召。成與敗。人先料。忠與佞。天應曉。看三軍破敵。尸骸滿道。鴨綠江邊。亮水陣。鳳凰城畔。開花炮。待凌烟閣上。紀功勳。圖形貌。詞雖不佳。然能忠實寫戰績。可誦也。日俄之戰。爲俄人占據我滿洲。不肯撤退。且伸其勢力於朝鮮而起。當時我



國爲日人假面具所蒙。以爲日人真能仗義焉。頗有一二健兒。投日麾下。以助戰。周星五。卽其中之一人。奉天鑿兵時。星五乘月黑風高。以甘騎襲取輜重。得俄軍子彈及糧糗軍裝各數十車。付諸一炬。炎熾燦怒。光燭四野。俄軍大驚。卽棄奉天遁走。旣而日人漸露真相。肆其鯨吞之手段。星五乃大憤慨。謀所以反抗之。奈行動爲日人所知。置迷劑於酒中。以飲星五。星五沉醉。被繫送俄軍。星五旣醒。罵日人不絕口。未幾被害。懸首哈爾濱頭。日相伊藤氏權重一時。安重根謀刺之。心猶豫不決。忽夢有人勸勉其成功。爲之訝奇。不置。翌日至車站。伺氏以擊。見星五首。赫然卽夢中所見之人。而一擊竟中。冥冥中似有鬼雄默助也。又聞庚子聯軍來。星五在京。匿身宮牆間。日人先來搜掠。星五發連珠鎗。殪之。尸骸徧地。乃超城而逸。蓋其鎗法與距躍之技。皆高人一等。洵奇材已。

日人對我提出之二十一條。國人至今猶留餘痛。此五九紀念之所以永矢


不忘也。當時報紙中充滿憤懣之言。有康同璧女士者。曾填青房並蒂蓮詞一闋。以婉約之筆寫感傷之懷。數十字直抵得千萬言而有餘。少許勝人多許。女士有焉。詞云。『奈何天。又是東風吹亂桃花片。惱燕瞋鶯。悵來去年年。傷春一曲隨流水。薄餘情。縷縷成烟。慙慙生怕這番瘦損。對菱花。暗自纏綿。問春春自憐。看愁紅零亂。飄泊三千。黯銷魂。高昏庭院。月上鞦韆。莫淒涼重寫舊愁新恨。說與啼鴉。人前不敢明明訴。怕流光漏洩春先。』詞前有一小序。五月九日。卽陰歷暮春節也。然此爲何日乎。國人無不知之。興念國事。不勝懷感。同璧南海女也。

此次日人侵陵。其國中郵函紙鈔間。常鈐有橡皮印文。如『祈戰死』『出軍勝利』『打倒支那』等。觸目皆是。我友蔣冠華。有鑒於此。因有抗日救國橡皮圖章之鑄製。有『同赴國難』『一致團結』『從今後不買日貨。願大家永矢勿忘』諸字樣。廉價出售。以喚起民衆。真有心人也。



鞠部凋夏記

夏氏弟兄之於鞠部。不啻王氏祖孫之於畫苑。凡談斯中學故者。莫不知之。夏氏弟兄中。以月潤爲幼艾。蓋行八也。其名爲何桂笙所賜。冠以厥姓。遂有爲謎底。而射古人詩。黃梅時節家家雨者。洵殊工切也。父奎章。擅唱鬚生。兼武生戲。尤以冀州城爲其傑作。月潤淵源傳其家學。亦以冀州城名噪梨園。至有以活馬超稱之者。神乎其技。於此可以概見。旣而唱紅生戲。飾關壯繆。而搬演三國故事。士女傾城。連賣滿座。同時以紅生戲馳譽者。有三麻子。有張月亭。顧曲周郎。嘗品藻三麻子爲架子關公。月亭爲流氓關公。而月潤爲強盜關公。關公之加以強盜頭銜者。貶辭也。或月潤登場爲武聖。失於鹵莽滅裂。有以取之歟。月潤娶譚鑫培女。冰清玉潤。可以媲美衛家公壻。奈爲聘角事。而生間隙。聞月恆。月珊。以老譚爲乃弟之丈人峯也。曾情懇之南來。爲



其所主戲院之台柱。不料老譚利心過重。以天仙園之包銀巨也。爲之豔羨。而背約。夏氏弟兄憾之。乃編捉拿老饅一劇。以諷刺老譚。輓近以還。伶工喜宗派於譚。而故爲攀附。月潤絕不以丈人峯爲幌子者。蓋有所芥蒂也。客歲月潤忽厭棄優孟生涯。遁入空門爲佛徒。從此蒲團貝葉。足以頤養暮年。而日前淨土庵僧人來述。謂月潤入冬抱病。竟死庵中。夏綠霜凋。昔人所悲。而月潤適姓夏。因作凋夏記以悼之。

窮話

文人多窮。此昌黎老人所以有送窮文之作也。予亦窮措大之一。備領窮愁况味。因草窮話若干則如左。

典質爲窮人所難免。個中人遂有「有當有贖。上等之人。有當無贖。中等之人。無當無贖。下等之人。」之語。蓋聊以解嘲也。




某名人有避債詩一絕云。「門前索債亂如麻。柴米油鹽醬醋茶。我也管他娘不得。後門走出看梅花。」又新年云。「東鄰設宴送除夕。西舍開筵賀歲朝。只有老夫忘肉味。一盤豆腐到元宵。」是窮中之風趣者。

前人詠窮佳什。如「太窮常恐人防賊。久病都疑犬亦仙。」又「可憐最是牽衣女。哭說鄰家午飯香。」語絕沈痛。

諺有「命裏窮。終是窮。拾着黃金會變銅。命裏富。終是富。拾着紙兒會變布。」隱寓人無妄求之意的。是勸世良言。

「吃在肚裏。着在身上。」此亦諺語也。或有反其說者曰。「着在肚裏。吃在身上。」則窮之歷程。尤進一層。蓋箱篋服物。早已化爲烏有。賸有身上之衣。尙待付質易米也。

時彥句。「門無車馬方爲雅。客有琴書不算窮。」窮而偏不說窮。何等雋妙。何等襟懷。



曩日報端載有一窮士。常糊舊報紙數十百重爲一厚被。污垢輒撕去一重。隨撕隨薄。則歲序已由冬而夏矣。謂適與氣候衛生相合。頗自詡其計之得云。

迦盒之逃畫


丹青中之花卉。較諸山水人物爲尤難。必須天分卓絕。然後加以功夫。則揮灑之傾。毫端自有靈趣。縑幅別具色香。否則作斷梗折枝。失諸粗獷。作並蒂密蕊。失諸滯重。終難適如人意。當代花卉作家。以海虞陳迦盒先生爲巨擘。先生闢居吳中飲馬橋頭。賣畫爲活。山水人物。蟲魚鳥獸。無所不能。間寫花卉。輕倩秀逸。妙具韻致。不撫本。不臨稿。隨筆所至。自有章法。求其尺幀丈幅者。戶限爲穿。先生終歲揮染。猶積件如山。難於償撥。先生又廣交游。朋侶趨譚。更誤畫晷。先生苦之。不得已。乃挾畫具。逃往滄浪亭間。調鉛殺粉。埋頭從



事及日落崦嵫始施施而歸。并家人亦不知其所自來也。先生畫倦輒至觀前吳苑茶居。藉以疏散。奈茶居多熟客。熟客又多求畫。畫件積擱數月。甚至數年者。見先生來。環而向之促索。畫債勝於錢債。先生無以應付。足跡不敢至吳苑茶居者兼旬。往往郊野訪古。冷攤拾舊。以爲逋逃之藪。童穉逃學。固所習聞。先生而逃畫。則真藝苑奇談。足以軒渠。先生爲人喜詼諧。軀體肥碩。具羅漢形。爲冷紅會中表率。從之學畫者綦衆。小說家程小青暨烟橋介弟繫千。均其弟子。予曩肄業草橋學舍。亦曾沐其春風也。

霞飛在中國之一段因緣

我國詩人有一美人自古如名將。不許人間見白頭」之句。蓋名將寄身鋒鏑。鮮能盡其天年。然移之以言霞飛將軍。則又出於成例之外矣。霞飛年七十餘。白髮蕭疏。談當年戰績。猶虎虎有生氣。茲不幸病卒。法國朝野聞之莫




不震悼。客有爲述霞飛軼事。曾見諸於某西雜誌者。霞飛嘗行軍至阿爾卑斯山。天寒。冰雪載道。踟躕難前。期日愆延。餽糧告絕。霞飛不忍士卒之枵腹。立殺所御愛馬。檢枯木。火以爇之。分餉士卒。聊以療飢。霞飛旣失坐騎。徒步冰雪中。與士卒同甘苦。士卒無不感泣。霞飛平日在家。待遇臧獲。亦殊寬厚。有市物而失實者。或以見告。霞飛曰。下侍不賺主人之錢。則何從得以潤澤。祇須市來之物。合我意旨。其他可置諸不問也。霞飛曾一度來華。卜居海上寶昌路。寶昌路之改名霞飛路。卽昉於此。霞飛對於吾華土產。頗有愛好者。如龍井茶。大理石屏。明角鏡。芙蓉花。仿宋體書本。花卉繡幅。黃山松烟墨。臨歸。曾購置若干。以貽朋好。謂爲東方之美。其美在骨。非西方之美。祇有其表。所可及云。

樊樊山

逸梅小品



樊樊山先生。於本月十四日逝世。天不憖遺。凋殘耆舊。詩宗一代。銷歇風流。烏呼傷已。先生爲京華寓公者有年。百魔蝟沸。政亂似麻。先生獨與羅瘦公。易龍陽諸子。載酒題襟。澹然忘世。及羅易先後赴玉樓。先生頗有寂寞寡侶之感。體本清健。奈年來漸現衰邁之態。客歲偶啖馬打滾而病。馬打滾者。爲贛地之食品。法取糯米粉蒸而熟之。使之團圓成餅。俟其乾硬。然後和水煮之。及糜爛而止。謂之粢巴。別取糖霜豆麥粉。盛之以盎。粢巴投入盎中。糖霜豆麥粉則自然黏附。啖之甘芳可口。名之爲馬打滾者。取其形如也。顧衰邁胃弱。滯而不化。爲之困頓奄臥者多日。於是外間遂有先生作古之謠。海外東坡傳聞失實。先生一笑置之。先生風情綺豔。雖晚年尙喜作香奩之吟。大有却扇一顧。傾城無色之概。蓋其傳情如繪。讀之令人銷魂蝕骨也。我友徐子枕亞。欽其詩才。以師禮事之。時海上風靡詩謎之戲。枕亞常往推敲。一日。謎條爲樊山詩什。枕亞固熟誦其什者。乃下注。并移他人之注而集中焉。及



揭發果爲枕亞所中。獲四百金。一時傳爲佳話。張丹翁前輩藏有先生所貽之小影一幀。會蒙見示。貌癯而莊。正衣冠而足。登厚底朝靴。大約乃曩昔服官遜清時所攝。先生之案牘書札。早已刊行。遺詩三萬餘首。不久當有爲之付梓行世者。當民國初元。先生常以詩什付諸報章附刊。予亦愛讀先生之詩者。見輒錄存之。至今旅篋中尙有一二鈔本。均先生之佳構也。先生逝世。享年八十有六。


滇中之換鼎

滇中牟定縣。有繆理中者。坐擁資產。富名動西鄙。家藏翡翠鼎一。高尺許。純碧湛然。不瑕玷。不斑駁。瑩澤若含有水液。日光照之。通體明透。潏然又若雲氣之起騰。置於巨缸中。缸盛以水。映水俱綠。理中視爲傳家之寶。歲時宴客。輒出陳之。見者莫不交口讚譽。西方鑒賞家。曾願出萬金之價。理中不忍割



愛相貽焉。今春寒食節。理中染疾卒。有子三。謀析產分爨。各垂涎翡翠鼎。欲據爲己有。然鼎祇一枚。此得彼失。爭執不下。旣而伯提議。摔鼎爲三。仲叔亦表贊同。謂無可以瓦全。毋寧爲玉碎。得鼎足。聊以慰情。擬於明日當衆摔之。繆家有僕頗黠詐。聞之而熟計。憶某舊貨舖中有一贗鼎。與此相彷彿。乃出善價購歸。而私易之。翌日果摔鼎碎。而分取。三子未之辨也。前月伯以鼎足付玉人。磋之爲他玩好之具。玉人曰。此碲碲之類耳。非翡翠也。伯訝之。遂與仲叔同究其事。僕心虛怯。卽挾鼎而遁。控諸有司。已鴻飛冥冥。不知去向矣。曩昔庚子拳禍。聯軍蹂躪畿輔。大內之物。紛攫以出。某國卒二。得一舊哥窯巨碟。無可分贓。欲擊碎之。適爲某骨董商所覩。以十金易之。古物始得保全。運以來滬。居爲奇貨。此與換鼎事有相類處。因附誌之如此。

亡韓追痛錄



黃海涯瀚中。有半島焉。厥爲朝鮮。朝當讀若昭。世俗之讀爲潮者。誤。蓋旭日東升。朝而鮮曄也。人民爲箕子後裔。素爲我國藩屬。降至清季。倭奴啓覬覦之心。而中日之戰。因之以起。卽日俄之釁。其爭端亦爲朝鮮。倭人之亡韓也。巧爲飾辭。其外部覆中國公使云。查朝鮮王常蓄陰謀。致釀禍亂。大爲敝國之害。乃其自主之力。又屬太薄。不足以膺重任。其關係於敝國者。不特通商一端而已。地之相去甚近。又有干涉遠方之處。敝國萬難坐視。以妨榮名。是以決計代爲設法。以保太平之局。倭人之狡猾。於此可覩。然韓人素沐我國之文明化澤。一旦失其依憑。且苦倭人之壓迫也。於是遂有排倭之運動。漢城西門外。鐘鼓天洞一帶。集會演說。有所謂保安會。獨立協會。興國協會。一心會等。皆愛國青年所結合者也。其中一二小軼事。可以歌。可以泣。有不容湮沒者。培方學堂之學生李冰如。斥資以濟愛國志士之所需。爲倭警所偵悉。乃搜括其家產而盡沒之。冰如至貧。糞無以爲活。且監視嚴。無敢恤助之。



者。遂凍餒而死。臨死之頃。猶頻呼韓國萬歲。聲慘烈。聞之令人悚然。又某貴家女。國亡後。隱易姓名。輾轉至倭。入音樂學校。故作唱後庭花之商女。獻媚於倭相伊藤氏。伊藤好色。素有牡丹宰相之號。遂納之爲姬妾。旣而伊藤氏赴韓。抵哈爾濱時。安重根伏車驛間狙擊之。蓋女預以氏之行期密報於安也。安被執。慷慨就義。韓人有金澤雄者。賦詩以快之。云。平安壯士目雙張。快殺邦仇似殺羊。未死得聞消息好。狂歌亂舞菊花觴。海參港裏鵲摩空。哈爾濱頭霹火紅。多少六州豪健客。一時匙箸落秋風。其一腔義憤。可於言外見之。韓人固多能詩者。更有某志士不忍目睹亡國之慘。背鄉井而浮海他去。其去國吟云。欲哭不堪哭。欲行不忍行。乾坤雙淚眼。無處覓秦庭。蒼涼悲感。不堪卒讀。夫朝鮮之亡。我國之殷鑑也。篝鐙寫此時。窗外風聲颼颼。有似鬼雄之啾泣。爲之擲筆三歎。




贛地之巨桴

桴。編木以渡水也。又曰箒。予曩居蘇之胥谿。地多木。買乘桴以浮。習見以爲常。昨聞贛客談其地之巨桴。有非吾人夢想所及者。蓋贛多山林。冬令採伐。委諸巒壑間。俟水發爲瀑。木乘流砰宕。不假人力而自下。乃編之爲桴。由贛江下行。桴絕巨。載五六百人。亘三四里。蜿蜒若長蛇。桴上築以重樓。高若干丈。排比如蜂房。五六百人。居食於其中。雞犬相聞。宛如村落。桴有長。偶有紛爭事。悉由桴長排解之。廚房圍溷。應有盡有。隙地鋪以泥土。用栽蔬菘之屬。及木材脫售。蔬菘亦成熟。供人翦摘矣。舉凡一切飲食坐臥所需之具。咸以貨之。歸裝殊簡。人祇一包裹。所獲盡在其中。先哲所謂卷之則退藏於密。桴人有焉。聞桴上且多禁忌。忌於飯後以篲擱置碗頭。謂桴有擱滯之虞。忌握篲而搓濯之。謂有桴散不能收拾之患。犯者。桴長必鞭扑之不少貸云。



茶

茶一名薜。亦名茗。或曰薜與茗爲茶之晚取者。古又名檟。爾雅檟苦茶。至唐始以充飲。其樹爲常綠灌木。高七八尋。秋日放素花。實三角形。烹飲者其葉也。擷於穀雨前者曰雨前。清明前者曰明前。嫩芽纔茁。尤爲雋品。性畏水與日光。不澆肥者。茶更馨美。所產之地殊多。如松羅天池陽羨等。色翠而香遠。餘杭之龍井。吳中之虎丘。以及武夷六安天目。皆爲產茶之區。藏茶須用錫瓶。則色香雖經年如故。茶性甚淫。梅花茉莉玫瑰木樨。隨拌隨染其香。舊俗聘禮多用茶。故受聘亦曰受茶。蓋種茶樹必下子。移植則不生也。天南遯叟嗜茶成癖。其蘅華館日記有云。六日丁卯爲研耕銘茗甌云。驅睡魔。解酒醒。清風習習。滌我襟靈。又銘云。竦精神。盪牙齒。君子之交。味如水。予最嗜茶。更闌酒醒。進一甌苦茗。覺涼沁肺脾。憶昔年館畏人小築。春時則啜



碧蘿春食則有蕪羹。今此清福不可復得。膠膠擾擾。徒爲衣食所累。偶一念及。悵惘竟日。

芽茶得鹽。不苦而甜。吃茶多。令人黃。吃茶多。腹脹。以醋解之。陳茶末燒煙。蠅速去。見東坡物類相感志。亦常識也。

茶之輸運外國。爲明嘉靖始。其時歐商泛海至粵。攜茶種以歸。歐洲及印度始有種之者。近年種茶之區愈多。而華茶弊竇百出。致失信譽。以致銷行不暢。難以普遍。猶憶有留美女生胡茂漪者。病羈異域。臨危時頗思一嘗故鄉風味。欲索一盞熱茶不得。而聲氣垂絕。紅葉山人因有詩以慟之。云。飲啄信皆前定事。幾生修到住中華。何知海外多遺恨。夜榻彌留苦憶茶。

相傳彭雪琴至杭。謁岳武穆墓。守墓者有女曰二官。以茶獻。娟秀明媚。豐韻天然。雪琴歸。頗思之。有來生再會時。二官未嫁我少年之願。欲成一詩以寄情愫。適閤者報客至。遂擱置不復成吟。是無異催租敗興也。



皮日休有茶具十詠。曰茶塢。茶人。茶筍。茶竈。茶舍。茶焙。茶鼎。茶甌。煮茶。茶俱各色。見於古人詩文中者。如白居易云。綠芽千片火前春。耶律楚材云。青旗一葉碾新芽。皮日休云。開時送紫茗。元稹云。銚煎黃蕊色。陸龜蒙云。併下藍英末。大觀茶論云。點茶之色。以純白爲上。

現今之茶。大概分紅綠二種。將採下之嫩葉。滿布於竹席之上。曝諸日光中。時時攪拌。至葉漸萎縮。乃入袋揉搓。復曝於日。以蒸散其水分。更入箱內。堆積壓緊。上蔽以布。迄變紅褐色。發佳香。卽取出。曝之如前。使漸乾燥。再用爐焙乾。卽成紅茶。將採下之嫩葉。入蒸籠蒸之。或置釜中炒之。至葉帶黏而發香氣時。卽取出鋪開。用扇扇冷。復入焙爐。且焙且揉。使漸乾燥。再移於火力稍弱之焙爐上。反覆揉擦。至十分乾燥。卽成綠茶。紅茶醞厚。綠茶清香。若入茶坊役者。輒以紅淡見詢。所謂淡者。綠茶也。

碧溪詩詞載。司馬公云。清茶淡話難逢友。濁酒狂歌易得朋。雖造次閒話。亦



在收直諒之益。而退便辟之損也。

牙牙嬌女總堪誇。學念新詩似小茶。此元好問句。唐人以茶爲小女故稱。又蘇東坡詩。從來佳茗似佳人。然則茶亦尤物矣哉。

隔宿泡過之茶葉。可傾之於地板上。掃之。則塵不飛揚。且有滌垢除污之效。筱篁成叢。白石磊砢。呼童子。掃落葉。煎茶其中。蟹眼已過。魚眼生。卽傾甌飲之。非清閒者不能領略此中樂趣。

煮泉小品。爲明武林子藝田藝蘅撰。烹茶之妙。叙述至詳。茲摘其一二云。茶之團者。片者。皆出於碾磴之末。旣損真味。復加油垢。卽非佳品。總不若今之芽茶也。蓋天然者自勝耳。曾茶山日鑄茶詩。寶鏹自不乏。山芽安可無。蘇子瞻壑源試焙新茶詩。要知玉雪心腸好。不是膏油首面新。是也。且末茶淪之。有屑滯而不爽。知味者當自辨也。芽茶以火作爲次。生曬者爲上。亦更近自然。且斷煙火氣耳。况作人手器不潔。火候失宜。皆能損其香色也。生曬茶淪



之甌中。則旗鎗舒暢。清翠鮮明。尤爲可愛。又云。有水有茶。不可無火。非無火也。有所宜也。茶須緩火灸。活火煎。活火。謂炭火之有燄者。余則以爲山中。不常得炭。不若枯松枝爲妙。若寒月多拾松實。蓄爲煮茶之具。更雅。又云。人有以梅花茉莉花薦花者。雖風韻可嘗。亦損茶味。如有佳者。亦無事此。

飲茶以客少爲貴。客衆則喧。喧則雅趣乏矣。獨啜曰幽。二客曰勝。三四曰趣。五六曰汎。七八曰施。見東原試茶錄。語殊雋妙。

碧蘿春。茶名。見柳南隨筆。洞庭山碧蘿峯石壁產野茶。初未見異。康熙某年。按候而採。筐不勝載。因置懷間。茶得熱氣。異香忽發。採者爭呼嚇殺人香。嚇殺人。吳俗方言也。遂以爲名。自後土人採茶。悉置懷間。而朱元正家所製。獨精。價值尤昂。己卯。車駕幸太湖。改名碧蘿春。社友范煙橋君嗜之成癖。每操觚爲小說家言。輒進一甌以助文思也。



曾農髯之惜名

曾農髯之歸道山。同文已紀其軼事矣。尙有未詳盡者。爰再述之。農髯諱熙。衡陽人。書名播海內。寫一扇一冊。輒落落疏疏。數行而止。然古逸有奇氣。他人雖倣慕。莫能如也。有時兼事丹青。予於心漢閣藏扇中。見其所作山水一幀。蒼茫渾厚。直迫古人。求諸時流。罕與伯仲。但書爲書名所掩。知之者甚少耳。有方蘭臯者。農髯之鄉人也。去歲蘭臯有事來滬。訪農髯於其寓邸。他鄉故知。倍極歡洽。時氣候燠熱。蘭臯手揮一摺扇。農髯取觀之。則己之手筆。於二十年前藻貽蘭臯者。自覺筆力穉弱。不可示人。迺索諸蘭臯而撕毀之。窮一日之力。精心成佳構。以爲償。其惜名不苟。有如此。農髯又工詩。然道貌岸然。不屑爲香奩兒女子語。海上畫家張善孖君。作十二金釵圖。求之題詠。農髯固卻。及披讀其圖。則所謂十二金釵者。非傳情閨闈。乃斑斕虎畫十二頭。



也。遂頻呼狡獪一笑題之。農髯曾客某處逆旅。忽駐兵譁變。夜出肆掠。旅客驚惶失措。紛紛滅燭而匿身暗陬。農髯獨神定不懼。熒然燈火。故傾箱而翻篋。案座亂位。以爲疑陣。變兵果以爲劫灰不足覬覦。竟秋毫而未犯。其他旅客無一倖免。咸稱佩其有急智不置。旅客中有費用罄絕。進退維谷者。農髯反助以資斧。俾得遄返云。

美術家顏文樑

法國沙龍畫會獲獎之美術家顏文樑君。不日將歸國。君產吳中。掌滄浪亭美專校事。又爲美術會主幹。提倡藝術。不遺餘力。蓋君天賦異常。髫齡卽嗜繪事。猶憶予幼時肄業吳縣第四高等小學。與君爲學友。時授圖畫課者。爲崇明羅樹敏先生。一日於黑板上作一山水範本。重巒疊嶂。林木森然。旣成卽拭去。命君立講臺上默寫之。君不假思索。於黑板上走筆似飛。頃刻而就。



位置層次。不差累黍。師友無不驚奇咋舌。許爲天才。星期之暇。君輒赴玄妙觀。注意舊書攤頭。見有風景畫片。及舊西雜誌。往往採購而歸。挾腋殆滿。不憚累贅也。君又嗜音樂。浙西樂器。無不擅長。吹軍號。嗚嗚然。有如敵愾。獻功於目前。更取琵琶。而別其聲之清濁高下。別存凡七。以箸擊之。宛然獨覽梅花掃臘雪也。歌曲小調。悉可藉椀以爲節奏。而代絃管風琴。曩年江浙開釁。烽火連天。內地居民。俱以海上爲桃源。而作避秦之計。予曾遇君於車站。不携箚篋。蕭然祇一梵和林。自隨。亂離倉皇中。尙手不釋撫。其癖好之深。有如此者。君爲蕤生丈長公子。丈以丹青一家。年逾古稀。盈顛白髮。猶能作工細人物花卉。客冬嘗輯印蔡陳真際一書。流傳海內。頗得藝林稱賞云。

蓮房紅粉記

華嚴經。一切諸佛世界。悉見如來坐蓮華寶師子之座。故佛座稱爲蓮座。而



王子安更有蓮座神容儼。松崖聖跡餘之句。蓋蓮之爲花。亭亭淨植。自與仙佛爲緣也。予嘗謂於巨蓮花朶中。若一裸美人。更具玉潔冰清之妙。不料久涉綺想者。今竟於上海公司所攝之「東方夜譚」影片中見之。當阿彌國王宴會羣英之際。逞奇鬥艷。百戲雜陳。而蓮花美人。於是乎冉冉而出。蓮大似龕。以頗黎紙爲之。通體瑩明。此豸娟娟掩乳含羞於其中。旣而機捩觸發。蓮瓣悉舒展而下垂。色相露呈。乃盈盈起舞。作時下之歌。厥聲泠然如戛玉。而藕臂蘭胸。更令人心旌搖曳。此境祇應天上有。人間難得幾回看。洵眼福已。

藕

公子調冰。佳人雪藕。夫藕之爲物。百孔玲瓏。絲絲入扣。古人稱之爲靈根出水。良有以也。

藕有田藕塘藕之分。而塘藕產於吾蘇南塘。尤爲上品。遼清時代。常以入貢。有所謂傷荷藕者。葉味甘爲蟲所傷也。又梅灣北蓮蕩亦以產藕名。其甘嫩不減高郵。車坊藕鬆脆無比。惟皮色麤惡。有失觀瞻。皮相失天下士。不但藕爲然也。藕以一節者爲佳。雙節次之。三節又次之。三角形者。孔小肉厚。圓筒形者。孔大肉薄。凡購擇藕段者。不可不知。

取鏤鏤鮮藕成絲。以葛布絞瀝之。汁既澱粉。和入糖霜。然後以沸水沖之。清芬可口。勝於市上所售之西湖白蓮藕粉萬倍。又以藕片調以麵粉。入油煎。亦謂之藕餅。

藏藕之法。須埋陰濕地。或以泥裹之。則可以經久致遠。

藕之詭異名貴者。如終南山有旱藕。見唐書。千常碧藕。見拾遺記。太華峯頭玉井蓮。花開十丈。藕如船。見韓愈古意。長安城南禊池產巨藕。曰玉臂龍。又北方出三孔藕。名省事三。俱見清異錄。



情意之未絕者。世人常以藕斷絲連喻之。海上雋流有夏宜滋者。嘗取藕絲爲印泥。印泥一小盞。耗藕數十百斤。亦藝苑曠聞也。

取藕節曝懸檐間。越一寒暑。可以煎湯服飲。凡胸膈悶塞。飲之自能開解。藕孔實以糯米蒸之爲熟藕。更和糜煮之爲藕粥。洵家廚清品也。

楊太真著鴛鴦並頭蓮錦袴襪。三郎戲之曰。貴妃袴襪上。乃真鴛鴦蓮花也。不然其間安得有此白藕乎。太真因名袴襪爲藕復。此藕之艷乘也。錄之以殿藕話。

西裝

西裝已普遍通行於世界。吾國人士之穿西裝者。亦幾佔十之二三。其便捷附貼。確勝於寬袍大袖多多。且海上宵行。時有剝豬糞之患。惟穿西裝者。得幸而免。蓋西裝不易質錢。非剝先生之所喜光顧也。



近來西裝褲管。仿美國式。較前放大。據自新大陸歸來之某君云。前年英王太子游歷赴美。美邦人士開會歡迎。不料船將近埠。王太子之褲。忽而損裂。然臨行匆遽。未多携一襲可更換者。正躊躇間。一水手以己之新褲奉獻。王太子不遑選擇。卽貿然穿御。開會之時。美邦人士見之。欣羨之至。謂式樣大方。甚爲雅致。於是相率摹倣。大脚管之褲。頓時盛行於社會。

香港當局對於西裝之褲。懸有罰例。襠鈕不扣。每枚罰以五金。謂爲有關風化。聞海上法租界。亦有仿行之說。但未知確否。

西裝材料。大都爲舶來品。於此金貴聲中。價值奇昂。尤非相宜。最好以國貨爲之。以塞漏卮。吾友徐荷生。名教育家也。日前晤叙。見徐君御夏季西裝。以哆羅麻製成。爽適樸雅。得未曾有。哆羅麻爲贛省所產。質料堅緻。色微黃。固爲佳品。據徐君云。曩唐少川氏曾以哆羅麻製西裝。御之赴某處會議。蔣中正主席。亦曾以哆羅麻製中山裝。御之督戰陣前。予特步武偉人。非敢掠創。

先之功也。

一得之言

常與情人約會者。其所佩之時計。必較準確。

以肥瘠度人食量。往往有失。

人世之至樂。在家庭倫常間。不在酒肉徵逐之場。

物美者價不廉。價廉者物不美。故價廉物美之招揭。徒見市儈之欺人耳。

日間愈勞動。晚間之睡眠亦愈甜適。

身飲情彈。其創痕便沒世難痊。

文字尖刻。足以折福。我輩操觚者。當引是爲戒。

飲酒後逸興颯舉者。始是俊流。若作牢騷語。便帶幾分酸氣。

同一生計問題。或則崇儉養廉。或則巧取豪奪。君子小人。於此以判。

青年男女。易於作合。亦易於分離。故月老之姻緣簿。已成一篇糊塗賬。而不



可究詰。

高樓峨峨。其居住者不必爲高人。

夏日將雨。蜻蜓飛集。故蜻蜓者。雨師之先驅也。

甜姐兒。熱女郎。是摩登人物心目中值得崇拜之唯一偶像。

夏日宜觀裴司開登之影劇。冬日宜觀克萊拉寶之影劇。一冷一熱。始得調劑於無形。

屋角蛛絲。照以涼月。倍覺悽寂生感。

其人而熱中。雖飲冰吞雪。殊不足以解之。情彈飛來。雖御保險馬甲。亦不足以抵禦。長途旅行。寂寞寡伴。此時讀報。爲最詳盡。

一絕小商店。輒榜其市招曰寰球。曰世界。曰遠東。於此可見國民性之夸大。舉天下至複雜之機械。均不足以方文人之頭腦。

女子玄秘之門。若能移生於額。必能減却多少姦情淫惡。

文人不怕撰述。却怕謄鈔。書家不怕揮毫。却怕磨墨。

檢得兒時片影。始而失笑。繼必增感。

架有書。窗有竹。壁有畫。爐有香。檯有酒。盆有花。足稱六逸。

愛情之市價。近來愈趨愈賤。以少量黃金。即可購得。

富人大都願金屋以藏嬌。不願高廈以庇士。

吾人不當以白眼加人。亦不當以紅眼羨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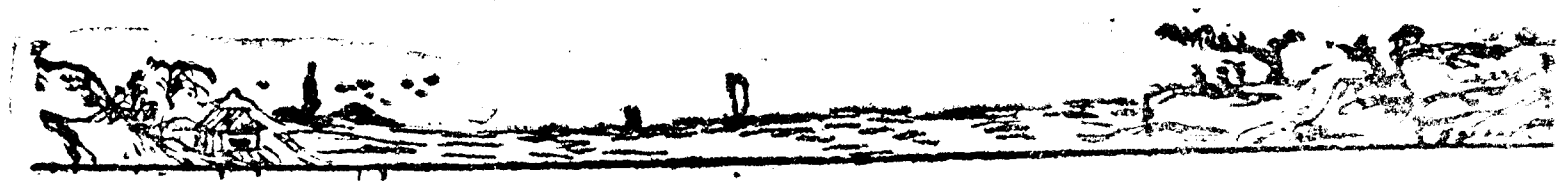
却掃杜門。此中自有至樂。

模特兒三字。是藝術上之神聖名辭。若稱之以肉感。則便意存輕褻。

廁上閱書。雖褻瀆。却饒興味。

途中欲小遺。可從毒門廣告處求之。

作仕女畫。吟艷體詩。撰哀情小說。最足打動女子芳心。



非聰明人。不能說俏皮話。

西方影伶郎。却乃氏有千面人之號。不料此種藝術。吾國之要人政客亦優爲之。

天下有愛美人之英雄。無愛黃金之豪傑。

人類愈進化。其疾病亦愈複雜。

醫生之經驗。大半從殺人而得。

國有恥。不可不用鐵血以洗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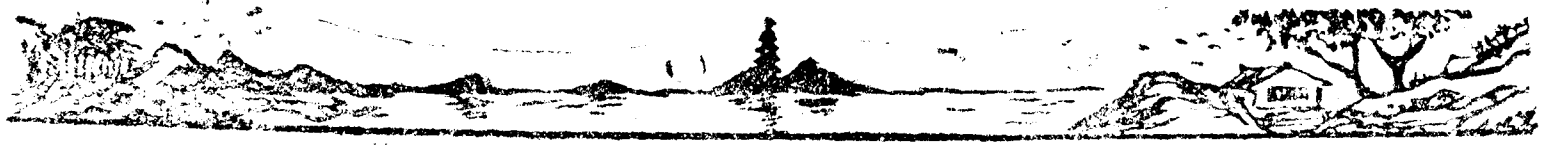
伺貴人之顏色。不如伺美人之眼波。

庭前納涼。各述兒時事跡。自饒情味。

疇昔交通。惟賴舟楫。今則汽車也。飛機也。瞬息可達。是直接之縮短時間。卽

間接之延長人壽。

臧否古人易。月日時流難。



商賈所博微利。稱之曰蠅頭。然則我儕賣文所獲。更屬微乎其微。直可命之曰蟻足。

慧眼以識天下之士。慧心以讀古今之書。

古人讀書多。著作少。不愧良玉精金。

今人讀書少。著作多。自爲糟粕糞土。

靴笏不適於田野。科跣不登於廟堂。若倒逆之。便足貽人笑柄。

冶容不啻誨淫。炫才足以賈禍。

摩登化之家庭。決無倫常之樂。

冷淡閒適精神。往往被物質文明所喪斷。

慾火不可縱。縱則自焚。情濤不可決。決則自溺。

縱多繁賦雜稅。不能征及蛙市蜃樓。

睡眠是暫時之死。死是永久之睡眠。



傷心人別有懷抱。慧心人自具機杼。

有老當益壯之名將。無老而彌妍之美人。

都市中多笑容。然什九出於僞飾。

我之生辰。卽母之難日。故與其觴爵爲懽。無寧甘旨盡孝。

腦海中無筏航。心田中無黍穀。

有知人之明。方可處世。能守己之拙。始得持躬。

花是蝶之多情婦。蝶是花之薄倖郎。

名花爲風雨所摧。好書爲蠹魚所蝕。明月爲雲霧所翳。青年爲聲色所戕。此

宇宙間之四大憾事也。

濯垢易。滌恥難。

身中情彈者。往往無術療治而死。

名園常多疥壁。名花易遭折枝。



夏日敞其南軒。潑墨作寫意花卉。快適無比。

庸醫之藥劑方。不啻魔鬼之催命符。

奮鬥於生活逼迫之下。無所謂祈寒。亦無所謂盛暑。

婦女不論妍媸。俱以妝飾爲第二生命。

文明之地。其死於非命者。必較多於鄙塞之鄉。

庭前一花一草。自有情致。無須園圃千疇。室中一冊一書。自有古緣。不必鄴架萬軸。

心當不爲財味。志當不爲酒亂。

代人撰寫書翰。縱賣十分之力。祇見九分之才。

足跡不及舞場泳池者。決非摩登人物。

吳人目鬼物爲赤老。實則赤老者。宋時都下謾罵軍人之稱。於此可知諺語必有由來。但一再傳誤。未免有失本意耳。



天下事理。不出循環。故新久則舊。舊久反新。

日光可畏。遮以簾幙。故簾幙者。反日之中堅份子也。

奮鬥是志士之精神。謙遜乃學者之美德。

冬夏讀書。春秋游覽。此是世間唯一福人。

字紙籠傾倒一空。心意爲之大適。

古人禁烟。寓憫賢之意。今人禁烟。收拒毒之功。

病可以療。故患病自當治病。貧無從醫。故愁貧不如安貧。

市衢間觸目俱醫生招牌。此病夫國之特徵也。

羣鬼挪揄。尙可耐受。室人交謫。最爲難堪。

胸中積得不少鬱勃氣。眶中貯有幾許辛酸淚。宇宙雖寬。奈無發洩之地。何。

書供人藏。不如供人讀。

古人以讀墳典爲博學。今人以翻辭源爲多才。



秋宵聽蟲吟。春暮看花落。同一傷感之事。

情場從不容納多人。故乘興而往者。大都失意而還。

破壞易。建設難。故無建設之才者。幸弗空談破壞。

作書畫。作文字。須俟靈機躍躍於胸時。動筆爲之。則趣韻神味俱全。若一勉强。便入惡道。

夏日婦女之裝束。其誘惑性必較甚於他季。

熱烈精神。大都從冷處磨鍊而得。

水污釀成蚊患。花香招來蝶魂。

服務以盡天職。得暇且讀古書。

說夢話徒爲痴人。談真理無愧君子。

香以清幽而貴。色以淡雅爲宜。

欲求廊廟高才。無遺草野下士。



吝人之鈔囊。常爲女色而破。

古云。智者樂水。水性就下。無怪墮落者。大都爲聰明人。

才技不及人。當與己爭。不當與人爭。與人爭。徒然嫉妒。與己爭。庶幾有爲。

影劇批評家。常謂卓別靈之戲。能於笑中帶淚。實則此種表演。可於路警痛擊人力車夫時見之。不足爲奇也。

仁人常在窶戶。不在於富家。

自信力強。固屬不可。太不自信。亦非所宜。

光陰先生之捷足。可以打破世界競走運動之紀錄。

有爲之志士。常不忍撕其日歷。

鑿情竇之利器。曰小說。

藝事之能動人。在於工力。亦在於天趣。錯綜變化。自臻神妙之境。

讀書須讀得通透。做事須做得着實。



羊叔子輕裘緩帶。諸葛亮羽扇綸巾。態度何等冷雋。事業又何等熱烈。舉世英雄。當奉以爲法。

儉腹者行文。耗紙耗筆。低能者做事。費力費財。

與其爲老生常談。毋寧爲金人緘口。

淡於名利。自然閒適。

築一椽屋。可以坐臥。藏幾卷書。可以諷讀。浮生此外更何求哉。

徒厭城市之喧。未能脫身城市。空羨山林之樂。不得寄跡山林。

詩文中不妨述及牢愁。但亦宜有感而發。不可無病而呻。

生活程度。逐年遞高。然今日之物價。更十年後。必有以爲低廉可喜者。

摩登女子之乳峯愈高。其誘惑異性之電力亦愈足。

心愛之物。失而復得。其快慰無可言喻。

過夏日。便說冬日好。過冬日。又說夏日好。蓋未處其境者。慕羨之。既處其境。



者。厭苦之。此普通人之心理也。

穿橡皮套鞋。悶熱不透汗氣。事畢歸家。亟去鞋襪。赤足臨風而坐。不亦快哉。

馬嘶西風。劍鳴鞘匣。雄心一起。便繞走通宵。不能成寐。

欲保家之不破。必先保國之不亡。撫膺家國。我淚潸然。

人之有過。猶國之有恥。過當改。恥當雪。否則一身爲叢過之府。一國爲衆恥所歸。

秣我馬。厲我兵。甯備而不用。毋用而不備。

救國之急。急不待緩。披髮纓冠。願我同胞其速起。

處今之世。宜鍛練體魄。奮發精神。不容再爲糊塗蟲。更不容再爲瞌睡漢。

共輿而馳。同舟而濟。輿傾舟覆。患實共之。此先哲之名言。不啻爲今日南北諸公作一當頭棒喝。

勇於內戰。怯於公戰。外人之評語。是否有當。卽於今日最短時期內定之。



人有冰天躍馬。駭浪拏舟之氣概。何地不可去。何事不可爲。庸人悔於事後。君子慎於事先。

金錢鏗然聲。入於財奴之耳。鈞天廣樂不啻也。

摩登女子之唯一資格。厥爲高度之乳峯。

書卷足以療治俗骨。脂粉足以掩飾媼皮。

勃谿之夫婦好合易。鬩牆之兄弟睦和難。

秋夜聞隔院笛聲。此心便欲遐舉。

春則思花。夏則思風。秋則思月。冬則思雪。

夢之奇者。舉凡一切神怪說部。荒誕筆記。均不足以方之。

天下惟平淡之快樂。其快樂爲最長。

忙裏偷閒。最爲有味。若日日間散。反起無聊之感。

人爲最靈之動物。亦爲品類最雜之動物。無權利。便無紛爭。故與其說人類



萬惡。毋甯說權利萬惡。

熱度須維持得久。國恥須記念得牢。

箠鐙讀亡國奴日記。若有無數鬼魂。憧憧往來於我側。爲之悚然。

人能以殉情之心殉國。國無有不強。

東海揚波。惟熱血足以鎮之。

銀箏鳳管。祇堪粉飾昇平。鐵板銅琶。始足激揚士氣。

強權與公理戰。最後之勝利。必屬諸於公理。

秋深矣。氣候漸寒。但願我人熱度。不隨氣候而轉移。則國庶有豸乎。

國家不可分南判北。人民不可怕死貪生。

爲內戰而死恥。爲外侮而死榮。

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我願抵制日貨者。亦當以無恆爲戒。

籬畔黃花。西風挺秀。憶起黃花岡七十二烈士血洗之山河。行將斷送於內



訂外侮之中。爲之愴然欲涕。

蟹爲橫行介士。烹而食之。宜也。然則倭寇橫行。張師撻之。誰曰不宜。

與其作風月談。不如讀亡國史。


欲滅兇燄。惟仗熱血。

奮鬥與努力。不可徒爲口頭禪。當實踐而見諸行事。

和平與壺瓶諧聲。壺瓶易碎損。故和平自易破裂。

失業與愛情

我們中國人。受着數千年禮教的束縛。所以男女方面的愛情。總是覷覷覷覷。羞人答答的。除却水晶簾底。亞字欄邊。決不肯在人前做出旖旎溫馨的。情狀來。歐美人士。一切的一切。比較我們解放的多。大庭廣衆間。男女不妨握手接吻。抱腰踊舞。決沒有人說奇訝異的。並且他們對於愛情。都有相當的研究。愛情專家。著成男子須知。婦女必讀等書。差不多有數百千種。家絃



戶誦。奉爲金科玉律。男子於上午九點鐘前出外上寫字間辦公。下午四時後返家。一天不見了。到這時候。雙方便很濃蜜的偎依談笑。婦擅悲婀娜的。更在晚餐後奏一曲戀歌。曼聲和着。使得丈夫勞瘁了一天。得着絕愉快的精神安慰。就是在外邊受着些刺激。或胸中有些鬱勃氣。到此時自會無形的消滅。但年來黃金之國——美利堅——也感着不景氣的潮流。生產過剩。失業的很多。那些失業的男子。無聊頹喪地。終日蟄伏在家裏。婦人們覺得丈夫終日在家。非但不足以增進愛情。反有起着裂痕可能性。因爲濃密難常談笑資料。也容易窮盡。且無聊時。心緒必定異常惡劣。心緒惡劣了。覺得無論什麼事物。都足生憎惹厭。那麼雙方很容易勃谿口角。與其愛情到此破裂。不如及早設法維持的好。所以美國的婦人會。曾把這個問題。周詳討論。結果定着一神聖的規條。凡是失業的男子。不准終日在家消磨時刻。仍舊須九點前外出。四時後始得回來。所以那些失業的男子。大都鎮日價躲在



鄉村中的小咖啡店裏。唱着歌兒。用以發洩他們的悲哀。有時帶了幾塊粗麵包跑到山巔水涯去。怔一回。呆一回。表演他瘋人的藝術。這真可憐極了。這個新聞。是我友紅郎讀了某西報報告我聽的。我就把他寫述出來。以餉國人。

西瓜種種

西瓜是消暑的佳物。各果舖中纍纍的陳列着。不久便要充斥於市了。按西夷附錄。五代時胡嶠居契丹。始食西瓜。云契丹破回紇。得此種。那麼我們所啖的西瓜。便是回紇的風味了。

數年前吳佩孚妻張夫人。運大批西瓜。採用古時瓜戰之典。犒賞戰士。心漢閣主有瓜戰詩一絕。一激勵三軍奮鬥時。特標瓜戰好名詞。將軍儒雅夫人妙。雙管聯吟瓜戰詩。

我蘇黃埭瓜之產額很多。所以黃埭瓜子。馳名南北。又西跨塘的薦福山。產



瓜鬆甘無比也屬雋品。

維揚人有一種小工藝。善於鏤瓜爲燈。人物山水。花草禽魚。樣樣精緻。宵間燃燭其中。綠沉沉地很夠味。可惜這種燈時間性太短。容易腐爛。

西瓜和糖而啖。這是很尋常的事。聽說美利堅人却喜歡西瓜中攪以食鹽。視爲佳味。這真嗜好懸殊了。

西瓜去瓢。置鴨其中而蒸之。清鮮可口。名爲西瓜鴨。我們的蘇菜館中。夏日往往有這一色的餚饌。

汴地西瓜是很大的。差不多每擔祇一二枚。每枚重可五六十斤。不足爲奇。所以有幾家合買一枚的。否則人少恐怕吃不完呢。


廿餘年前之愛多亞路

上海的情形。真是五年一小變。十年一大變。任您是老上海。祇要離開了幾。年不到。便有些恍惚縹緲。認不得那條是南京路。那條是福州路。只見崇樓。



華廈。霓虹萬家。一片繁華。動蕩心目罷哩。曾聽先大父錦庭公談過。他老人家到上海時。南京路以北完全是荒墟義塚。那福建路尙是一條河道。野艇自橫。充滿着鄉村景色。今天一變而爲人烟稠密。車轂不絕的熱鬧市區。固非當時夢想所及呢。

我生也晚。當然瞧不見最初的上海。但是我尙記得二十餘年前的愛多亞路的情狀。這時先大父猶健在。蘇滬兩處都有業產。我住在上海。讀書沿城脚的敦仁學校。每天到校。必要經過愛多亞路。那時愛多亞路是一條洋涇浜。爲英法租界天然的分界。浜上架橋往來。所以至今還有帶鈎橋。鄭家木橋。東新橋的名目。浜北是英租界。駁岸修築較爲完整。那浜南的法租界。却圯廢不堪。荒蕪滿目。堤岸泥罅中。滋生蟊蛄。我每天放學歸家。常和幾個頑皮的同學。爬到傾斜的廢堤上去捕捉蟊蛄。蟊蛄雖小。雙螯却很厲害。一不小心。便有血指之虞。可是頑劣性成。痛楚在所不顧。捉得了多隻。置諸最大



的香烟匣子裏。居然滿裝而歸。另外用個洋鐵餅乾箱。把和水的黏土累積其中。挖成孔穴。俾蟊螟可以出入棲止。并給些食物。這樣一來。蟊螟的生命。得以延長若干時日。兒時情形。一經回憶。宛如昨日的事。如今愛多亞路成爲全上海最闊的通衢。兩旁夷宇高矗。市塵櫛比。一到寫字間上下時間。那摩托卡風馳電掣。接連不斷。舊時的痕跡。渺不可尋。若然說到那裏去捉蟊螟。豈不成爲笑話了嗎。

吳子玉玩賞春燈

那蓬萊將軍吳子玉氏。近來隱居幽燕。匿跡銷聲。人們已忘懷了他當年十萬貔貅。長城飲馬的氣概了。可是他老人家也厭談兵事。終日以畫竹寫梅爲唯一消遣。什麼自起開窗畫竹枝咧。大風壓竹拜梅花咧。雅人深致。求諸今日武夫中。確是不可多得的。



臘盡春回。景物沿舊。張燈掛綵。點綴新年。吳氏忽發清興。特在廊房頭條的燈畫舖裏。定製了各式燈蓋。三百多個。燈蓋都以細紗糊成。吳氏生平崇拜關羽。岳飛爲人。特倩了畫家。在燈紗上繪着三國志和岳傳等故事。加以綵色。益見燦爛。那關岳更畫的神氣活現。自有一種儒將風度。一到晚間。諸燈燃燭。照彼元夜。炳若朝陽。吳氏邀了許多舊時僚屬。設宴觀賞其間。燈光掩映。人面俱紅。吳氏不覺低吟前人的詩。火樹當筵出。燈屏繞席斜。爲之連浮三白。僚屬知道主人興致。便飛箋招了若干名歌女來。唱了幾支曲兒。那粉白黛綠。玉笑珠顰。在燈光的下面。越顯得娉婷多姿。容態姣好。吳氏雖屬魯男柳惠。平日不解好色。可是到了此際。也不禁有氣短情長之概。聽了抑揚絲妙的吳謳。大加贊賞。說莫怪世人有生在蘇州。住在杭州的諺語。深感沒福爲蘇杭之游。一觀湖山秀色哩。說時。一舫連一舫的飲着。宴罷客散。吳氏已酩酊不能成步。由左右扶掖入寢。明日賦詩紀事。徧索僚屬的和章。



聞頗多佳什。惜鄙人無從抄錄。否則寫在這兒。亦是好資料呢。

兵災中之微生高

天通庵路。在戰事中是多麼大的犧牲啊。在下供職的公司。恰在這個危險區域中。鎗炮聲既破和平的空氣。那公司中較高職員。是早已脫逃的了。祇剩幾個負責的。並幾個工役們留守着。工役中有個沈竹林。他是職掌泥壘工程的。糞土之牆。一經圮飾。頓改舊觀。原是一種於建築上占着很重要位置的。手藝。他是浦東人。平日很是勤儉。蒼顏微髭。御着襤褸之衣。以版築故。襤褸上常有斑斑的聖跡。工作餘暇。喜喝一點兒酒。花生一包。鹽豆一碟。喝的津津有味。也算苦中作樂的了。此次事變。猝然而來。他是住在天通庵路附近的。隔鄰爲一雜貨舖子。那舖主臨逃的時候。忽忽地把一枚鑰匙交給。他。請他便去照顧照顧。後來炮火愈逼愈近。天通庵路不能存身了。他就和



公司中幾個職工們。一同逃至八字橋人家新建的塋域中。夜間棲息。日中猶冒險往公司及雜貨舖去探視一番。受人之託。始終不負。後來八字橋也不能存身了。又一同逃至鄉間一茆屋中。那時他已飽受着炸彈炮火的驚恐。神經有些變態了。那間茆屋。頂上和牆脚。開着幾個窟窿。都是飲着炮彈的餘惠。他瞧了。呆了半晌說道。可惜沒有帶着泥刀來。不然可以把牠修補一下。同事們知道他神經錯亂了。很是替他擔憂。不一回。他說要到雜貨舖去。同事們阻止他。他又說。不去也得要把鑰匙給還舖主。否則這個責任。我可擔負不起。同事們又一再勸止他。不料沒有一炊飯的時候。他懷着鑰匙。忽地失蹤了。同事們四處尋訪他。兀是沒有下落。後來有人來說。他已中流彈死了。曩時微生高守信抱橋而死。在下總有些不很相信這段故事。詎意今竟有第二微生高在兵災戎馬中。懷鑰而死。那是很值得記載的。記得在下前年遷居。那牆壁都是經沈竹林粉飾的。如今在下避難在友好家。尙擬



覓屋他遷。到那時候。牆壁粉飾。教在下往那裏去找沈竹林呢。唉。

日聞拾雋

客有熟悉日本情形的一昨晤於旅邸。所談頗有記載的價值。在下便把牠述寫在左面。

此次戰事發生。日本市上。流行一種地圖麵包。法於軟潔的麵包上。烙印軍用地圖。一爲東三省的一爲淞滬的。舉凡山脈河流。交通要道。都詳列清楚。一望而知。於此可見他們的侵占野心。無可遮諱的了。一般人士。紛紛購取這種麵包。用以犒勞前敵戰卒。虹口匯山碼頭。曾運到這種地圖麵包。計有數百篋之多。又他們黑夜行軍。常備有一種磷質地圖。性質和夜光錶一樣。黑黯中能發出微綠的光來。指示地勢及一切要隘。凡屬上級軍官。都備携其一。據說這種軍用品。曩年歐戰中。爲德人所發明。倭人不過師承其故智。



罷了。

戰士之骸。大都裝着袋兒。運還日本。茲聞某軍官以尸骸太多。運還很覺累贅。獻議把尸骸煮熬成油。爲烟幕彈的原料。那是何等殘暴的一回事。不知道要不要成爲事實呢。

酒與妓

酒是一帖銷愁的妙劑。無論心頭有多少塊壘。胸中有幾許牢騷。祇須酩酊一醉。萬事皆休。是多麼爽快的一回事。莫怪劉伯倫要携酒荷鍤。有死便埋。我之願了。就是平日間邀了二三知己。隄畔拾翠。郊外踏青。於杏花村店。淺斟低酌。也是人生一樁樂事。所以舉凡智識階級。和非智識階級。嗜麴蘖的。却佔十之五六。是很普遍的。

世上能有幾個魯男子柳下惠。所以性的需要。是古今一例的。但是爲禮教



所防界限所畫。處處感受。着枯寂和不滿足。所以有這公妻式的娼妓來調劑枯寂的空氣。補充不滿足的性慾。況且玉笑珠香。媚行烟視。不曾真個。早已魂銷。這也莫怪馬纓花底。要繫徧游驄的了。

天下無論什麼事物。有利必有弊。酒能亂性。尤其是歐美人酗酒肇禍。不知日有幾起。娼妓之在社會。有扇蕩淫風。蘊染病毒的種種害處。所以美邦禁酒。我國禁娼。都是非常嚴厲的。

但美邦自生產過剩。沒法推銷貨品。失業工人。一天多似一天。成爲一大問題。政府不得已。便把酒禁開弛。啤酒廠日夜工作。紐約波士頓芝加哥的數萬失業工人。頓時受着雇用。其他推廣酒業。酒瓶酒蓋商標木桶的製造。在需用人工。預計惠及失業者。當在數十萬人以上。此後彼邦可以稍減失業工人的騷擾。我國自禁娼妓以來。內地各項商業。大受影響。市面蕭條。不堪言狀。沒有法想。也紛紛的申請當局。對於娼妓開弛禁例。用以維持市面。



唉。靠酒業救濟失業工人。把妓來維持商業市面。這真是無獨有偶的不景氣中的怪現狀啊。

金魚

吳吉人君送給我一本金魚飼養法。讀了興趣盎然。也來談談金魚。以湊熱鬧。金魚是鯽的變種。所以一稱金鯽。蘇舜欽詩。沿橋待金鯽。古時鑰形似魚。李商隱又有半合金魚鱗桂叢的句。前天烟橋的老弟劍威喜宴席上。卓呆說。把蠶蛾的子。散在新的方甌上。在烈日中曝乾。然後拋在水裏。可以變爲金魚。但是他也是聽人家傳說的。沒有試驗過。今年他擬在勞圃的池子裏。如法一試。不知道能否成功。

金魚中有珍珠鱗一種。世所未見。頭額紅如鶴頂。尾溫潤如玉。周身細鱗突起。顆顆圓形。彷彿穿着一件珍珠衫。定遠方調臣先生有詩道。「我家盆池



清且漣。中有游魚洋洋焉。一魚赤鱗白其巔。一魚碎點如星懸。其中一魚真
矯然。細鱗突起比珠圓。分明一一相回旋。周身的礫銀絲穿。玉尾長曳可及
肩。游行大腹何便便。更奇魚額紅而鮮。色若珊瑚團若錢。（下略）「這詩
可以收入養魚經。不知道魚樂國裏。有沒有這珍珠鱗種。
長物志中。有觀魚吸水水缸三則。爲蓄金魚的所宜採納。一觀魚。一宜早起。
日未出時。不論陂池盆盎。魚皆蕩漾於清泉碧沼之間。又宜涼天夜月。倒影
插波。時時驚鱗潑刺。耳目爲醒。至如微風披拂。琮琤成韻。雨過新漲。縠紋皺
綠。皆觀魚之佳境也。」二吸水。一盆中換水。一兩日卽底積垢膩。宜用湘竹
一段。作吸水筒。吸去之。倘過時不吸。色便不鮮美。故佳魚池中。斷不可蓄三
水缸。一有古銅缸。大可容二石。青綠四裹。古人不知何用。當是穴中注油點
燈之物。今取以蓄魚。最古。其次以五色內府官窰瓷所燒。純白者亦可用。惟
不可用宜興所燒化缸。及七石牛腿諸俗式。余所以列此者。實以備清玩一



種。若必按圖而索。亦爲板俗。」

黎黃陂沒世有年。猶記他自下政治舞臺後。蟄居津門。頗以園亭花木。姬妾聲色。爲他暮年的娛樂。某姬南方人。素性喜靜。花晨月夕。常盤桓在風廊水榭之間。所以四方有獻奇花異草的。都由伊吩咐園丁栽種。或獻金魚多尾。都是上品龍種。突睛麗色。鰭尾修長。某姬很是愛玩。特建濠亭。位置魚缸。有一天。金魚忽被一獅子形的狸奴所捕食。這狸奴是黃陂愛妾危夫人所蓄的。某姬沒有知道。因愛護金魚。便把那狸奴重擊致死。危夫人的女僕奔訴主人。危夫人大怒。堅請黃陂處置伊。某姬却以狸奴喪金魚多命。論罪當抵各執一詞。黃陂再三調停。很費許多唇舌。某姬究屬新進。大家都袒危夫人。說食魚是狸奴的本性。某姬不用他法制止。遽下殘酷手段。理屈最後解決。把缸中所蓄金魚。盡行殺掉。以祭狸奴。危夫人氣雖平。然某姬憤極絕食。黃陂密許伊重購佳魚。纔得勉進粥湯。親信某戲對黃陂說。兩憎之間難爲魚。



續一語道。兩愛之間難爲夫。說的黃陂笑了起來。

龜

中國保護動物會同人。有見於徐家匯一帶的小船。專以捕殺龜類爲業。宰殺之時。異常慘酷。因此特函請市公安局出示。飭屬嚴禁殺龜。這確是一樁善舉。值得人們注意的。

龜爲爬蟲。腹背部有甲。甲的表面遮以表皮變成的紋片。所以俗有十三塊的稱謂。壽命可延長到百歲以外。古時把牠來占卜吉凶。和麟鳳龍共號四靈。所以往往取龜爲名字。如什麼陳龜咧。祝龜咧。陸龜蒙咧。李龜年咧。楊龜山咧。余崇龜咧。都是近來世風漓薄。把龜爲取笑之資。因此人們都有諱龜之癖。獨洄上袁寒雲。却別署龜盒。自然矯異。

相傳唐時樂戶。皆着綠頭巾。人因龜的頭爲綠色。便把着綠頭巾的呼爲龜。



樂戶妻女盡歌伎。故又名開設伎院。縱妻女賣淫的爲龜。輟耕錄載嘲廢家子孫詩。宅眷皆爲撐日兔。舍人總作縮頭龜。那麼可知元時已用爲訕罵之語了。有人說。烏龜諧音污閨。把烏龜來罵人。就是指人家帷薄不修。也很有理。


龜有背上積苔。綠色湛然的。叫做綠毛龜。人家蓄諸瓷盎。以爲清玩。據說病衄的。撮少許綠毛塞鼻管。衄自痊愈。很有效的。

九尾龜爲書名。出於漱六山房張春帆氏手筆。描寫海上的花事。用婉轉溜亮的蘇白。尤爲動人。在稗苑中是頗有地位的。

龜是古時的貨幣。易經。或錫之十朋之龜。漢王莽更作有元龜。公龜。侯龜。子龜等名目。

龜殼可以製冠。稱爲龜屋。陸放翁詩。龜屋新裁二寸冠。

龜脫殼。體能發展變爲極毒之物。稱爲化血丹。更名忽立。在旱地的尤毒。噓



氣卽能殺人。水滸傳朱貴渾名旱地忽立。便指脫殼龜而言。所以殺龜去殼。異常危險。偶一脫逃。便釀巨禍。

吳中風俗。廢歷四月十四日。輒至閭門內神仙廟燒香。廟的左右。一般窠戶。競賣一種絕小的烏龜。燒香和游廟的。都要買一二個回去。稱爲神仙龜。龜多別名。如異苑。野人呼龜爲元緒公。毛勝水族如恩令。元介卿。爾卜灼之。效宜授通幽博士。孫惠賦。有緇衣之大夫兮。衣元繡之衣裳。

晨鐘之警惕

天良是與生俱來的。無論智愚賢不肖。都有這麼些兒蘊藏在腔兒裏面。卽大憝元惡。有時也會一刹那的發現。由此可知天良是人人皆有。並不是怎樣希罕的一件事物。但社會的紛爭。利祿的薰染。一切的人欲。和固有的天良。處於敵對地位。人欲的迫擊砲。攻破了天良的防線。衝鋒陷陣。天良失其



抵抗。一敗不可收拾罷了。那麼人們的爲非作歹。與其說人們的罪愆。不如直捷痛快的歸咎於社會萬惡。利祿萬惡。

暮鼓晨鐘。是佛寺中擊以報時的。但是暮鼓的沈着。不如晨鐘的清越。天色欲曙。羣息未動。除了風吹樹葉聲。禽鳥啁啾聲外。其餘一切的人籟。都是默默的。沒有些兒聲響。其時忽地聽到了一杵晨鐘。靈機觸發。清澈異常。天良在腔兒裏躍躍欲出。所以杜工部有句詩。叫做「欲覺聞晨鐘。令人發深省。」那是多麼確切啊。鄙人住在山海關路安順里一三八號。附近有幾個寺院。每日味爽。正在一夢蘊蘊。輒爲鏗鏘的幾杵鐘聲敲破。這時我戀著溫衾。一切的一切。都會擁現到心頭眼底。彷彿親臨塞北的戰地。目覩健兒浴血。壯士捐軀。和倭寇拚個你死我活的狀況。這時我想到當此存亡危急之秋。既沒有輸財的實力。又沒有殺敵的勇氣。還是天天談着風月閒情。詩酒雅趣。豈不成了隔江唱後庭花的商女麼。天良責備。毛骨悚然。一會兒又彷彿



佛見着故世將近二十年的先大父錦庭公來。他老人家一變其慈靄之容。很嚴厲地責我闖茸驚頓。二十年來。一無建白。弄得賣文苟活。志氣銷沉。我的一腔牢愁。正要向他老人家前哭訴。但一刹那又不見了。一會兒忽有許多朋好來舍。無非是催詢前次委託的事兒。可有什麼眉目。我覺得爲謀不忠。有負友誼。慚汗涔涔地。祇得向朋好拱手道歉。一會兒又……凡此種種。都是天良表演的幻劇。那麼鐘聲不啻是劇院中的音樂。音樂琤琮的先奏幾闋妙曲。然後戲劇繼着開場。我深願鑄一具碩大無朋的鐘兒。在那晨間寥靜的空氣中震蕩着。使得那些漢奸。國賊。元惡大憝。以及僞君子。真小人。寡廉鮮恥之徒。聽得了。作普遍的警惕。那才有效哩。

離婚



一自我華受了歐風美雨的洗禮。頓時把禮教的束縛。男女的大防。整個的打破了。自由解放。社交公開。陌生生的男和女。在電影院或跳舞場。一見傾心。便接吻握手。海誓山盟。結爲夫婦同居之好。那是最便捷沒有的了。但是隔不多時。因爲細事相忤。片言不合。雙方請了律師。登報宣告離婚。也是便捷異常。所以你若然翻翻報紙。沒有一天不是連篇累牘的刊載着離婚的案件。

離婚的風氣一開。連得我們文藝同道中人。也感受到離鸞別鵠的慘痛。第一個就是徐枕亞。他的雜憶三十首註中。一余與蕊珠兩次離婚。辛酉秋間。經親友調解。仍許歸侍。……遂爲末次之離婚。惟因手續仍未完備。家人不能卽爲余別娶。……」觀此。可知他們的伉儷。感情是很篤的。這個離婚。是出於被動罷了。還有個是已故的畢倚虹。結褵了十有七年。生了許多子女。他的夫人忽然和他離婚。倚虹傷痛之餘。撰了一篇「離婚後的子女」寄



給鄙人刊登在星光雜誌上。寫的很是沈痛呢。最近如江小鵝的和他夫人離婚。一時報紙喧騰。毀譽參半。幾乎把他的一件事。當作離婚史上的重要史料哩。


無意中翻着一本木瀆小志。載有薛鑄聽斷離婚事。雖然是過去的舊聞。但是却很幽默。不妨把牠轉錄出來。給摩登人士們瞧瞧。一薛鑄。木瀆鎮老人。坐申明亭。聽斷一離婚事。鑄叱其婦翁曰。何故議離。云壻流落貧甚不堪也。鑄曰。若既欲離。罰出十金。翁欣然取十金來曰。求一休婚書。鑄曰。且未。即令人至家。更取十金。共付壻曰。速擇日成親。翁頓足曰。曷爲罰吾金而復婚之。鑄曰。汝嫌其貧耳。今有二十金。可成禮爲生業。婦翁語塞。壻叩謝去。一這種妙判。很願現代法官審理離婚案件來取法牠。

劫灰中之林琴南遺譯



走過棋盤街商務印書館。就瞧見櫺窗裏陳列着東方圖書館的雛型。一個日兵擎着槍桿。惡狠狠的肆其摧殘手段。那是多麼驚心觸目啊。

東方圖書館的被燬。確是一種非金錢所可勝計的文化損失。館中所藏的書。凡三十餘萬冊。圖表照片五千餘種。更名貴的。如宋元明善本的各省府廳州縣志。并公元十五世紀前所印的西洋書籍 *Incunadala* 若干卷。遠東唯一孤本德國李比希化學雜誌初版全套。香港久已絕版的中國彙報。羅馬教皇凡的康宮所藏明末唐王的太后王后王子及其司禮監太監皈依天主教上教皇書的影片等。完全在犧牲之中。琴南翁晚年因新舊之爭。他老人家憤而辭去大學教授不幹。一意的遙譯西洋說部。一編脫稿。即郵寄商務印書館。除把潤資自給外。且以周郵那些貧困的族人。商務印書館先後刊印。有林譯說部叢書之日。琴南翁歸道山。積稿未及鉛槧的。統通存皮在涵芬樓中。涵芬樓歸併東方圖書館。正擬整理刊佈。不料那日寇的硫



礮彈。竟把他老人家的心血結晶。成爲一堆灰燼。想老人家九京有知。定必爲之太息痛哭哩。

據聞被燬的遺譯。計一十六種。共九十冊。約一百二十萬言。茲將書名披露在下。孝女履霜記。五丁開山記。雨血風毛錄。黃金鑄美錄。□□（未定名哈葛德原著陳家麟合譯）洞冥記續編。情橋恨水錄。神窩奴星敘傳（又續編）金縷衣。軍前瑣話。情幻。學生風月鑑。眇郎喋血錄。夏馬城炸鬼。鳳藻皇后小記。

唉。這是我們小說界所受的大打擊。寫出來。告訴一班愛讀林譯小說的朋友們。


沒腳蟹與無核棗

這是兩段趣事。似乎可以相偶。如今把它敘述出來。



有個姓解的。在前清時爲某省的府尹。異常勢利。他的小舅子。是個佐貳。到省來候補。解很瞧不起他的小舅子。因爲他的官職實在太卑了。一天解請了許多名公顯宦來賞菊飲酒。他的小舅子想。這正是一個好機會。借此可和那要人們晤敘。或爲進身的梯階。可是解很不贊成。恐卑卑末秩。列席其間。未免與自己的體面攸關。不知怎樣。被他的老婆知道了。出語怨怪他。解沒有法想。祇好請小舅子來陪客。不料那小舅子談吐雋雅。應酬圓到。很得那些名公顯宦的稱許。解很是妒嫉。既而席間行令屬對。解借此譏諷道。磕頭蟲終居人下。他的小舅子才思很敏捷。立應答道。沒腳蟹休逞己能。解是截脚的蟹字。真巧極了。

在張長腿時代。虧公款數萬金的山東某縣知事章某。他本是個拍馬好手。前在某署爲僉事。一天。章和署長同赴某處長家宴。處長偶出蜜棗餉客。署長啖了一枚。深讚此棗無核。隨手取一枚給章。章啖棗得核。強咽下去。署長



問他怎麼樣。章說棗沒有核。真是佳種。署長叫他再啖。便連進若干。棗核幾塞咽喉。署長問處長。這棗產自何地。何以無核。處長道。這是尋常的棗。那得無核。署長瞧了章某一眼。章很不自然的說道。間有有核的。署長道。何以沒見你吐核。章羞慚沒有對答。一時傳爲笑柄。

王鐵珊兩趣事

王瑚（鐵珊）不愧爲一代的廉吏。他老人家的死。海內人士一致的痛惜他。鄙人從朋好席上。聽得他老人家的軼事。揀饒有風趣的。記兩樁出來。也許爲茶餘酒後的絕好談助呢。

瑚持躬以儉。雖榮任江蘇省長。依舊守着寒素書生的本色。布衣一襲。樸質無華。常屏從外出。徒步而行。及雙足蹇疲。始雇人力車以代步。有時人力車夫索值過昂。他往往因吝惜數個銅圓故。卒蹒跚而歸。卽對於家庭方面的



開支。也是抱着節流主義。省至無可再省。他的夫人。依舊井臼親操。養鴨飼鷄。不辭勞瘁。有一天他忽返家。見夫人把白米給鷄雛吃。便很不快樂地。責備他的夫人說。雞吃白米。何用此糠粃爲。夫人不服氣。頓時勃谿了一場。他挾着餘忿。到外邊去糴糠粃。不料祇有白米。徧糴糠粃不得。纔知己的刻舟膠柱。錯怪了夫人。連忙向夫人道歉。夫人也一笑解慍。

他進膳不多備餚。說既然是吃飯。當以飯爲主。以餚爲賓。富厚之家。每吃一頓飯。輒肴核雜呈。珍饈滿案。這未免有失吃飯的本意了。他於餚饌中最喜歡的是清燉鯽魚。鯽魚上面鋪着火腿。冬菰。葱薑。豬油。視爲無上美味。每逢令節。必啖此藉以自慰。有勸他嗜鯽何不常煮的。他回答道。天下的美味。當留有餘以咀嚼之。若大嚼而盡。是儉楚所爲。且因口腹之故。日殺一生。也非儒家所許呢。有某下屬知道他老人家有嗜鯽癖。特地購了多尾的巨大鯽魚來獻媚他。蓄在磁盎裏。兀是活躍不止。不料他老人家瞧了。非但不表歡



迎。反而拒絕不受。某下屬固請。他說。承你盛意。却之不恭。那麼我當把你所饋的魚。懸掛幾尾在廳事上。俾賓客們都知道這魚是你所饋的就是了。某下屬大慚。急携魚遁去。

介紹幾句外國話

外國人素來瞧不起我們中國人。外交方面所感受着的恥辱。那是盡人皆知。無須贅述。我却要把外國人和中國人友誼方面的談話。表面上似乎輕描淡寫。骨子裏含着諷刺性的。介紹給國人們聽聽。

我友袁纘之君。他留學美國康乃爾大學。在某工廠實習。那時廠中有個美國人。和他很相契合。工作餘暇。總是和他到附近的咖啡店去坐一會。喝一會。或是到空曠的所在去散散步。有時還作學術方面的討論。那美國人得意極了。說。像你這樣的中國人。真夠得上資格呢。我友聽了這句話。覺的很



刺耳。似乎中國人都是非文明非優秀的分子。那是多麼輕蔑啊。當時就回答他說。那不見得吧。因為像我這樣的人。在中國人中是極尋常的一個。這事距今已多年了。那時美國的孟祿博士。問禮來華。他素慕我們蘇州的文物。所以曾來領略一回虎阜靈巖玄妙觀獅子林的勝蹟。蘇州學界中人。就奉陪他到處游覽。他瞧見我們舊式的蠟殼牕線裝的古書。沒有樓的大廈。他都讚美的了不得說。貴國既有這樣的好東西。美制式。何以要捨此從人呢。臨了他在某茶寮中喝茶憩息。瞧見座客們都是談笑風生。從容不迫的態度。他很詫異道。貴國人好大的閒福。若在敝國是求之不得的。唉。無業游民。充斥於國。國家那裏能夠發展光大呢。

昨天黃紹裘君和我談。他有個英國朋友。第一次到中國的上海。他在通衢間。聽到各商舖門前裝着無線電的歌唱。一支連一支的很是熱鬧。他就對黃君說。你們貴國人都是樂天派。真會尋快活啊。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



猶唱後庭花。」這大概可以說是娛樂不忘救國。救國不忘娛樂吧。

紅豆樹

「紅豆生南國。春來發幾枝。願君多采擷。此物最相思。」唐人的一首小詩。却把紅豆的價值抬高了。常熟錢牧齋的紅豆山莊。尤爲膾炙人口。我蘇南禪寺有一株。相傳爲宋白鶴禪師所手植。現已枯萎了。白馬澗的天池山。寂鑑寺後有一顆很大的紅豆樹。若干年結實一次。寺僧把纍纍的紅豆。收藏起來。饋贈檀越。聊博香金。那些佞佛的老嫗。往往把它鑲嵌爲簪。插在頭上。說是可以避邪。又葑門吳衙場仁興典當內的一株。是洪楊以前物。該當爲烏鎮徐氏所設。其址本敝戚彭氏產。洪楊亂離的時候。彭柏雲公因乏資用。就把這屋讓給人家。這一株紅豆樹。幹粗合抱。斜枝出牆。遮及鄰家的屋檐。故結實的時候。往往因風吹墮。鄰家得着意外的收貯。



荆人奩中有紅豆一枚。卽天池山產品。鶴兒出世。就把它鑲成飾物。繫在腕間。不料鶴兒穉齒初茁。便遭嚙損。鄙人當時撰了篇「一顆很可惜的紅豆」一文。刊諸某報。我友顧君明道瞧見了。慨然把他所藏的兩顆南洋羣島所產的紅豆。分一枚由郵投貽。那枚紅豆色澤鮮艷。且有寶光。鄙人什襲珍藏。視爲環寶。

趙君震初自平望來。看見鄙人的一枚紅豆。說起平望鎮上的源來南貨店。庭院中有鐵樹一顆。鐵樹便是紅豆樹的俗名。這樹雖柯葉秀茂。但是始終沒有結實過。直至去年秋間。忽然纍纍的結起實來。擷之約得若干升。今春猶得分貽戚友。據聞顆粒很大。色澤也很可愛呢。

扶桑贅話

這是一位旅日有年的朋友。講給我聽的。我就把它像記賬般的記在左面。



櫻花是日本的國花。每歲櫻花時節。士女携榼絡繹於道。大有舉國若狂之概。他們除了櫻花外。也很愛蓮花。上野公園的不忍池。亭亭淨植。都是絳白參半的芙蕖。秋風送涼。蓮房綻實。但是他們從來沒有取蓮實以充食品的。一任它萎枯以至銷滅。

生活程度。比了我國要增加一二倍。譬如雞蛋每枚洋一角。米每擔洋四十餘圓。然也有很低廉的。如赤荳糕每塊祇銅圓二枚。和我國低級社會所吃的野鷄糰子。同爲果腹妙品。

公園中。大都有釣魚玩意兒。這種頑意。必須買券。出了一角的代價。便可得一釣竿。清水淪漪。隨意垂釣。確是一樁很有味的雅舉。但是這種竿兒。是用火烘灼過的。異常脆弱。貪心的朋友。喜歡釣着巨鱗。不料竿不載重。動輒斷折。老門檻的。專釣小魚。釣了一尾。又一尾。直至竿折爲止。可以釣到數十尾之多。由賣釣處奉送一個大玻璃缸。帶得游魚而回。




日本人都是愛潔成癖的。屋舍每星期大掃滌一次。就是到了暑天。板壁中從沒有蠕蠕的臭蟲出現。在他們口裏。不叫臭蟲。却名它爲南京蟲。這種難道是我國南京的特產麼。未免太武斷了。

日本人很喜歡吃中國菜。東京有中華樓。是一家純粹的中國菜館。我國的留學生。大都趨之若鶩。日本人也承認它價廉物美。常常邀朋約侶去大嚼炒圈子。腴美芳烈。尤合他們的口胃。圈子便是豬腸。因爲他們的廚子。都不諳豬腸的煮法。欲嘗異味。惟有到中華樓去。

入伍的軍人。必需有相當的體重。徵兵的時候。往往有一部分人。故意數天不吃飯。餓得形銷骨立。這好比我國曩昔詩人所詠的折臂翁。兵兇戰危。原是人人害怕的。無怪日人爲然。

櫻花娘露天洗浴。不足爲異。有時泳嬉海波。倦了便挖沙成坎。把赤裸裸的玉體埋掩其中。彷彿擁了一重衾被。據伊們說。是非常舒適。女性的神秘。既



完全打破。所以在彼邦僱一模特兒寫生。價值很廉。每星期四元。便可使伊裸體對坐終日了。

芝園。禁止華人和韓人入內。彷彿沒有開放以前海上的外灘公園禁止華人與犬入內一般。他們禁止的理由。說華人和韓人隨地吐痰。容易傳染疾病。爲衛生上的一大障礙。

藏扇話趣

毘陵錢化佛。是一位很有趣的朋友。他喜歡畫佛。既有萬佛樓的書額。他又喜歡藏扇。白葭居士因題橫幅爲百筵堂。用以和萬佛樓相匹。那豈不是一件韻事麼。

他的藏扇。是別闢蹊徑。不同尋常。南通張季子不是很賞識。晚華予倩築有梅歐閣麼。他就請梅郎繪花卉。歐陽作書。稱爲梅歐扇。

民國有二叛徒。一爲藝術叛徒劉海粟。一爲文學叛徒胡適之。他和二叛徒都有相當的交誼。所以就特置一扇。請劉胡合作。

扇中除漢文外。更有滿文。蒙文。回文。藏文。雖小小一扇。也含有五族共和的意義。

閻甘園口畫。夏小谷指書。亦爲藝壇二妙。

最不易求得的。要算那五倫扇了。屬於君臣的。爲袁氏和楊哲子。屬於父子的。爲王一亭傳燾賢喬梓。屬於夫婦的。爲徐竹賢和安閨臣。屬於兄弟的。爲謝介子公展。一書一畫。配合允當。更有朋友十人的合作。於是而五倫俱全。穉子章奇。是章太炎的幼子。七歲能書。老人馬相伯年九十四。猶不廢臨池之樂。他就設法求得。相映成趣。

僧道扇。是太虛書。丁六陽畫的。龍虎扇。是徐季龍江亢虎合作的。江南三鐵扇。是出於苦鐵。瘦鐵。鈍鐵三人手筆。有居士扇。作者如蔣竹莊。關炯之。葉伯



臯。程涪都是。有黨國名人扇。如姚雨平。于右任。田桓。經亨頤。陳樹人。章炳麟。高冠吾等。凡數十人。

曾農髯和向樂谷是兒女親家。他就請他們兩親家合作一扇。

他藏古今名印很多。鈐於扇頭。成百印扇。

扇骨有湘妃竹的。有梅鹿竹的。有方竹的。有桃絲的。有秋角的。有珊瑚的。有烏木的。有紫檀的。有檀香的。加以明朝名家的雕鏤。名貴十分。

每扇備一袋。袋爲數十年前物。平金。顧繡。桃紗。打子。剪絨。押花。色色都有。可謂極藏扇之大觀了。

隱身術


昨天在宴會席上。聽得德國留學生方本初君說。『柏林某哲學家。最近發明了一種隱身術。這真是海外奇談了。這位哲學家製了一身特殊的衣服。



一具特殊的面幕穿戴了。走到朋友家裏去。朋友都聞聲而不見踪影。」但不知道這身衣服和面幕是什麼質料製的。竟有這樣神秘的功效。科學真萬能啊。可惜尙有一種聲息。若然連得這種聲息都沒有了。那豈不是更好了麼。

但是在事實上却從沒有發見過。如果真有這種隱身術。那麼這隱身人獨往獨來。無不如志。富貴之家。珍寶貴飾。可以任意取求。美妾嬌姬。可以姿情淫樂。那富貴之輩。豈不要起了恐慌麼。

記得從前有個笑話。「某甲在術士處。學得隱身術歸。作了法。問他的妻道。「你瞧見我麼。」他的妻說。「你站在我前。怎麼會得不瞧見你呢。」某甲以爲作法未合。乃重行畫符焚咒。再問其妻。妻答如故。這樣的若干次。妻頗厭煩。便託言不瞧見了。某甲大爲得意。逕自跑出去。見肉舖中掛着纍纍的肉。他就試取一個豚蹄。不料肉沒有取得。却挨着屠夫的一頓痛打。」



日本是一個徵兵制度的國家。年來窮兵黷武，實行全國總動員，所以新兵的募集，大有雷厲風行之勢。但是日本人想出種種方法來，逃避入營。不是把眼睛弄成深度的近視，便是挨着餓，減輕身體的重量。因為近視眼和身體瘦弱的，都沒有入營伍的資格。還有一種迷信，若要避免入營，懇求三十歲以上的婦人，拔取三根下體毫毛兒，用紅色的布包着，縫在衣襟裏，便是一種隱身術，可以避免檢查員的毒眼。那是多麼可笑啊。

槎谿秋訪記

槎谿之行，一年一度。原來祖考妣的塋域所在，爲子孫的，不可不去祭掃一下。但每年束帛前去，總在梨花寒食時節。今歲一再遷延，直至籬菊傲霜時，始克成行。愚夫婦倆，乘上午十一時的上行車，至南翔，雇了一輛獨輪的小車，輾轉的推至橫街市集。在某館中飽餐了一頓，蔬肴鮮馐，都很雋美。餐畢。



向東張涇去。車輪輾在亂石的途上。顛動的頭腦發脹。但胃滯食積的。也許因此而愈咧。有患此症的不妨一試。過了周家橋。悉爲泥徑。野趣益形酣足。篁竹蒙籠。日光翳而不下。自有悄愴幽邃之致。木葉半黃。風過處瑟瑟作乾響。一二秋花蔓發籬角間。此景可入畫本。板橋絕窄。乃下車步行。且陞陌多小渠。藉以洩通水流。輪過其上。震的臀兒作痛。馴羊嚼草。聞聲驚走。繫索在椿。掙扎不能脫絆。黑犢浴沒陂塘中。水面祇露一首。都是怪有趣。田中秋棉。有的結實如小桃。有的已熟綻見絮。白的和瑞雪一般。帕首的女郎。方事摘擷。此等工作。鄉人稱爲捉棉花。棉爲植物。不能行動飛翔。下一捉字。似乎有些欠強咧。那些豆箕縱橫暴露。也正待收拾。瞧了豆箕。不覺的行吟子建的詩而發生感觸。旣而一阜高突。上建一廟。問了車夫。知是岳蛇山廟。附近無丘陵。這種土阜。便龔山的美名。真可憐亦復可笑呢。更行二三里。到朱家橋張涇角。看守祖考妣塋域的華家場上。堆滿了豆箕。幾乎把戶兒都疊



塞了。披箕蹇裳而入。那穿犢鼻褌的阿桂。年事雖高。然很頑健。搬了兩條破長凳來。請我們憩坐。坐了一回。便由阿桂導至塋域。荆棘蒙絡。冬青的短籬。參差失於翦葺。詰諸阿桂。說這葺治的工作。必須於冬末春初舉行。此時多刺毛蟲。動輒被螫。實屬無從下手。我們祇能胡亂插香叩拜。野風飄發。那焚燒紙錠的烟。一縷縷的吹來。不由人不雙目隕涕。叩拜畢。仍還至阿桂家。他們備了些粗點心。請我們吃。并和我們談天。他們渾渾沌沌。邊警內亂。世變滄桑。全不問聞。真無懷葛天氏之民呢。在下一瞧時計。已近三時。卽辭別坐原車赴站。預備乘四時餘的下行車還申。不料到站一問。始知下行車已改六時餘開行。只怪自己糊塗。不當把舊時刻表作爲標準。附近有食品店。便進去啖了幾個饅頭。那饅頭很小。然鎮人都呼爲大饅頭。這個大字。未免太不相副了。我們枯坐鐵椅上。守待斜陽林杪。鳥聲啾啾。不覺坐至六時。客絡繹而來。有牽犂負獵銃的。有携鬱金香名酒的。紛集票竇。但票竇閉而不開。



原來下行車又脫誤時刻了。客有善譚者。述古漪園。葛家園之勝。葛家園在下却未去過。留待下次涉足了。既而又談及王申之遺老。近卜宅是地。姬人美慧。善侍杖履。申老終日以典籍爲消遣。偶作書畫小幅。古逸脫俗。老子婆娑。興真不淺哩。下行車直至八時始開。到申已不早。致吾友守拙所約之宴會。已不及一領其酒香肴美。兀自流涎不置呢。

民國二十三年四月出版
民國二十三年六月再版

逸梅小品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著作者 吳門鄭逸梅

出版者 中孚書局

印刷者 中孚書局

經售處 本外埠各大書局

總發行所上海
霞飛路中
一五六號
中孚書局

餘姚飯牛先生著作

飯牛翁小叢書

國學大師戚飯牛先生。文名滿天下。而絳帳春風。勝於杏壇三千之數。然先生滑稽玩世。涉筆輒以談諧出之。古人之所謂文章嬉笑亦經綸者是也。有時作小品。則又風華瀟灑。妙語似環。讀者莫不嘖嘖歎賞。茲由友好之慫恿。乃將新舊著述。整理一過。刪蕪存精。出版問世。用以嘉惠後學。書中附有先生最近照片及其書畫墨蹟。並有先生得意弟子七齡神童朱永定小影及墨蹟。均用銅版紙精印。尤屬難能。書分五卷。精裝三厚冊。定價二元。特價六折。附贈精美錦盒。

全書總目

- | | | | | |
|----|--------|---------|-------|----|
| 封面 | 銅版紙精印 | 馬駘畫飯牛圖 | 黃炎培題簽 | 外埠 |
| 題序 | 金季鶴 | 許息齋 | 許瘦蝶 | 函購 |
| 卷一 | 牧牛庵筆記 | (趙雲壑書簽) | | 郵票 |
| 卷二 | 綠杉野屋詩話 | (謝玉岑書簽) | | 通用 |
| 卷三 | 紅樹樓吟草 | (張大千書簽) | | 寄費 |
| 卷四 | 雙魚館尺牘 | (季守正書簽) | | 外加 |
| 卷五 | 天問閣雜俎 | (朱其石書簽) | | |

上海 霞飛路第一五六號 中孚書局出版

吳門趙眠雲著述

雲片

眠雲自題

雲片一書。爲趙眠雲先生所著。文筆淵茂古雅。在蒲留儂紀曉嵐之間。偶着一二雋語。輒耐人玩索不盡。求諸今日小品中。堪稱一時麟鳳。且所紀悉爲先生耳濡目染。有關世道人心之事。非嚮壁虛造者可比。尤爲難得。年來先生韜晦習靜。筆墨益自珍惜。報章雜誌上。絕鮮發表。海內崇拜先生文字者憾焉。茲由鄭逸梅君代爲懇商。始允以歷年精構。交本局付諸剞劂。書分甲乙兩編。都十餘萬言。現已出版。定價一元。特價六折。寄費五分。郵票通用。

(封面)三色套版圖案。趙雲壑題簽。(插圖)袁培基。陳伽齋。許澂白。陳子清等所作之心漢閣圖。均用銅版紙精印。古色古香。精雅無比。(序文)范烟橋。金季鶴。尤半狂。蔣吟秋。顧明道。鄭逸梅。(題詞)許瘦蝶。

- 甲編心漢閣雜記(子目凡一百餘則)
- 乙編新翰軒誌(一名臺灣生番異俗紀略)

上海霞飛路一五六中孚書局出版

